

內容說明

小林多喜二（一九〇三—一九三三年）是日本最傑出的革命作家，在他短促的十年創作活動和實際鬥爭中，寫出了不少的輝煌的作品，爲日本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樹立了旗幟。這本書包括他的兩個作品：『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是寫日本革命運動史中著名的「三·一五事件」的，它不但深刻地暴露了日本軍事法西斯統治在發動侵華戰爭前對國內革命運動的血腥的彈壓暴行，同時也從各個方面，描繪了共產黨員、工會工作者、革命知識分子在這一殘酷鬥爭中所經歷的峻險的路程，和他們所表現的英雄品質。『蟹工船』是作者創作中最著名的作品。它通過蟹工船博光丸中的奴隸勞動的描寫，揭發了面臨末日的日本壟斷資本家和海軍部隊互相勾結，在堪察加蘇聯領海中進行海盜式的捕蟹事業，並且由此反映出在日本帝國主義制度下殘酷的剝削行爲和侵略本質，以及日本工人階級從自發鬥爭到自覺鬥爭的發展道路。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

一

對於阿惠，這種事情是很難習慣的。雖然已經發生過好幾次了，她却還跟第一次一樣，嚇得心頭直跳，慌張不堪；而且每次都被丈夫龍吉說了。可是對於一個女人，這總是在太強烈的打擊。

——工會的人到家裏來開會討論問題的時候，阿惠端着茶走上階沿去，有好幾次聽見丈夫說話的聲音：

『對老婆做思想教育，就是難辦……』

『革命從廚房開始——這是一定的公式，小川，你說得真有意思。』

『的確，我的老婆就是一個教不會的。』

『跟太太做理論鬥爭，總是要失敗的。』於是，大家就取笑他了。

丈夫嘴裏支吾着，窘得好像雙手抱緊了自己的身體。

早晨，龍吉正在刷牙，阿惠在一旁把熱水給他倒進廚房水槽上的洗臉盆裏。

「你知道羅莎●麼？」丈夫把牙刷在嘴裏抽動着，忽然想起似的問了。

「羅莎？」

「羅莎。」

「列寧，我倒知道……」

龍吉低低地說：「你這傻瓜。」

阿惠從來不知道這些，也從來沒在這方面下過工夫。她覺得那些事記不住，記住了也沒有用處。列寧和馬克思的名字，還是從女兒辛子那兒聽來的。自從知道了這兩個名字，就常常留意，到家裏來的工藤、阪西、鈴木他們，跟自己的丈夫老是談到列寧、馬克思。因此有一次，不知怎樣說起，她對丈夫說：「馬克思好像是工人的菩薩吧。」丈夫吃了一驚，看着她說：「你從哪兒聽來的？」阿惠雖然受了賞識，却也沒有覺得高興。

雖然如此，阿惠對於丈夫和工會裏的人們，跟他們所幹的事，並沒有不好的感情。開頭，她見了那些工會裏的人，樣子不大整潔，神色有點嚴厲，心裏就有些害怕。在她的印象中，有一個時候感覺這是一些很難接近的人。可是跟他們談起話來，却比那些一

味傻笑、分外懇懇的學校裏的先生（丈夫的同事），反而合得來。他們一點也不拘拘束束、拐彎抹角，却像孩子似地老把阿惠他們逗笑。他們第一次在她家裏吃飯還有點不大自然，後來，就自己要飯吃，要洗澡錢，要買煙捲的錢。而且都那麼單純，一點沒有虛偽。漸漸地，阿惠對他們發生了好感。

碼頭上大罷工的時候，阿惠在外邊聽到各色各樣『可怕的謠言』。開頭她還想不到工藤、鈴木他們所領導的罷工，就是那麼『可怕的』罷工。

『罷工對誰可怕呢？對有錢人，還是對窮人？』
聽丈夫這樣說，她思想上還是搞不通。

『不是講道理呀。』

報紙上每天用大號字的標題發表罷工消息，說罷工會使整個小樽市變成黑暗；罷工的工人要燒資本家的房子，又說工人跟警察衝突，有好些人被捕了（其中就有渡和工藤）；又說這罷工受全市人民的咒罵……。阿惠想到丈夫龍吉也完全忙着罷工的事，晚上差不多都睡在工會的辦公處，不覺皺起了眉頭。當龍吉帶着一張睡眠不足的青腫沉鬱

的瘦回家來的時候，她問他：『沒有出什麼事嗎？』

『路上被特務釘上了，好容易繞了道兒回來。』

說着，就鑽進被窩裏去，說：『五點鐘叫醒我。』

阿惠在他的枕邊坐了一會。她對於丈夫所幹的事，從來沒有說過什麼話。可是，心裏悶悶地想：多麼受罪呀，把什麼都犧牲了，到底有多少用處呢。大家那麼興奮地叫喚着的那種社會——無產階級的社會，也不見得那麼快就會到。還有幸子，真的，不要幹什麼意外的事才好呀。有時她覺得丈夫所幹的事，不過是特意弄得吃不上飯，心裏就引起了一種女性特有的不滿。

可是，阿惠聽工會的人講過工人的種種事情，知道工人的悲慘的生活。他們受苦，苦得再也受不住了，因此對那些無理剝削他們的有錢人抱着很大的仇恨。阿惠也知道，工會的人領導他們，把鬥爭擴大開去。她雖然不明白丈夫他們所幹的事什麼時候才有望，但覺得是非常『大的』、『了不起』的事情，這甚至使她有一種近似『驕傲』的感覺。

龍吉在第三次被捕之後，被學校解了聘，不得不依靠開一個小雜貨鋪勉強過活。那時候——阿惠雖然早有一種朦朧的預感，知道這樣的事情有一天一定會到來的，却還是

像受到意外的打擊似的感到一陣暈眩。可是經過了這件事之後，她差不多再也不嘀咕了。

龍吉自從擺脫了職務的拘束，更加積極深入到工作中去了。從此特務就常常上門。

阿惠瞅見鋪子門前轉來轉去的陌生人，心裏就發涼。僅僅這樣倒還好。有時這種人瞅着門牌跑進屋子裏來，「請到警察局去一趟，」這樣說着，把龍吉帶走了。丈夫被兩個便衣押着走出門外去，這情景是非常難受的。丈夫走了之後，屋子裏就永遠留下一股特別淒清的空虛的感覺。也許阿惠的心臟比別人脆弱，在這樣的時候，她的心總是跳個不停。她用手按着自己的胸口，臉色白得像一張紙，在屋子裏楞生生地走來走去。

對於阿惠，這種事情實在是很難習慣的，雖然已經發生過好幾次了，她還跟第一次一樣，嚇得心頭直跳，慌張不堪。而且每次都被丈夫說了。可是對於一個女人，這總是太強烈的打擊。阿惠就是這樣。

三月十五日天還沒亮的時候，在睡夢中被人拉起來，屋子裏全被抄過，也不讓家人說一句話，丈夫就被五六個法院和警察局的人帶走了。那時阿惠却茫然地坐在床上，一直不動，過了好久，才哇的一聲哭了出來。

那天早晨，幸子突然被一種聲音驚醒，霍地睜開眼睛，懵裏懵懂向屋子裏掃了一眼。

是什麼時候，天亮了麼？爲什麼隔壁屋子裏有五六個人吵鬧的聲音。假使在半夜，就不會有這樣的事。可是電燈還開着，天當然還沒有亮。怎麼回事呢。蓆子上有誰在不斷地咕吱咕吱走來走去。

『再抄一抄隔壁的屋子。』紙門外邊有一個陌生人的聲音說。

『那是寢室，什麼也沒有。』是媽媽的特別放低的嗓子。

『要抄就抄吧！』爸爸說。

『會把阿幸吵醒的……』

幸子只斷斷續續聽清這幾句話。她想，有人進來，她得假裝睡着。

從架子上搬下東西的聲音，翻報紙的沙沙聲，把蓆子翻起來的聲音，打開櫃子抽斗的聲音，一只，兩只——一共七只，全部都打開了。她在心裏數着。接着，在廚房那邊，食櫥也打開了。她渾身感到一陣寒氣，瑟瑟地哆嗦起來。不管怎樣把身子縮成一團，不管怎樣翻身，總是感到發冷，身子直哆嗦。忽然，牙齒跟牙齒碰得咯咯地響起來了。慌忙在下巴上用一把力，才停止了。沒有聽見爸爸媽媽說一句話，怎麼回事，說話的淨是陌生人的聲音。

家裏常常有許多人來，可是她立刻覺得，這回來的人跟平常不一樣，是完全另外一

種可怕的人。

紙門打開來了。一大片刺眼的光線立刻斜射進屋子裏來。幸子慌忙把眼睛閉上。心別別地跳起來。她假裝翻身，微微睜開一點眼睛偷看。媽媽兩手疊在胸口，瞅着自己的睡臉。臉上白得沒有一點血色。爸爸站得遠一點，在瞅看那些陌生人抄查的動作。爸爸的臉顯得特別嚴厲，也許因為正在電燈旁邊的緣故。

有五個不認識的人。其中一個長鬍子的大概是他們的上司，手裏提着一個很大的黑皮包，對那些正在抄查的人不知說了些什麼話。抄查的人就照他的命令行動。兩個是警察，另外兩個是穿便衣的。——爸爸幹了什麼事啦？這些人到這兒來幹什麼。那些陌生人動手翻幸子的書包，把書一本本倒過來抖動；又一點不客氣地把許多玩具在蓆子上打開來。這使幸子特別動了感情，眼睛裏湧出淚水。

『這些都是孩子的東西……』

媽媽站在旁邊，輕輕地說。陌生人嘴裏含糊地說了什麼，可是並不停手。

抄過一道之後，那些人又在屋子裏望了一圈，走出去了。紙門關上——屋子又黑了，幸子差一點哭出聲來。

爸爸開始和拿皮包的人低低說着什麼，後來嗓子漸漸高起來，幸子聽清了他們說的

話。

『總之，跟我走就是。』拿皮包的說。

『總之，什麼總之？』

『不必在這兒多說，你走就是了。』談話漸漸粗暴起來。

『什麼理由？』

『我也不知道。』

『那天，我認爲沒有去的必要。』

『不管你認爲怎樣，我就是要你走……』

『你這樣不講理麼？』

『什麼不講理，不是說過，去了就明白了嗎？』

『又玩你們的老手段了。』

『不管什麼手段不手段——總之，你得去。』

爸爸突然閉了嘴，使勁把紙門拉開，走進屋子來。媽媽從後邊跟進來。那五個人站在隔壁屋子裏，臉衝着這邊的屋子。

『褲子。』

爸爸生氣地對媽媽說。媽媽默默地把褲子拿出來給他。爸爸一條腿伸進褲管裏，可是再伸進另一條去時，身子失掉了平衡，幾次都伸不進去。爸爸的臉，激動得直跳。他又穿襯衫，又打領帶，總是礙手礙腳，不是纏住，便是纏起來——特別是領帶總是結不好。媽媽見了，從旁動手幫助他。『不用不用！』爸爸惡森森推開，顯出特別慌亂的樣子。

媽媽遲疑地對爸爸說了什麼話。

『不許說話。』隔壁屋子裏，拿皮包的把他們的談話打斷了。

幸子睡覺的屋子黑了。一陣雜亂的脚步聲，走下土間[●]去了。——外邊大門打開了，脚步聲在那兒停住，又聽見說話的聲音。幸子再也耐不住了，穿着睡衣就跳起身來，身子一陣哆嗦，從頭頂到脚尖感到一股寒氣。她把紙門拉開一條縫向外張望。——爸爸正坐在席沿[●]上彎着腰結皮鞋帶，那些陌生人站在土間裏，媽媽依然把手按着胸口，身體靠在屋柱上，蒼白着臉，極度地沉默着。

●● 日本式房子，進門地上鋪土或磚的地方，叫做土間，這兒是脫鞋子的地方。從土間上去，就是鋪席子的居室，與土間高低約相差一尺多。

忽然——忽然幸子心裏明白了，她覺得她完全明白了。她想：『列寧！』她知道：這些事情都是從列寧來的。爸爸的書房裏有許多書籍，還掛着好幾張照片，照片中列寧的臉，很清楚地映到幸子的眼睛中來了。那是一位禿頭，臉跟學校裏的校役吉田一樣。每次工會的人來時，常常同爸爸一起唱各色各樣的歌，因為小孩子對歌的敏感，幸子比誰都快就學會了紅旗歌和五一歌。她雖然不懂歌的意思，却在學校裏，在家裏，跟枸橘歌、金絲雀歌一起到處唱。因此，工會的人好幾次摸摸幸子的頭。——幸子知道爸爸決不是壞人，絕對不會幹壞事。所以她想到這只是爲了列寧和紅旗歌的緣故。——對啦，一定是這個緣故。

爸爸站起來了，幸子像遇到失火的晚上一樣，牙齒咯咯地響起來。大夥兒走出去了，這時候媽媽的蒼白的臉動了一動，嘴唇也好像要說什麼似的動了一下，可是沒有說話。也許說了什麼，不過幸子沒有聽見。她瞅見媽媽托在屋柱上支着身體的手，用了一下力。——爸爸把帽子拉一拉正，瞅着媽媽的臉，然後把背心上的一個已經扣上的扣子解開，又重新扣好，不安地瞅一瞅媽的臉。——爸爸半身走出門外去了。

『好好照顧阿幸……』

爸爸嗓子乾巴巴地說了這句話，勉強咳嗽了一聲。

媽媽跟在後邊走出去。

幸子跑回床上，仆倒身子，把臉埋在枕頭上哭起來。她哭着哭着，心裏立刻恨透了那些把爸爸帶走的陌生人。「這些傢伙真可恨，這些傢伙。」這樣想着，又哭起來了。幸子害怕得哆嗦着身體，嘴裏叫着「爸爸」、「爸爸」，盡情地哭着。

二

充滿在天空中的大氣，好像蒼白地凍結住了。沒有一點聲響，也不見一個人影。——深夜，冷氣刺進骨髓，那是天亮前三點鐘的時候。

五六個人的腳步聲，急急地在凍結着冰雪的路上嚓嚓走過，他們是從一條陰暗的胡同裏走出來的。在靜寂的街上，腳步聲顯得特別響亮。腳步聲走到稍稍寬一點的路面上，那兒的電線桿上亮着一盞沒有罩子的電燈。——啊，原來是下頰下扣着帽帶的警察。他們怕腰上的刀子弄出聲來，用一手把刀柄握着。

一陣窸窣的腳步聲，——皮鞋也不脫●，警察一窩蜂地闖進聯合工會的樓上！

● 日本人屋子裏都鋪席子，進門都得脫去靴子。

工會幹部在一小時前剛剛睡下。他們決定十五日舉行打倒反動刺刀內閣^①的講演會，這晚上全體動員在市內貼了標語，又交涉了開會的地點，後來又開了常務委員會——直到兩點鐘才把所有的事情料理清楚。這時候，警察就衝進來了。

七八個工會幹部，身上的被頭突然被人揭開，被皮鞋腳踢起來，大家像木頭一般站起身來，不知怎麼一回事，搖晃着身體直發楞。

鈴木想：完了！原來他想到過也許會出什麼事。言論自由已經完全被剝奪，在這種時候，他們還堅持舉行對主要敵人——田中內閣的倒閣運動，他思想上準備，這一天，警察一定會一次一次地喝令中止演講，把講話的人像棋子一樣吃掉^②；說不定在機會之前，還會來一個總檢舉（這些混蛋什麼都幹得出來），這是他們的老手段。這時候，鈴木本想：剛這麼想，果然就來了。

綽號叫『工會毛驢』的阪西，身上只穿一條褲衩。

『什麼事啊？』他向一個熟面孔的特務問。

『我不知道。』

『不知道？不要胡弄人。——我聽得很呢。』

接着上來的便衣警察，在一旁開始抄查文件。

「你們這些傢伙，混在這種地方幹不出什麼好事來的。」

一個警察眼睛盯住了做出很倔強的架勢、樣子像「關公」的鈴本，用惡毒的口氣讓大家都聽見地說了這麼一句。鈴本可不是被這種話嚇得住的人。

「去幹點正經的活兒，就不會胡思亂想了。」

——讓他去獨白，誰也不會去理他！

「請你幫忙介紹個活兒幹幹吧。」

阪西發出他那照例的和氣的笑聲，故意逗了他一句。——工會的人對阪西是不大滿意的，他到哪兒都不頂事，做起工作來總是拖拖拉拉。可是人很和氣，叫人沒法討厭。大家前後左右被警察看守着，一個個走下樓梯去，每個人都是精神飽滿的。他們早已習慣這樣的事情了。耳光一下、兩下向他們的臉上飛來。

那位齋藤，平常時候，碰到什麼事情，不管對誰，總是說：「我們要戰鬥」，這次

● 刺刀內閣，意思是靠刺刀維持政權的內閣。

● 日本左翼運動舉行公開演講會時，旁邊有警察監視，講話人說到語氣激昂的時候，旁邊的警察就喝令停止，並把講話人逮捕起來。

● 在此節以後，由譯者刪去了五行原文。

仍舊是第一個精神抖擻的，他走到鈴木的身邊說：

『是要阻礙明天的講演會吧，我們要堅強呀。』

『嗯，當然要堅強。』

齋藤還想說什麼。

『喂，喂！』一個警察突然用手抓住他的後領，把他扭過去，從鈴木的身邊拉開。

紅旗——人民的旗子……

前面有人突然唱起歌來。——啪！打耳光的聲音。

『你敢打人，狗！』從整個身子裏爆炸出來的聲音。這時又聽到指揮刀打人的聲音，夾雜着耳光聲。

大家前前後後，一齊把胳膊挽起來，故意有力地踏着脚步向前走去。

『太不講道理啦！』齋藤從短小的身體裏發出大聲的喊叫，停下了脚步說。『喂，大夥兒，我們反對不講理由隨便把我們帶去。喂，問問他們！』

『對，對！』大家贊成他的提議。●

警察一窩蜂圍住了矮小的齋藤。別的工會幹部就用自己的肩頭在警察們的肩膀中間楔子似的硬擠進去。許多身體和身體糾纏在一起，引起了一個小小的波動。

「狗，你們不講理麼？」

「去了就明白了。」在這兒，也是這一套。

「光說去了就明白，就讓你們拉到臭地方去麼？」

「侵犯人權呀！」後面的人也叫起來了。

好像有一個警察打了齋藤。人圈劇烈地動盪起來。工會幹部們握緊了拳頭，拚命想從圈子外邊擠進去。混亂立刻擴大了。

「你們這些狗……這些狗！」大夥聽見齋藤的斷斷續續的聲音，他的嘴好像被掩住了，還是拚命地掙扎着叫嚷。「你們這些狗，儘管胡鬧吧，你們以爲這個運動……就會消滅了麼！見你們的鬼！」

大家興奮地發出喊聲。

這時候，渡用他肩膀寬闊的結實的身體，衝進人堆裏去。

『不說明正當的理由，我們死也不走！』是嘶啞的有分量的低沉的聲音。渡的這個低沉的聲音，對大家永遠有一種奇異的巨大的力量。

離開人堆站在一旁的石田，默默地瞅着大聲吵鬧的工會幹部們，像平時一樣，心裏悶悶地想。他認為吵鬧不吵鬧，要看什麼情況。弄清了情況再採取行動，並不是沒有戰鬥性。石田看齋藤這種人，簡直像瘋狗一般，他知道在這運動中，齋藤這樣的人很多。他瞧不起這些人，認為對於他們，連用『幼稚病』那種侮辱人的字眼，也還不大相稱。『在這種時候，這樣吵吵鬧鬧有什麼用處呢？哼，好英勇的無產階級戰士！』石田在自己跟前吐了一口口水，伸出鞋尖去在地板上擦了一擦。

渡加入以後，大家的團結更有力了——可是這時候門外又衝進七八個警察來，警察們添了牛力軍，把一夥人的團結衝散了。大家散成一股巨大的漩流，向門外衝出去，把大門擠得軋軋地響。

從門外流進一股跟剃刀一樣的冷空氣。是天快亮時的一種出奇的寒冷，零下二十度的氣候。尤其因為大家都剛從睡眠中起來，特別冷得發抖。大家在下頰和肩頭上聳足了勁，忍住了身體的戰慄。

天色還沒有一點微光，黑暗的釀雪的天空下，街道上好像從地底深處發出靜寂來。

凍雪的道路，踩在腳底下彷彿踩破了東西一般咯吱咯吱的響。石田和齋藤只是在燈芯絨的外衣內穿一件垢膩不堪的襯衣，直接在皮膚上感覺到冷氣，全身的皮膚冷得發痛。過了一會，手指頭和腳趾頭都麻木起來了。

大家一個個被警察拖住胳膊，拉到外邊。

一星期前剛參加工會工作，還不到二十歲的柴田，一開頭就一句話也沒說，臉色十分緊張。當大家叫嚷的時候，他也想跟着叫嚷，可是他那張像半乾的泥土一樣的臉皮，只是抽搐了一陣，不聽他的使喚。他早想到總有一天會碰上這樣的事情，必須早一點習慣了才好。可是現在事情第一次突然碰到他身上，他彷彿一下子被人扔出去了。他的身體並不是爲了寒冷，却一個勁兒地哆嗦——牙齒格格地發響，怎麼也制止不住。

大家擠成灰撲撲的一團，從這條街向那條街走去。爲了防禦寒冷，身體跟身體緊緊地挨在一起，互相拉扯着，故意在腳下使足了勁。在靜悄悄的街道上，響着二十來人的腳步聲……嚓嚓地走去。

工會的人們誰也沒有吭聲。可是，這時候每個人心裏都很奇怪地活動着一種同樣的感覺，彷彿紙上澱上了墨水，漸漸地滲透到全紙似的，滲透到每個人的感覺中。一個集團，望着同一個方向，做着同樣行動的時候，其中各色各樣的差別，就必然會融解、消

滅，而變成同一的感情。『關公』鈴木、渡、『毛驢』阪西、齋藤、石田，還有新手的柴田，跟另外各有差別的，因此也各有特性的四五個工會人員，便深深地走進到同樣色彩、同樣情調的強度的意識中去了。『這個』是常常會在這種時候產生出來的一種奇異的——但是不能不有的感覺，正因為有『這個』，使無產階級的鋼鐵一樣的團結成爲可能。這不是單純地抹煞各種差別，而是當差別本身發展到一定高度時，必然會被揚棄的（因而更強固的）——一種忘我的、被大手一把抓起來的感覺。

現在，這九個工會幹部，已經不是九個各別的個體，而變成一輛唯一的坦克了。他們互相緊緊地胳膊挽着胳膊，肩膀並着肩膀，用他們的陰暗而尖銳的眼睛盯住前方——這好似面向着他們唯一的目標——面向着『革命』前進。

三

阿惠從丈夫那樣被帶走以後，在好像什麼地方少了些東西似的空洞洞的屋子裏，再也呆不住了。她想到常常上自己家來的工會書記工藤家裏去看看，同時打聽一下工會人們的情況，這次事件的內容，和牽連的範圍。可是，工藤也被捕了。

——警察闖進工藤家裏的時候，屋子裏是漆黑的。警察一邊吆喝着：『喂，起來

呀！』一邊用手探摸掛電燈的地方。三個孩子被嚇醒了，一齊大聲哭起來。探摸電燈的那個警察，做着好像跳『保各舞』●似的手勢，在空中探摸着。黑暗裏響着拍嗒、拍嗒開電燈開關的聲音。『噯，怎麼回事？』

『電燈不通電呀。』

一直沒有吭聲的工藤，跟警察們慌張的神情相反，用近乎憎恨的鎮靜的聲音說了。

工藤家因為繳不出電費，兩個月前已經被剪了線。可是也沒有錢買蠟燭和洋燈。一到晚上，讓孩子上鄰舍家去玩去，工藤的老婆阿由便上工會裏去，整整六十天就是在黑暗中度過的。所謂『光明的電燈光明的家』●，對於連陰暗的電燈都沒有的他們，當然只是屁話。

『不會逃的，放心好啦！』工藤這樣說着就笑了。

阿由安慰着哭泣的孩子：『不要慌，是常常來的客人呀，沒有什麼可怕的，不要哭呀。』孩子一個個停止了哭聲。工藤的孩子對警察是習慣了的，工會裏的人們半開玩笑

● 是日本歌舞伎中的一種舞蹈。

● 這是日本電氣公司廣告上的標語。

地稱讚工藤的老婆，說她能夠對孩子進行正確的「階級教育」。可是阿由也不是根據什麼理論才這樣幹的。——她是秋田縣一個貧農人家的最小的閨女，只唸過兩年小學，十四歲那年春天，就上地主家看小孩。她在那裏一直受着罪，揹在背上的壞脾氣的孩子，和在她身上到處亂打的男主人，還有比男主人更兇的女主人，誰都要欺侮她。整整五年，一天也沒有休息地被使喚着。好容易從那裏回到自己家裏，就上地裏去幹活。整天像龍蝦似地彎着腰，血沖到腦袋上，臉腮和眼臉都發腫。十七歲的時候，嫁給了鄰村的工藤。從新婚的第三天起——那時恰巧是割完莊稼的時候——就不得不同工藤兩人出去給附近的土廠推土車，累得精疲力盡回到家裏的時候，家裏的活兒就跟山一樣地堆積着。阿由像受了傷的人一樣，拖着累乏的身體，忙碌在土車和廚房之間。有一次，正在猛烈的陽光底下推土車，因為初過夫婦生活的疲勞和恰巧來了月經，突然昏過去仰天倒在地上。

自從有了孩子，生活担子重了，日子過得更苦。那時，工藤沒法活下去了，就和阿由兩人揹上一網行李，在天黑的時候走出村子。這是一個黑暗的大風大雪、連山岳都吹得鳴響的晚上。他們渡過海，到了北海道。

兩人在小樽進了一家鐵工廠。北海道跟內地，並不像人們所說那樣的不同。在這兒，依舊不是阿由他們容易過活的地方。那末，上哪裏去好呢，難道還有什麼可去的地

方麼？窮人無論到哪裏，就像鍊●粕和豆餅放在榨床裏一樣被人榨乾。——阿由的兩手彷彿大得跟蟹身不相稱的蟹鉗，掛在兩個肩頭下，跟樹根一樣粗糙，被污垢染得漆黑，看來是一輩子也洗不乾淨的了。孩子背上發癢的時候，她不是用指甲而用手掌給他搔，孩子被她這麼一搔，就覺得非常舒服。

阿由因為自己這種長期的生活經歷，痛切地認識「誰是自己的敵人」。特別是從丈夫參加了工會活動以後，阿由的腦筋更加清楚了。

從那時以後，不消說工藤沒有工做了，常常因為工會的工作，整個星期不回家。阿由就不得不自己一個人幹活，還要照顧孩子的生活。但她現在幹活的心情跟過去不同了。她到海邊去挑煤，在倉庫裏縫裝澱粉和裝雜糧的口袋，上揀豆的作場去揀出口的青豌豆，什麼活兒都幹。最小的孩子在肚裏時，懷着十個月的大肚子，還跟大家一起，從駁船裏把木炭包挑到倉庫去。連來巡邏的巡查員，見了也大吃一驚，把工頭罵了一頓。

家裏的格子門只剩下了木格子，冷風吹進屋子裏，沒有買裱糊紙的錢，向工會裏要來了舊的無產者報和勞動農民報，貼在格子上。一些帶鼓動性的罷工新聞，火一樣熱烈

的大字標題，有的斜貼着，有的倒貼着，有的半截被貼沒了。阿由開下來的時候，就斷斷續續地唸着。孩子們問『這是什麼』、『那是什麼』的時候，就唸給他們聽。屋子裏的牆頭上，胡亂貼上一些選舉時使剩的招貼畫、傳單和雜誌上的廣告。渡和鈴木到工藤家來的時候，總是叫聲『啊唷』，一次次向四邊走着瞧着，很高興地把它稱做『我們的家』。

……工藤從鋪上起來，穿上衣服。一邊穿衣，一邊想，這一會時間一定很長。家裏一個錢也沒有留下，往後日子怎樣過呢。這樣想着，心裏便覺得沉重而難受。這是每次遇到這種情況時，都同樣感到的心情。雖然好多次都有同樣的感覺，即使無產階級的革命戰士不是一種平常人，也決不是能習慣這種事情，要走就走的。這是一種陰鬱的心情。在工會裏跟大夥一起興奮工作的時候還好，可是，不是這種時候，想到老婆孩子的生活，心裏就是說不出的難受。無產階級運動完全不是開玩笑的隨隨便便的事情！

阿由幫他準備，說：

『這就去吧！』

『嗯。』

『這回是什麼事，心裏有底麼？』

他沒吱聲，停了一會說：

『怎麼，過得下去麼，這回也許要長呢。』

『家裏的事麼？——放心吧。』

阿山用素來的明快的、精神飽滿的聲音回答。

最大的一個孩子，雖然還有些茫然，却已經知道是什麼一回事，說：

『爸，您去吧。』

『走到這種人家來，簡直叫人受不了，』警察詫異地說。『好像例行公事一樣，一

家人異口同聲說去吧吧！』

『碰到這種事情，就要哭哭啼啼，還能幹咱們的運動麼。』

工藤爲了驅除心裏的暗影和難堪的滋味，便惡森森地頂了一句。

『混蛋，不要胡說八道，看我揍你。』

警察特別鼓足了氣，吆喝了一句。

『當心。』

『嗯。』

他想跟妻子留幾句話，可是口齒笨，不知說什麼好。想到妻子又得受苦（當然，受

苦的不僅是自己的妻子，不覺感到小腰上失掉了勁兒。

『真的，總有辦法過日子的。』

阿由望着丈夫的臉，又說了一次。丈夫默默地點了一點頭。

門關上了，阿由站下來，聽一聽外邊那羣人的腳步聲。

阿由知道，在自己的社會到來以前，這樣的事情再發生數百次還不夠。爲了使這樣的社會到來，我們就得給後來的人當『墊腳石』，說不定還得用腦袋去換。她聽過這樣的故事，蟻羣搬家的時候，前邊遇到必須渡過的河，走在前面的螞蟻便一個個跳進河裏淹死，把屍體堆起來，讓後來的螞蟻把牠們的屍體當做橋樑渡過去。我們應該是這種走在前面的螞蟻，工會的青年們常常說這樣的話，而這是必要的。

『早着，早着呢！』

阿由對阿惠說。

阿惠的臉色陰沉地，同時又興奮地向阿由點了點頭。

四

阿惠從阿由那裏知道：這一回的檢舉牽涉的範圍是出乎意外地廣。××鐵工廠的工

人，從廠裏出來還沒有脫下工作服就給帶走了；碼頭上的散工跟倉庫裏的工人，每天五個十個地帶去審問，好像還進去了兩三個學生。

每星期二晚上到龍吉家裏來參加研究會的公司職員佐多，過了兩天也叫警察給帶走了。

佐多常常跟龍吉他們談到自己的家庭情況。——他家裏只有一個跟佐多相依爲命的母親。他母親知道兒子參加了革命，傷心的『身子直哆嗦』。爲了讓兒子一直受到高等商業學校的教育，母親拚着命，整整幹了八年活，幹得把身體都累垮了。他好像喝母親的血，吃母親的肉長大的。可是母親只是一心巴望着等兒子在學校畢業，當上一個銀行行員或是公司職員，就可以得意地享受兒子的薪水，整天舒舒服服喝喝茶，跟鄰居們聊聊天，至少每年一次到家鄉去玩玩；若是分到了紅利，也可以偶然上溫泉去休養休養。……不必像目前那樣，每月碰到要付賬的時候，日子就難過，得向人家求情，上當舖，或是被人家沒收東西。她覺得那簡直跟洗過一個澡，披一件浴衣躺在簷廊下那樣，是最大的幸福。母親在長年的（實在，這日子是太長了）勞苦中，只有想到這種未來的日子，只有靠這一點希望，才熬得住那樣的苦難。

每天上公司去，——到月底領到薪水——這是多麼美好安靜的生活！當佐多從學校出來，找到了職業，把第一個月的薪水『連原封』交給母親的時候，母親把它擱在膝頭上，木然地不動。過了一會，母親的身體輕輕哆嗦起來。她把封袋一次一次貼到自己的額角上。佐多也同樣感到出奇的興奮，心裏却相反地想：『又是那樣子，老一套，老一套』，走到樓上去了。剛過一會，聽見樓下佛壇前的鈴子響了。

看書看到吃晚飯的時候下樓來，餐桌上已經放上跟平時不同的好菜。佛壇上點着蠟，供着那個新金袋。『供供你的爸爸呀！』母親說。

到這時候為止，一切過得很順利。

可是母親留意到佐多樓上的屋子裏，漸漸貼上從來沒有見過的像片。

『這些是什麼人哪？』

母親指着佐多桌前牆上那張像蝦夷人一樣長着一堆大鬚子——從大鬚子裏露出臉來的像片。佐多含糊地笑了一笑。

『你沒有去多管閒事吧？』

她不知道從哪兒聽來的，可是不很明白，有時就那樣問他。她又留意到紅封皮的書漸漸多起來了。有一次，送來了一封封套後面印着勞農黨××支部的信。母親着起慌

來，把它揣在自己懷裏。等佐多回家，好像什麼祕密的危險品一般，掏出來交給兒子。

「孩子，你可沒有加入什麼黨麼？」

佐多瞅見母親臉色陰沉的時候漸漸多起來，知道她有時整夜翻身子睡不着覺。從公司回家，好幾次瞅見母親坐在佛壇前面流眼淚。他知道這都是爲了自己。佐多是在特別的情況下長大起來的，瞅見母親這副神情，心裏彷彿十字鎬砍進去似的難受。他常常跟那吉和阿惠商量這件事情。

佐多在樓上的時候，母親常常走上來，這種次數漸漸多起來了。每次母親總是嘮叨着同樣的一套。——靠你一個人熱心，成得了什麼事，萬一有個三長兩短，那叫我吃什麼呢。你不是那種幹危險事的人。不知是什麼把你迷住了。媽媽每天爲你向菩薩許願，向你過世的爸爸禱告……佐多心裏煩起來了。

「媽，你不懂呀。」他半帶着哭音吶噥了。

「是呀，媽就是不懂你的心思。」母親萎縮地、怯生生地說。

佐多感到麻煩了，就把母親摺下，走到樓下去了。到了樓下，心裏還是很難受。就是媽，她折磨我的志氣。『想不到母親倒是我們的敵人。』他心裏很激動地想。

後來又一次遇到這樣的事情，佐多氣鼓鼓地站起身來。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够了，你說得太多了！』他突然大聲嚷着。『以後不幹了，聽媽的話，以後不幹了。這就行了吧，不幹就是，不幹，不幹，煩死人啦！』

他幾乎把母親一把推開，便走出門外，一走到外邊，又回過心來，走向屋子裏。

『媽媽就是不懂呀。』

在十六那天，佐多從朋友那裏知道龍吉跟工會裏的人全給抓去了。可是那朋友也不知道他們是爲什麼被捕的。佐多回到家裏，把各種文件整理了一下，包起來，寄放到鄰居家。這一天，平安過去了。他安心了一點，便想上工會探一下動靜。這時候，那位朋友來了，告訴他，工會和黨的辦事處，有許多便衣警察在等着，去了就危險，偶然上工會去的人，不管有沒有關係，都被抓去了。工會裏那個矮小的小林，十五日下午偶然走到工會裏，便衣警察便氣勢汹汹地跑出來，將小林一把抓住。小林吃了一驚，立刻說，我是印刷所的收賬員，來收賬的。警察說，現在工會裏沒有人，你來也沒用。就把他趕走了。他當然就一家家跑到會員們的家裏去，叫他們小心。朋友告訴了他這件事，他想，幸而他沒有去。

可是警察上他家裏來抓他，是十七的晚上，佐多正在看晚報。佐多在一剎那間，出於自己的意外，心裏立刻有了底，表現得很鎮定。

他在電影和舊戲中常常看見『魂不附體』的滑稽表演，覺得好笑。可是，當他從樓上取了大衣下來，却看見母親倒在屋角落裏，手脚不住地抽動！她的嘴唇哆嗦着，好像拚命地想說話，可是什麼也沒有說出來，臉上恐怖得一點血色也沒有，只有兩眼不住地閃動。手跟脚好像想攀住什麼東西似地舞動着，身體却一動也不動。佐多剛把紙門拉開了一半，就像木頭似地站住了。

佐多被三個警察押着走到門外，一路上只是想母親，他不讓警察看見，偷偷流了好一會眼淚。

阿惠從藤家回來，走過市中最熱鬧的花園町大街。天色剛剛昏黑，冷得還不那麼厲害。街上跟平常一樣，行人很多，掛着鈴鐺的馬拉爬犁、汽車、公共汽車，絡繹不絕地來來往往。在一家商店的光亮的陳列窗前，有一對好似新婚的男女，湊近了臉在說話。——穿着暖和的外衣，頭上梳着兩個髮髻的女子，身上裹着厚厚的駝絨大衣的男子，出差的商店學徒，身上掛着老大的空飯盒的工人，孩子……這些人，肩挨着肩，互相談話，有的急匆匆，有的慢騰騰地走着。阿惠心裏覺得奇怪。現在，同在這個小樽市，發生了那樣重大的事情。可是這裏的這些人，却好像一點關係也沒有，這是應該的麼？

幾十個人，幾百個人，完全獻出了自己的身體，他們不是爲了誰，是爲了勞動人民的事業，難道跟他們一點關係也沒有麼？——阿惠心裏鬧胡塗了。在這裏，好像連一點小小的餘波也沒有流到。也許這是因爲政府用了封鎖新聞的狡猾手段。好狡猾的手段！看吧，每張臉，每個人的神氣，都那麼快樂，那麼滿意，大家都忙着走自己的路。

丈夫他們是爲着誰幹的呢。阿惠感到出奇的寂寞和不平。丈夫他們是上了當了！呸，這是什麼念頭！可是，這種陰暗的心情，總是跟馬蠅一樣，緊緊地纏在阿惠身邊，沒有離開。

五

十五日拂曉，在警察局裏，好些下頰底下扣着帽帶的警察，一羣接一羣，急急忙忙地進出着。藍漆的汽車時時在門口停下。一聽到汽車的馬達聲，警察局的大門便猛然打開來，跑出一手把着指揮刀刀柄的警察。汽車的馬達發出更高的聲響，車身晃動着，車輪子陷進雪溝裏，向着就在門外的一條下坡道滑下去，一會兒便不見了。過了一會又回來，乘上別的人，立刻又出發了。

拘留所裝滿了人。

先進來的人，一聽到門上鐵鎖聲響，馬上停止剛才的談話，把視線集中到那兒——等着新人進來。一看見進來的是渡、鈴本、齋藤、阪西他們，不由地一齊發出了歡呼。担任看守的警察，面孔憤怒得像雞冠一樣發紅，挺起腰來大聲吆喝，可是一點兒效果也沒有。被圍在一起的十四五個人，都是日常見面的站在最前線上鬥爭過來的人。

他們各人找到自己的對手，大聲地、激動地談論這種非法的逮捕。十七八張嘴把屋子裏鬧得沸騰翻天。因為大夥集合在一起了，他們就想大鬧一場。

齋藤一下子把身子縮得像一個球，一句話也不說，全身撞到板牆上去。他噤緊着嘴唇，臉色驚得通紅，像鬥牛場的牛似的歪着腦袋，反覆地撞了幾次：

「呸！」

他知道瞎撞沒用，就改變了姿勢，跟馬一般使勁踩着後腳。大家也學他的樣，開始向板牆敲的敲，踢的踢。石田（只有他）把兩隻胳膊疊在胸口，斷續地自言自語着，在屋子中間踱來踱去。

門又打開來了。可是這回是把鈴本跟渡叫出去了。「怎麼回事？」——大家見走了兩個頭兒，就失掉了勁兒。敲板牆的，一個，兩個，陸續地停下來了。

石田瞅見龍吉在屋角裏伸開兩腿，半閉着眼睛。心裏想：小川也來啦。他覺得這回

的事可鬧大了。同時因爲一種對龍吉的親切的感情，覺得多少有了一點依靠。

「小川。」石田走過去。

龍吉抬起頭來。

「這回究竟是什麼事啊？」

「嗯，我也不知道呀，正想問渡。」

「是不是爲了今天要舉行倒閣運動……？」

「也許是——如果是爲這個，那麼今天拘留一天就沒事了。不過……」

大家圍住了他們兩個，對於不說明什麼原因，跟對付小狗小貓一樣，抓進來關在這兒這件事，表示很大的憤慨。龍吉也一樣。

「法律上有規定：在日出以前日落以後之間，除非認爲對生命、身體、財產有迫切的危害，或是有賭博、賣淫的現行，不能違反居住人的意志——明白麼——不能違反居住人的意志，侵入居民的住宅。可是這一回，他們在深夜睡覺的時候衝進來！也不提出什麼理由就隨便捕人！這完全是違法的行爲。」

工人們注意地聽了他們的談話，便畜生、混蛋地嚷起來，跺着兩腳。

龍吉又激動地說：「而且，憲法上規定，憲法上——日本臣民，非依法律，不受

逮捕、監禁、審問及處罰。可是咱們怎麼樣，沒經過一次正式的法律手續，就憑他們逮捕、監禁、審問啦。——這些都是騙子，吹牛皮的！」

因爲大家這會兒親身落進這種非法的陷阱，聽了他這些話，正好像直接碰上了蛀牙中的神經，感到切身的疼痛。

「喂，咱們大家把這半門打破，去問問是什麼理由！」

「幹啊！」另外的人興奮地表示了同意，「咱們大家鬧起來，跟他們幹！」

「不行，不行。」龍吉搖搖頭。

「爲什麼？」

齊藤跟在工會的時候一樣，聳起了肩頭向龍吉走去。

「已經到了這兒，幹什麼也沒有用，反而會多吃些苦頭——我們的運動，一切要靠外邊，靠羣衆的支援！五個十個人逞英雄，大吵大鬧，是沒有用處的。我們要堅持原則，連做夢的時候也不能忘記原則。」

「那就老老實實呆在這兒麼，好大的理由！」

石田在一旁想：又是老一套來了。四個警察跑進來了。

大家楞了一楞，就照原來的樣子木然不動。一個滿臉芝麻鬍子、身子矮壯的警察，

在拘留房裏背碌地掃了一眼：

「你們這些傢伙，應該明白這兒是警察局呀，吵成什麼樣子！」

他伸手把每個人的肩頭按下去，走到齋藤跟前的時候，齋藤順勢把肩頭一閃，警察撲了一個空，手和身體就向前一晃。警察惡聲吆喝一聲「混蛋！」猛地把自已的身體，朝齋藤的身上撞過來。齋藤的身體被摔到半空中，咚的一聲，跌到龍吉身邊的牆板上。

警察氣呼呼地用肩頭喘着氣，發出略帶啞啞的嗓音說：「大家記好，誰敢吵一吵，就得準備受罪。」

隨着進來的一個警察，瞧着一張單子，一個一個叫喚名字，命令被叫名的人都到走廊下去。被叫名的人嘴裏咕咕着，一個個躬着身子從矮門裏走出去。屋裏只留下六個人了。

剛才倒在地上的齋藤，正像毛蟲似的拱着身子準備坐起來，那警察又用皮靴連連踢了他兩下。

過了一會，又來了別的警察，留在屋子裏的六個人，每個人都有一個警察看住，連話也不能講了。

龍吉坐在一扇開得很高的小窗子底下，昏沉沉的電燈光，茫然地映出了人們的輪廓，氣氛是這樣陰森，好像只有影子在動。過了五分鐘——又過了十分鐘，剛才還是黃

沉沉的電燈，好像漸漸地變得更加陰暗了——四周變成蒼白色，而且漸漸地，屋裏變成像深海底層一樣的顏色。腦袋的一角一陣陣發痛，龍吉想：天快要亮了。黎明前的澈骨的寒氣，刺進身體裏來。屋角落裏誰打了一個睡眠不足的短短的呵欠，接連着別的人也一個個打起呵欠來了。龍吉也皺着臉，打了一個呵欠。可是，總覺得有什麼渣滓似的東西，很不好受地塞滿在腦袋和胸口。

院子裏靜悄悄的，是一種凍結一樣的寂靜。走廊下，常常有穿着皮靴，咯吱咯吱急急走過的聲音。脚步聲停下，打開了門，就好像是一種把冰打碎的聲音。一陣雜亂的脚步聲，有人被拉住了胳膊，嘴裏抗議着在屋子前面經過。這聲音一靜下，重新回復黎明前的分外的寂靜。又有人打着短短的呵欠，在外邊走過去了。

「要睡覺，也不讓睡麼？」

屋角落裏有人這樣嘀咕。

「是天亮的時候了，天亮啦。」

警察也都是一副睡眠不足的、浮腫和迷茫的臉。

龍吉把身體靠在板牆上，閉上了眼睛，身體和神經感到極度的疲勞。人一靜下來，覺得身體好像坐在船上，輕輕地振幅很大地搖晃起來。他每次被捕後有一種老習慣，當種

種沒有窮盡的空想，想像和回憶使他疲勞的時候，他照例背誦曾經看過的重要的書本，把書本中提出的問題，在腦子裏作理論的分析。或是把在工會與黨內引起爭論的意見，重新整理一遍。現在他又開始這樣做了。

龍吉記起上次開研究會時關於馬克思價值論與奧地利學派的界限效用論的討論，想把自己的想法，從看過的書中找出一些材料來，重新思索一番……

他完全被駭住了，一邊穿褲子，一邊踉踉跄跄的，身子站立不穩了。對於這樣驚惶失措的神情，連自己也感到有點害羞。但他還是提心吊胆的，害怕隔一道紙壁外邊等着自己的警察的刀子碰撞的聲音，會被幸子聽到。他知道幸子聽到這聲音，幸子的「心」就會碎的。

「爸爸同學校裏的人一起出門去呀。」

幸子睜開黑油油的大眼睛，向他望着。

「你帶些什麼禮物來送給我呢？」

他很難過，勉強地說：「好，好，好東西，好多多的。」

幸子一下子把腦袋轉到紙壁那邊去了。他立刻用兩手抱住自己的頭。咣的一聲，他好像聽到瓷器打破的聲音。他從心裏發出一聲驚叫，連忙跑過去打開幸子胸口上的衣

服。在葡萄乾似的兩個乳頭中間，是一顆像瓷盆一樣的心——一看，這心上已有了一條頭髮似的裂痕……

啊，啊，啊！……龍吉連續地發出悶聲的叫喚……。

他睜開眼睛，屋子裏已經清晰地射進了魚肚色的曙光。大家都是很困的樣子，有的把大大的腦袋搭拉在胸口上，有的半躺着身子，有的在板牆中腰上閃爍着茫然的空靈靈的眼睛。龍吉把自己的腦袋在板牆上輕輕地碰撞了幾下。腦袋左邊的一部分，還是在一陣陣地發痛。他覺得剛才做過的夢，還在心裏好久好久地留下一些不愉快的真實的感覺。

但是，龍吉自己也明白了，他已經能够逃出那種傷感的絕望情緒了，那是每次被關在這種地方時照例會產生的，也是一種每個人都會遇到的——有些人說不定把自己弄得跟發狂一樣——難受而無法解脫的陰鬱的壓迫。龍吉見到過好些人，僅僅因為這種情緒，脫離了革命。龍吉自己也只是彷彿走過繩橋一樣，容易才通過了這道關口的。一次又一次受到這種非法的殘暴的壓迫，每受一次，留在他身上的大部分的末梢神經，就遲鈍一分。他感得跟蚌牙中露出來的神經一樣，碰到一點點東西就立刻發痛的他的（用輕蔑的口氣所說的嬌嫩的）心，漸漸鍛鍊得跟鋼鐵一樣了。可是在龍吉，這是名符其實的『連續的熬刑』的生活。像龍吉那樣『知識分子』出身的人，要真正不單用頭腦而『用身

體』投進到革命中去，這是一種當然必須受到的『訓練』過程。這不是一條簡單的道路——是像被人抓住頭髮拖着跑路那樣，崎嶇不平而且峻險異常。

龍吉知道知識分子由於階級的中間性，常常搖擺不定，面對着從農村和工廠中到來的健康的脚音只有一條沒落的道路。或者雖然參加了革命，可是總有些地方感覺得不合脾胃；又由於他們具有知識的緣故，容易對資產階級的文化，或濃或淡地偷偷帶一些迷戀的情緒和眉來眼去的關係。——一般地說，知識分子總是覺得革命這件事太激烈了，常常故意『自己騙自己』地說，我不行，我不行，結果什麼事情也不能幹，什麼事情也不幹。他想，什麼事情也不幹，却拚命找理由替自己辯護，這是最無聊的行爲。認真地、一心一意地去想這種理由，是很危險的，爲此去徒然地浪費時間，無論如何是不對的。他認爲我們只要一步一步找到立脚點，腳踏實地走上這峻險的道路，最後，還是可以『做』一點事的。因此對於那些總是悶着頭胡思亂想的人，他覺得不可理解。

光在頭腦中胡思亂想，分明像飛進屋子裏的小鳥，用腦袋在四邊的牆上亂撞。想得太多了。你們的理由太討厭了。沒有光靠理由造成房子的道理！

龍吉現在對於蹲拘留所，已經不知不覺地習慣了。東京來的同志，借用資產階級的口氣，把被捕、坐牢（現在名稱好聽些，叫刑務所）稱做『上別墅』。縱使無產階級的

先鋒戰士，也不會把上別墅當做高興的事，坐牢對於一個普通人不能不是一件相當重大的事情，可是他們却已經習慣到把它說得這樣輕鬆了。爲了參加革命，老是坐在牢裏受罪，連打一個噴嚏也不能隨便。這運動，可不比遊戲性質的體育運動。

——爲了要從腦子裏趕走莫名其妙的鑽進心裏來的幸子的影子，龍吉大聲地打了一個呵欠。牆角上的齋藤，狠狠地用兩手像釘耙似的向上攏一攏長得很長的頭髮。

換班的時間到了，分別看守每一個囚犯的警察走出去了。常常到龍吉家去的，因此已經相識的叫須田的警察，在走出去的時候，向他說：

「喂，小川，這種事情可受不了啦，——也沒有上班下班。身體可真吃不消哩。」他的話有一種奇異的真實感。他樣子還和氣，偶然也還可以發現一點人性，不像是一個打人踢人的警察。也許這正是他的本質，叫人覺得出於意外。

「真是，太辛苦了。」

這樣說，並沒有諷刺的意思。

齋藤望着這警察的後影，冷冷地像戲台上的道白一樣，道了一聲：「辛苦。」

當別的警察都出去之後，須田低聲問：

「家裏有什麼口信要捎麼？」

龍吉一下子沒有做聲，不覺向須田臉上望了一眼：

『不，沒有什麼事——謝謝你……』

須田點一點頭出去了。他那微駝的穿着制服的圓形的肩膀，顯出一股出奇的寒酸相。

『唉，真想抽一支煙。』有人自言自語地說。

『啊，天亮了……』

六

龍吉隔在一個屋子裏的齋藤，在上廁所去的路上，正走到走廊盡頭的一間拘留房面前。

『喂！』他聽見那拘留房裏有誰叫他。

齋藤停下來。

『喂！』是渡的嗓音。從裏邊把臉貼在小窗口上，果然是渡。

『渡麼，是我呀——怎麼，一個人呀？』

『一個人，大家都好麼？』還是平常的、低而有力的嗓音。

『好。——你是一個人麼？』聽見是一個人，齋藤心裏一跳。

看守他的警察跟上了來。

「祝你好。」說着就往前走去了。

一邊走，一邊心裏想，這是怎麼回事，看情形有點危險。回到屋子裏，齋藤把這事告訴了龍吉。龍吉沒吱聲，咬住了下唇，這是他的老習慣。

石田又在廁所裏見到了渡，兩人不能講話，可是看他那神氣還很鎮定，跟鋼鐵一樣結實。

「喂，你知不知道潘克洛夫德？」石田向齋藤問。

「潘克洛夫德？不知道，是共產主義者麼？」

「是電影演員呀。」

「哪有時間記住這些玩藝兒。」

石田見到渡的時候，偶然想起在電影黑暗的街中見過的扮強盜的潘克洛夫德。

渡——潘克洛夫德，兩個人奇妙地結合在石田的腦海裏。

渡被關進單人房的時候（跟警察剛衝進工會那時候一樣），想到這一定是以他們為主體的地下活動給發覺了。一剎那間，覺得臉上刷的一下失了血色。但只是一剎那，立

刻，他又回復了平時的神情。特別是在單人房坐定下來的時候，他像出了遠門剛回家的人那樣，有一種很舒服的感覺。——不管是渡或是誰，每天早晨睜開眼睛，工作就跟等着他們一樣，把他們拉走了。拿着傳單四處奔走；跑到廠裏的同志那裏和市內的支部去，聽報告，商量問題，交代任務；中央的指示來了，就得結合當地的實際情況，用各種各樣的方式來執行；委員會開會了，連續着跟扔石頭吵架一樣的討論；油印機；工會會員的教育；演講會——準備工作、傳單、奔走、演講、被捕——他們的身體像拴在輪轉機上一樣，忙得團團亂轉，沒有一天例外。接連着，接連着，無論到哪裏，總是好像無限的循環小數一樣地連續着。——真够噲！幾乎要這樣說了。而且在所有一切的時間，他們的心總得不斷地緊張到最高的限度。在這樣的精神狀態中，上『別墅』對他們是一種休息。所以『上別墅』這句話除了幽默，同時也含有資產階級所謂『休養』的意思。可是誰也不說出『休養』這一點，大家明白，假使這樣說，就會被人批評沒有戰鬥性。

渡伸着兩條腿，從大腿、膝頭、小腿、腳脛順次地揉着，以後又倒過來揉；用手掌的側面敲敲頭頸和肩膀，跟做深呼吸一樣，又深又緩地打了一個呵欠。忽然想起從來連呵欠也沒有舒舒服服打過一次，不禁獨自覺得好笑，就笑起來了。

四五天前聽到鈴本唱，不知不覺記住了『太陽出來又落山啊，牢獄永遠是黑暗』那首歌，他小聲地、快樂地哼了起來，一句一句體會着，一邊唱，一邊在小小的單人房裏踱起步來。渡的頭腦裏，現在可說什麼也沒有了。可是一想到準備今天在全國各地普遍舉行的打倒反動內閣演講會，現在開不成了，我們的運動不得不暫時停頓一下，心裏又有點懊惱起來。不過，說實在話——很奇怪地，現在的渡，對這樣的事情，也好像只是一種不愉快的感覺，在快要睡着的時候，斷斷續續地、淡淡地飄浮起來，一會兒就會消失掉的。

渡吹着口哨，蹣跚着步，用指頭敲摸着板牆。他的心情是平靜的。有些人一進牢獄就變成消沉和憂鬱，這樣的心境渡是不了解的。他向來和這種心境無緣，他沒有女學生那樣嬌嫩的高貴的神經。而且更重要的，因為自己勇敢地擔當了正確的歷史使命，所以被投進牢獄裏這一事實，在渡的身上，和因受不住痛苦而非反抗不可的願望，是不用什麼解釋就能完全一致的。他從來沒有覺得自己的主義和主張會像長在身上的瘤一般，妨礙自己的自由行動，因而感到拘束，不斷地受到良心的責備。渡一點也沒有想過自己犧牲了什麼，也沒有想過我是在為社會的正義而鬥爭。只是一種天生的『仇恨』心，很自然地幹他所要幹的事情。這就是他從心底發出來的感覺，而且他還有堅強的意志。他這種

表裏一致的完全赤裸裸的堅強性格，有時跟柱子一樣成爲大家的依靠，也有時引起其他工會幹部的瘋狗一樣的劇烈的反感。工藤在許多地方跟渡相像，却不像他那樣永遠是直腸子似地把『心思』完全暴露在外面。因此大家開玩笑地說，工藤是必須跟在渡身邊的『恩格斯』。——渡是沒有『兩條心』的人，他絕對沒有那種一條心幹事，另外一條心却想來想去。那種優柔寡斷的情形。這在外邊看來，也許就是一種『鋼鐵的意志』。他永遠就是那麼痛痛快快地幹去。

他甩一甩腦袋，把掉到額前來的頭髮甩向後面，在單人拘留房裏來回地走着。他的又短又粗的腿，像打拳的人一樣向外彎着。因此他的身子，看去好像放在一個結實的座盤上。他有一種一步一步把氣力用在腳跟上慢慢走道的習慣。他的皮鞋跟就像那些習慣不好的人使用的墨，先在後跟外側斜斜地薄下去。他一邊走，一邊想那些同志不知怎麼樣了。他最擔心有人會對這一次的壓迫感到害怕，假如時候一久，這種害怕的情緒就更加不好。他想，他應當想一些辦法。

牆壁上，有用指甲和鉛筆之類所留下的各色各樣的題壁。渡開着沒事，就留心一條條瞧着。

『我是小偷呀，嗨。』『這兒警察局長的脸相，是要死在刀下的——骨相家。』『火

災。火災，火災，火，火（這是用未來派的字體寫的）。」「不良少年是生活最嚴肅的人，哈哈。」「社會主義者呀，請替我想辦法吧。」「你應該成爲社會主義者。」「我沒有飯吃呀。」「局長，令媛已經有了一個有名的情夫了。」「什麼，這種地方，誰怕你。」「工人們，強大起來。」「告一切到這兒來的人，題壁頗不雅觀，請勿再題。」「放你的屁。」「在此被強迫喪失自由的人，題壁是唯一自由的樂園，告一切到這兒來的人，請放手題壁吧。」「工人現在驕傲起來啦。」「混蛋，你再說，打死你！」「有妻有子，沒有飯吃，我很這個社會。」「對，實在可恨。」「勞動吧！」「勞動？你以爲這個社會，勞動就有飯吃麼，混蛋。」「社會主義萬歲。」

渡每次來，總得題上幾句。從來沒一次不題。

「我終於來麻煩警察了。悲哀的人。」「在小樽，有八個警察的老婆，因爲生活困難在賣淫，每次三圓。穴知生。」

渡便在這兩條題壁後邊的空牆上，用指甲深深地，一心一意地刻起來。因爲貫注了整個精神，可以不知不覺消磨許多時間。這跟繪畫一樣快樂，一心想題得長些。他用肩

頭使了勁開始工作，照他每逢精神貫注時候的習慣，把舌頭歪在嘴角上，一個字一個字刻下去。

喂，大家聽！

這個拘留所是專門爲關我們窮人而設立的。

警察是住在高牆大院裏的有錢人爲了撈錢雇來的看門狗。

你見有錢人進過一次拘留所麼？

那末，我們就應該用那發愁發悶的工夫去團結自己的力量，打倒那些沒用的有錢人和他們的走狗官府，打倒那種不合理的政治。

你發愁發悶，只是白花眼淚。

你害怕，就得一輩子受罪。

喂，弟兄們！

第一，我們要握起手來，緊緊地握起手來。

警察的銹鐵刀，想打散我們的團結麼，好，打打看！

我們工人，勞動，勞動得倒在地，還是一個窮，天下有這樣豈有此理的事麼？

我們要創造勞動人民的世界——工人和農民的世界。打倒靠利潤吃飯，把人腦袋拋着玩兒的有錢人的世界。

我們要建設這樣的社會。

喂，伸出手來！

緊緊地握！

喂，你，喂，還有你！

大家，大家！

渡花了很長的時間把那些字刻好，又從頭讀一遍，感到很滿意，便吹着口哨，把手插在燈芯絨褲子的兜兒裏，走遠一點瞧瞧，又走近點瞧瞧。

天亮起來了。電燈滅了，可是眼睛還沒習慣，屋子裏立刻黑起來。牆上的題壁看不見了。蒼白色的晨光，從四方的窗框裏射進來，向下形成三四十度的斜角。渡忽然放了一個響屁。他一邊走，一邊在肚子裏使勁，接連着放屁。因為他有痔瘡，一放就是連珠屁，臭得要命，連自己也受不住。『見鬼，見鬼！』渡罵着，把腿抬一抬，就是一個屁。

大概八點鐘左右，門口鑰匙聲響了，門打開來，一個腰上沒有掛刀的警察，在分趾襪上套一雙草鞋，走進屋子裏來。

『出來出來。』

『我不是動物園的野獸呀！』

『不要胡說。』

『讓我回家麼？謝謝你。』

『掛訊。』

他這麼說着，叫着『好臭，好臭！』連忙跳出走廊下。

渡明白是怎麼一回事，就大聲笑起來。越笑越好笑，笑得捧住肚子直不起腰來。爲什麼這樣好笑，就是忍不住地笑。

七

十五日一天中，又帶來了五六個工人。那屋子太窄了，大夥被移轉到練武廳去。練武廳一半鋪着蓆子，一半鋪着地板。屋子三邊幾乎全是玻璃窗，光線很強烈，剛從陰暗的地方搬過來不習慣，開頭時大家都眼花了。屋子中心安着一個大爐子，見面的人有許多都

是相識的，就圍住爐子談起話來。大概有四個看守警察，他們也跨開大腿靠近到爐子邊。開頭，大家對警察還有些顧慮，沒有吱聲。可是慙得慌了，便一邊留意着警察，一邊斷斷續續談起來，準備被警察吆喝的時候就立刻停止。可是警察對他們的談話，却一會兒表示同意，一會兒又催促他們。原來警察也慙慌啦。

到了晌晚，大夥被叫到外邊去。從後門排隊出去，在警察局的院子裏繞了半個圈子，又從前門帶進屋子裏。原來是被『秘密移轉』了。大家的臉上立刻顯出不安。脚聲雜亂地走進練武廳裏，大家靠近了臉說：『這是怎麼回事呀。每個人立刻感到這回逮捕一定還有別的原因。喝着沒有一點菜料的又鹹又苦的湯，吃過了沒有黏性的又粗又黑的麥飯，大家又圍到火爐邊，可是談風已經健不起來了。』

過了八點鐘，工藤被叫出去了，大家緊張了一下，眼看着工藤走出去的背影。

夜漸漸深起來，燒着像在冒煙一樣的廉價煤的爐子已經不大暖了，人們的背脊感到一陣陣的寒氣。龍吉到陰暗的屋角去取棉袍子，石田從他的後面跟上來。

● 日本人的襪子，大拇趾另行分開，用以套木屐或草履的鼻紐。

● 日本法律規定，被捕的人在二十四小時內須確定罪名，在三十天之內須送法院受審，否則，到時候就得釋放。但警察局對政治犯施用『秘密移轉』的方法，在限期內移轉一下拘留地，就算沒有到期了。

『小川，這件事我怕當大家的面說出來不好，所以沒有說，』他低聲地說。

龍吉冒又痛起來了，他蹙緊了眉頭，努力忍耐着。

『唔？』他反問了。

練武廳外邊有人走過，發出格支格支的脚步聲。

——剛才石田到洗臉室去。這兒只有一個公用洗臉室，分關在各別屋子裏的人，在那兒可以互相見面，碰上運氣，還可以講幾句話。大家上洗臉房去，都希望碰上這樣機會。石田走進洗臉房去時，看見正面板牆上掛着的橫長的鏡子前，正有一個肩膀寬厚的漢子背衝着他在洗臉。那時石田也許正在模糊地想着旁的事情，不注意地走到那漢子的身邊。其他——這時候那人忽然抬起臉來，正和石田的不注意的日光碰在一起。『啊！』石田好像發出了一聲驚叫，從頭到腳迅速地瞥了一眼。他覺得自己的身體像紙片一樣輕輕地飄起來，一只手托住洗臉房的架子，一只手不自覺地從眼到臉摸了一把。臉！——這是人的臉麼？像爛茄子一樣腫成紫色的，是名符其實的『癩蛤蟆』臉，這不是渡麼！

『挨打了，』好像用手指指自己的臉，笑了一笑，好怕人的笑臉。

石田一句話也沒有說，他楞住了，心窩的下邊好像癢呵呵的，哆嗦起來了。

『可是，沒有屈服。』

「嗯……」

「不要讓大家害怕。」

那時候，只有機會說了這樣一句話。

「我看事情一定很大。」石田氣憤地低聲說。

「嗨……事情總是想得到的，可是最要緊的還是不要害怕。」龍吉望一眼爐子邊的伙伴和警察。

「那是不錯，不過到了警察局裏，還要虛張聲勢，認為不胡鬧就不算戰士，這種想法要叫他們停止才行。到了警察局老老實實站着，也不一定就是害怕。」

「對的，嗯。」

「齋藤他們，」他望一望在爐子邊指手劃腳談論着的齋藤，「上次居然說，有些人給警察抓去，判了最輕的罪名，還不害臊得去上吊，這種人不是無產階級的戰士！」

「……唔，幹革命的人，多少會有這種心情……說起來，這也是一種感傷主義。那時候，他覺得對不起同志。當然，這應該利用每一個機會來改正。」

石田揪着對方，想插進嘴來，可是沒有說，做出沉思的臉色。

「不過這是一種很困難的，過於嚴厲地批評他們是幼稚病什麼的，說不定會把他們

最主要的優點，熱情這一點都完全否定了。當然幼稚病和熱情完全是兩回事。」

石田瞅着自己的指頭，就在那裏踱起步來。

「最重要的是要把熱情直接納入正軌。——不管怎麼說，我想熱情到底是最主要、根本的東西。」龍吉不知想到什麼，突然把話打斷了一下。「你也知道，有一句有名的話，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行動。可是我想，光有理論到底還不夠，在這句話當中還省略了一件當然要有的重要的東西，那就是熱情。」

「像線香火花一樣的熱情是錯誤的。像牛一樣，不論在什麼情況下，總是一步一步走去，決不停止。特別在咱們這樣需要長期堅持的運動中，就得要這樣的熱情。」

「對，不過表現熱情的形式各人不同。因為咱們這運動，並不是兩三個情投意合的朋友可以幹得了的，這就得把各種各樣不同的人，結合在一個巨大的情感裏。——能够把什麼都團結起來的更高一級的感情裏，盡可能地融和一切的差別。——這在個人來說，有時也會感到不愉快。可是只計較這種事，當然是不對的。比方我對渡的某些方面，也有討厭的地方，不但對渡。但決不因此就離開他，咱們的運動是一個組織的整體，離開了整體就什麼也做不成了。」

「嗯，嗯。」

「而且我們的工作還會碰到種種的困難，那時候，說不定爲了這種小事，會引起意外重大的分裂。因此我想，咱們對於這種瞧不見的，好像沒有多大關係的事情，必須特別認真地留心才好。」

「噫，噫。」石田嘴裏連連答應。

他們走到爐子邊，大家正在跟警察一起談穢褻的話。有兩三個莫名其妙被帶來的工人，開頭時候戰戰慄慄的，從旁人看來簡直委靡得不得了，可是在穢褻的談話中，却不時插進嘴來，笑着。當談話中斷，大家沉默下來的時候，在他們的臉上，就好像流雲投下了陰影，忽然又暗起來了。

齋藤指手劃腳地談論着的，是關於女人的陰部，他是一個健談家，把大夥兒都吸住了。講完了話：

「喂，石山先生，拿支煙捲來。」

他向那個正聽得出神的、頭毛稀薄的肥胖的警察伸出手去。

石山警察下流相地嘻嘻地笑着，從上衣的內袋中，拿出一支皺得快斷了的蝙蝠

牌，遞給齋藤。

『好極了，好極了，再談一個更精采的吧。』

齋藤用狡猾的眼光，向對方瞥了一眼，笑了一笑，拿煙捲仔細地在手心上搓直，塗上口水，使它濕透了，可以保留得更久一些。

『不，太可惜了，以後慢慢兒再來吧。』他把煙捲攔在耳朵上。

『……快點處理我們吧。』

屋角上有誰自言自語地說。

『唔。』大家聽了這句話，好像心頭被電棒照亮了一樣。

『我是從碼頭上給抓來的，家裏的人不知怎樣在着急，我不幹活，老婆孩子就沒有吃的。』

『咱也一樣啊。』

『……這種活動，實在够噲，真怕人。』一個很久前就參加工會的工人，帶着深切的同情說。

『爲什麼？』齋藤插進嘴來。

被齋藤一說，那工人就不吭聲了。齋藤用顯然生氣的口氣追問了：

『唔？』

「得啦，得啦。」石田眼睛瞅着警察那邊，在齋藤身後插了一下。

這個叫木村的工人，在工會裏已經很久了，對外並沒有做過什麼工作。他老是嘀咕着——他在倉庫裏的工作實在太苦。他知道工會是幫助工人改善生活的，所以他參加了工會。可是因此得被警察抓起來，他實在覺得苦惱。他不明白，爲什麼硬要做這樣的『壞事』。他又覺得可怕。他認爲工會應該好好工作，不該做這種壞事。他轉錯了念頭，他以爲我得找一個機會退出工會才好。他就好像被人家從後面推着，不知不覺地推過來的。只要碰到什麼跌撞，就立刻成爲從軌道上滾下去的動機。他對工會的工作，從來沒有積極過，就跟傀儡一樣，做一些分配給他做的事。

總選舉的時候，因爲撕了敵黨候選人的宣傳招貼，勞農黨必須推出一個人來讓警察抓去。渡叫木村去，告訴了他許多應該注意的事情，說：

「說不定會挨幾下揍，你得好好忍受。」

「我不幹！」

一句話就拒絕了。

渡想不到他會這樣回答，「啊？」反應地叫了一聲，就默默地瞅住木村的臉。

「我這樣幹，給警察關上一兩天，就沒有飯吃了，我不幹！」

『你對咱們的運動還不明白呀。』

『你們當幹部的，給警察抓去了，就會更加出名，以後聲望更大，我可不同呀。』
渡把一口氣憋在肚子裏，馬上不言語了。那時在旁邊的龍吉覺得『這空氣不好』，
工會幹部不能爲『這樣的事』跟一個普通會員鬧彀扭。

『那麼，叫別人去也可以。』

龍吉只好這樣說了。——對於這樣的木村，目前這件事，正是最好的『退手』的機會。他下了決心，放出去之後乾脆不幹。

『不要臉的傢伙。』

齋藤想起好久以前的木村那回事，故意別過臉去。

『木村 工會會員就得像一個工會會員，特別碰到這種時候，咱們就得堅強。』

龍吉一邊搔着因烤了火發起癢來的大腿，一邊說。可是木村沒吭氣。龍吉忽然想到，
在這樣名符其實的戰鬥的左翼工會裏，出乎意外，有大多數是木村這樣的人，這可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

最近由木村介紹入工會的柴田，正抱着兩個膝頭望着大家。他跟木村睡在一條被頭裏，因此知道木村已經從心底裏消極了。柴田自己開頭也有些挺不住，特別是睡在工會

裏被警察衝進來的時候，就嚇得臉無人色。但他在平時已經想過，知道這種事當然是非忍受不可的。他覺得自己是一個沒用的人，在這些地方很不够，應該比別人加倍努力克服自己的缺點。因此他細心地瞅着渡、工藤、龍吉——那些人的一舉一動，一向甚至「過分用心」地監督着自己。這次事件對各種各樣的人是一面嚴格的篩子，眼看着從篩子眼裏一個個掉下去的同志，心裏很難受。但這也許是一個必要的過程。——柴田想：我雖然是一個後來的新人，可是，媽的，決不能掉下去呀。

爐邊的談話，因這件事打了岔子就沉默下去了。可是一會兒，不知由誰開頭，又談起女人來了。

到八點鐘，在蓆子上鋪開了被頭，每兩個人蓋一床棉被睡下了。「能够睡得着」，睡覺是唯一的樂趣。

好些人一齊解帶子，脫襪子，發出索索的聲音。

「早點睡着做一個夢吧。」有人這樣說。

「拘留所裏的夢，可不好受。」

「他媽的。」

對方嗨嗨地笑了，好像遠足旅行的學生到了旅館裏，不斷地吵鬧着。警察一次一次

吆喝着『輕點』、『輕點』。

棉被的沿口沾染過幾十個人的體污，像墨魚乾一樣，滑膩膩地碰在臉上很不好受。

『啊啊，簡直到了天堂啦。』被口掩着嘴喃喃地說。

『地獄裏的天堂麼？』

從相隔很遠的地方，有人突然說：『真想做一個好夢。』

『睡吧，睡吧。』

『你常抱着女人睡覺。』

『在這種地方，還說這樣話。』

『啊，真想抱女人呢。』

『不要胡說了，是誰呀。』

『爲什麼是胡說……』

『睡吧，睡吧。』

不時地，東一句，西一句，發出這樣的對話。調子漸漸鬆懈下來，間隔的時間也長起來了，約莫過了二十分鐘，偶然聽到像說夢話似的聲音。——就完全靜下來了。

練武廳外邊，是冷落的漆黑的街道，不大有人行走，可是這會兒，却時時聽到木屐

吱啾吱啾拖過冰凍的雪路。警察局的院子裏有人遠遠叫喚，聽起來好像是從很遠的地方傳來的。

『睡着了麼？』

龍吉睡不着，悄悄向睡在一起的齋藤問。齋藤沒有動，睡着了。已經睡着了，這真像齋藤，他獨自笑了一笑。龍吉一只手像揉摩似地按着一陣陣從底裏發痛（痛得不怎樣厲害）的背，一邊想着種種事情。

『喂喂，』聽見這聲音，心想是誰呀，自己正在讀那麼難讀的書，不覺冒起火來。

『喂，喂。』有人用力抓住他的肩頭。媽的！想轉過身來瞅一瞅，勉強睜開眼睛，人還非常的想睡。在這剎那間，像一張照重了的像片一樣，他瞪了好一陣眼，分清了夢和現實的境界。對囉，眼面前有一張骯髒的毛鬚子的警察的大臉。

『喂，喂，起來，提審呀。』

龍吉一驚，不自覺地坐起來了半個身體。

迷迷糊糊地把人拉出去，這是他們的老手段，鑰匙鏘哪鏘哪在寂靜的四周發出不祥的聲響，龍吉跟着警察走出去。

約莫過了三十分鐘，工藤被警察帶回來，臉色蒼白得怕人，收拾起留在練武廳裏的

行李，立刻又被警察催促着走出去了。那時候，他向房子四邊大家睡着的地方望了一眼，想說些什麼話，可是把身子轉了一圈，就顯出結實的背影走出去了！鏘的一聲，鎖上了。從走廊上，好久好久傳來兩個人的不一致的脚步聲。

屋子裏，像淤泥裏吹臭泡似的發出睡夢中翻身的聲音，唉聲嘆氣的聲音，和含糊的夢囈聲。

八

警察局裏，一星期工夫，胡七亂八的，像趕豬一般趕進二百來個工人運動者，工人，和有關系的知識分子，也有跟運動毫無關係的來探監的兄弟，被扣留起來的。挨了打，一個星期還不釋放。但這樣的事情，還不過是插話中的百分之一罷了。

審問開始了。

對於渡，即使沒有這次共產黨事件，警察局也老早準備『設法』收拾他了。他像楔子似地硬鑽在合法的政黨和工會運動裏，他們早想把他拔掉。他在那兒，也真正名符其實像豹子似的活躍。現在被他們抓住了，他們很高興，決定『把這傢伙整個半死』。

渡在審問中，一句話也不回答，光說：『隨你們的便吧。』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司法主任和特高警察越來越感到棘手了。

「你說什麼意思都行。」

「要動刑呀。」

「那也沒有法子。」

「瞧你現在硬裝着天野屋●的樣子，等會兒可別變成龜孫子。」

「想不到你們眼光那麼差，你們早該明白，我是不是那種人，挨挨揍，揍爛半死就會說的。」

他們「真正」覺得棘手了。知道「渡這個人」就是這樣的，便發起慌來。因為如果他們從這共產黨的「首惡」口裏搞不到一點「口供」（他是首惡，又不能隨便把他治死），相反地，自己的前程就難保了。——主要就是爲了這個。

渡的衣服給剝光了，突然一句話也不說，用竹板子從後邊打來。這是用力打上來的，竹板子發出呼呼的聲音，每打一下，便向下面彎曲一下。渡嘴裏唔唔地哼着，把渾身氣力都使在身體的外部，熬住了疼痛。大概打了三十分鐘的樣子，他就跟被火烤過的

烏賊魚一樣，蜷曲着身體倒在地板上。最後的一下竹板子（？）重重地落在他的身上，他像一條中了毒的狗，手腿僵硬地伸向空中，哆嗦地抽搐了一陣，便昏過去了。

渡有過長期受刑的經驗，學會了跟運氣師一樣能夠毫不在乎地用鐵針刺進胳膊，或是用手抓住燒紅的鐵錘。因此一說要受刑，心裏就來了一種緊張——這種緊張也許正是不知不覺中養成的運氣術——愈緊張，刑罰對他愈沒有效果。

在這兒，石川五右衛門●、天野屋利兵衛受過的那種殘酷的私刑，並不是幾百年前的老話，而是眼前的事實，當然，文字上是這樣寫的。——刑法第一百三十五條：「對被告人必須態度溫和，使其有機會陳述有利本身之事實。」（!!）

洒了冷水，呼吸恢復過來了。現在，開始用誘騙的戰術了。

「任你們怎樣揍，也是白費氣力的——我絕對不會說什麼的。」

「你的事情我們已經完全知道，你說出來只是減輕你的罪。」

「你們已經知道就行啦，我的罪可不用請你們費心。」

「老渡，你這樣子，可沒有法子呀。」

「我也沒有法子呀——我對受刑是免過疫的。」

後面站着三四個拷問員（!）。

「這傢伙！」一個拷問員從渡的身後伸出兩條胳膊，勒住了他的脖子。「就是你這傢伙一個人，把小樽市鬧得烏煙瘴氣。」

這樣，渡又第二次昏過去了。

渡每到警察局來一次，心裏總要苦笑：就是這些傢伙，地方上的居民稱他們叫「警察先生」，把他們當做保護「安寧」、「幸福」和「正義」的了不起的人物。資產階級教育的基本方法——就是把「錯覺法」當方法論。他們巧妙地把內容跟外表弄成兩回事，叫人人都相信，一點不落形跡，實在叫人佩服。

「喂，我告訴你，不管對受刑免沒免過疫。東京有指示，必要的時候，揍死個人也沒有關係呀。」

「這是一個好消息，真的麼——給揍死了也沒有關係，如果我給揍死了，無產階級的運動從此消滅，那我倒要考慮一下，可是咱們的隊伍是越來越大的，這一點，我很放心。」

接着，渡又被赤條條吊起來，脚趾頭離地只有兩三寸。

『喂，滋味如何？』

從下面，一個懂得柔道三段●的警察，用手背輕輕叩着懸在空中的渡的脚。

『誰跟你談什麼滋味。』

『胡說，這回是新式的呀。』

『隨你的便吧。』

『唔。』

這一回，渡可有點受不了。這是用薙匠使的粗鐵針刺進身體裏，每刺一針，他就好像觸着強烈的電流，身體咕一下跟逗點似的縮住。他扭曲着吊在空中的身體，咬緊了牙齒，大聲地吼叫起來：

『殺人啊，殺人啊！！』

這比用竹板子、手掌、鐵棒和繩子鞭打更加難受。

渡越是在受刑的時候，越產生一種不需要理論的仇恨，對資本家的火一樣的反抗。

他覺得拷問正是無產階級從資本家那兒所受的壓迫和剝削的最具體的表現。當渡對自己的『戰鬥意志』特別覺得沒有自信，情緒上有點猶豫不定的時候，他就想起拷問。每次受到非法逮捕，被打得走起道來都頭昏眼花地回來，渡就意識到在他的身體中不可抑制

地湧起一種『新』的階級仇恨。這種感情，只有渡那樣的人才；那些懂得馬克思、列寧的理論，抱着『正義』感參加運動的知識分子和學生們，是做夢也不能有的。『真正的仇恨是從理論中像虱子一樣爬出來的麼？』渡和龍吉常常爲這個問題引起劇烈的爭論。

鐵針每刺一下，渡的身體就向上一蹦。

『媽的！人要長着神經幹麼呀！』

渡咬緊了牙齒，在意識中模糊地意識到自己的腦袋突然搭拉到胸口上去了。——『好好記着！』這是最後的一句話，渡又第三次死過去了。

第三次回過氣來。渡感到自己的身體像紙片一樣飄搖不定，意識上彷彿包上一張皮似的模糊不清。人到了這樣的情況，就決心『隨便你們去擺佈吧』。人的意識變化到這種情況，對於所受的打擊就有麻醉劑的效果。

主任拿出警察局編造的共產黨組織表來，說『問題都已經弄清楚了』，想瞅一瞅渡的表情。

「嘴，了不起，果然是……」他像喝醉酒那樣地說。

「啊呀，承你這樣佩服，還是沒有辦法呀。」

審問的人差不多已經把所有的手段都使盡了。

最後，警察又胡亂毆打，用底上釘鐵釘子的皮鞋腳亂踢。這樣繼續了一小時的樣子。渡的身體跟芋頭口袋似的任人轉弄。他的臉變成「癩蛤蟆」了。完畢了連續三小時的拷問，渡跟豬下水一樣被摺在拘留房裏。他一動不動地哼着，一直到第二天的早晨。

接着，工藤被提審了。

工藤用比較直率的態度應付了審問。他能够克制自己，不在這種場合光憑勇氣，對不同的場面，靈活運用不同的方式，很好地來適應。

警察對工藤的拷問，大體跟對渡的差不離。只是他赤着腳立在地上，拷問的人從後邊用皮鞋腳猛力地踢到他的腳跟上，踢得他突然往上蹦起來。這一踢，噲的一下一直刺戟到他的腦頂心。他受了這樣的拷問，接連在審問室裏旋轉了兩三圈。腳頸以下麻木得跟木杵一樣。從腳後跟流出來的血，在地板上畫了一個圈圈。工藤發出尖嗓子（他的嗓子一向是尖的）叫嚷着，跟瘦馬一樣地蹦跳了。最後他精疲力盡地坐倒地上。

受完了這個刑罰，警察又把他兩只手掌心向上攤開，放在寫字枱上，用力把鉛筆釘在上面。以後便照常使用的方法，在指縫裏夾着鉛筆捏緊他的手指。——這樣連續使用着這些刑罰，每次所受到的強烈的刺戟，使他的神經陷入極度的疲勞，變成暫時的「痴呆狀態」了。彈簧鬆了勁，失掉了彈性，一切便「聽其自然」。警察抓住這個時機，使他供出了他們所需要的供狀。

緊接着密問鈴本用的也是同樣的手法。從某種意義說，他受到的是更危險的刑罰。他沒有挨打挨踢，只是連續八次（八次！）被扼斷了呼吸。從開始一直到完畢，警察醫（一）接着他的手腕試脈搏。扣緊他的脖子讓他斷氣，立刻又使他回過氣來，不到一分鐘又重新使他斷氣，然後再使他甦醒過來，一次又一次……連續了八次。到第八次，鈴本完全跟喝醉酒似的昏頭昏腦了。他完全麻木了，不知道自己的腦袋還在不在脖子上。只有司法主任、特高警察、拷問警察、屋子、傢具的影子，在他眼睛裏忽聚忽散，顯出表現派的圖畫一樣的形式。在這樣意識朦朧的情況中，好像被大人抓住肩頭搖晃的孩子似的進行了審問。鈴本想到：這好危險。到底他怎樣回答一句一句的審問，他自己也不知道了。

佐多被關進去的那間拘留房，有四五個以各種罪名被抓進來的人。這是那排拘留房中最盡頭的一間，斜對面不遠就是審問室。

他被警察抓來的時候，一次又一次地想：我們所以受這樣的罪，是因為英勇地擔當了偉大的歷史使命，企圖以此來說服自己。可是他的精神却完全相反地，從心裏癱瘓下去了。當他走進拘留房的時候，他感到『此生休矣』的黑暗的感覺。好像汽車疾駛到懸崖的頂邊，再也不能操縱，心裏啊喲一聲，用手掩住臉。他所感到的正是這一剎那間的心情。在這種心情佔統治地位的情況中，以前讀過的列寧和馬克思的書也都沒有了。『此生休矣。此生休矣』。只有這一句話，像海帶捲一樣，一重又一重地捲住了他全部的身心。

再加這個跟垃圾桶一樣的拘留房，使他那絕望的心情，加深了兩倍三倍的黑暗。屋子裏沒有日夜早晚的分別，始終是昏暗的，到處發出霉蒸氣，中間鋪着兩張抹布似的蓆子，如果揭起來，底下一定會爬出大堆的蛆子、昆蟲和腐爛成堆的塵土。空氣凝滯不動，發出廁所的氣味，是一種吸進去好像有渣似的留在肚子裏，胸頭會翻騰上來的臭水溝似的空氣。

他因為在公司裏辦事，雖然沒有出頭露面，却也真正學了一些革命理論，跟大家

一起參加了實際工作，可是從各種環境生活的習慣來說，跟處在低生活水平的工人，究竟不能不有所不同。在平時，沒有感到這一點。當然只要他努力，這種事情也決不能成爲他參加革命事業的障礙。——拘留所的空氣，不到兩天之中，已經在他高貴的身體上發生了深刻的反應。他不時嘔噁，可是沒有吐出東西來。在家裏的時候，每天早晨上廁所，現在也不上了。食物惡劣和運動不足，立刻在他的身體上引起了變化。第四天早上強制自己到廁所去，可是努力了三十分鐘，只拉出了硬巴巴的老鼠尾巴那樣細細的二段。

在拘留所裏他獨自一人像孤島似的離開着別人。他總是不了解：那些人到了這種地方還能夠那麼舒服、高興（看樣子是這樣的），大家談這談那。可是佐多一動不動地呆着，馬上又覺得受不了。他站起來在屋子裏毫無目的地踱着。有時偶然靠在板牆上，就那麼一直沉思起來。他想到媽媽一定比自己還傷心。媽媽所說的那種「小康的、幸福的生活」不是已經實現了麼。可是自己把它毀了。從此長時期的生活，就只有牢獄和苦鬥！一輩子將永遠過一種沒有休息的，倒下去，昏昏迷迷的陰暗的生活了麼？他好像歷歷在目地望見了自己的一生。他甚至想，我正是『枉費心機』了。他好像浸透了水的海綿，

從心裏沉溺在感傷中了。

一個眼光很尖的近六十歲的漢子，據說已當了三十年『小偷』的，對他說了：

『真可憐，這兒可不是你這種人來的地方啊！』

這句話，意外地使他胸頭忽然發熱，差一點哭出來了。可是他不但不能克制這種感情，却迷迷糊糊自溺在這種感情中，甚至以此自慰。要不那樣他可受不了。

第一次的，而且是突然到來的對他的過於強烈的刺戟，稍微有一點習慣之後，佐多已能夠從這種思想中一點點擺脫出來了。我們的運動不可能沒有一點犧牲就能成功。有一種人，光是興奮着，自己什麼也不幹，單想一脚踏到（一定有人代幹了的）革命成功的世界，對於他們，眼前的這種經驗，正是最好的警惕。——佐多終於有這樣想的餘裕了。中間階級所特有的，認為自己不自費心思去幹閒事，也可以過小康日子的意識，總是時時露出頭來。工人們幹這運動，是因為自己生活太苦，並不是為誰而是為自己。可是像佐多這類人，只要心裏放鬆一下，好像是『為着別人』的那種感情，就跟脫出鍊子的狗一樣，馬上自然地跳出來。他知道自己已經開始陷入過去常常想到的，認為危險的陷阱裏了。他對自己的糊塗大大地驚心。

但佐多的這種思想，並不是很有力量的。每天或是一天之中，這兩種相反的情緒在

他的心裏反覆交替。每交替一次，他就一會兒變得憂鬱，一會兒變得快活。時間長得可怕，沒有什麼事情幹，不得不老呆在一間屋子裏。除了這件事，他沒有別的可想了。

晚上，也許已經過了十二點鐘，佐多被睡在身邊的一個「不良少年」搖醒了。

「喂……喂，你聽見麼？」在黑暗中，很低很低的聲音，就在他的身邊。

開頭佐多不明白是什麼事情。

「你靜靜地聽。」

兩個人屏住了呼吸，全神灌注在耳朵裏，耳朵裏有一種深夜中常有的嚶然鳴叫的聲

音。佐多從迷糊中清醒過來了。

「聽到了麼？」

遠遠地像擊劍似的竹板子的聲音（確實是竹板子的聲音），傳進他的耳朵裏來了。

不但竹板聲，其中還夾雜着皮肉聲那樣的聲音，可是不很清楚。

「聽……聽……聽，哪。」那聲音每高一次，不良少年就這樣提起他的注意。

「這是什麼？」佐多低聲問他。

「動刑啊。」

「……!?」咽喉裏好像突然吞進了一根鐵棍。

「你再仔細聽啊，對不對，喂，喂，那是受刑的人在叫喚，哪？」

佐多不知道在叫喚什麼，可是這是一種悲痛的叫聲，只要聽過一次，就刺進心裏，一輩子也忘不了。當他凝神靜聽的時候，彷彿半夜裏發生火災，聽到悲涼的鐘聲時一樣，身體哆嗦起來了。「牙齒齧」再也合不攏來。他不自覺地一隻手抓緊了被口。

「聽出來了！好像在叫，殺人啊，殺人啊！」

「是叫一殺人一麼？」

「哪，你仔細聽。」

兩個人又屏住呼吸傾聽。叫聲從遠處，像提琴的最高音一樣又細又尖，針尖似的刺進他們兩人的耳鼓。殺人啊，殺人啊！不錯，真是這樣在叫。

「哪，哪。」

「……………」

佐多雙手掩住耳朵，臉埋在汗臭的油膩的棉被上，耳朵和腦髓的深處，却還聽見那個叫聲。過了一會，這聲音停止了。聽到審問室的門打開來。兩人把臉湊近小窗子向走廊上望。聽到雜亂的脚步聲，有人被拖出來了。瞅見前面有兩個人走過來。電燈很暗，瞅不清是什麼人。只聽見哼哼的呻吟，和被壓抑着的又低又粗的喘聲。在靜寂的走廊下

傳過來。當兩人走過他們跟前的時候，他們聽見警察的聲音：

『你這人太倔強了。』

佐多這一夜翻來覆去睡不着，腦袋一陣陣發痛，終於起來了。

他想到『受刑』。光是想一想，脊梁肉就抽抽發痛，膝頭自然地哆嗦起來，甚至想軟塌塌坐倒地上，嗓子眼乾得難受。

以後又過了兩天，值班的看守把佐多叫起來。他想：來了！站是站起來了，可是他的身體跟木頭一樣，不是照自己的意志來行動的。他想對看守說話，可是他的下頰忽然掉下去，意外地『噢嗚，噢嗚，噢嗚』發出嬰兒一樣的聲音。

看守不懂他是怎麼一回事，把一直在口裏噴着的煙圈停下來，問道：『怎麼啦？』

龍吉的審問又是另一種情況。當初，他還在學校的時候，曾經被捕過三次。不過，

那時候，在他看來，倒是警察方面對他還有點畏懼。他們從不對他稱『你』或『你這傢伙』，而稱他做『您』。他們的態度，倒似乎是向龍吉請教的樣子。可是從龍吉離開了學校公開投身運動以來，就漸漸變化了。『你』和『你這傢伙』有時也混用起來。而且過去的態度露骨地改變了。不過對付知識分子的他，跟對渡、鈴木、工藤他們不同，究

竟是客氣得多了。龍吉覺得好笑。渡曾經說過：「小川，你假如在警察局裏狠狠地挨過一頓揍，一定會變成更厲害更有希望的人物。」這種話，渡常常隨便說的。

「我的感受性比你敏銳，結果還不是跟現在一樣。」

到現在為止，他不過碰到個把帶威嚇性的耳光罷了。可是，這回的案件，他跟渡他們同樣受到警察的注意。這樣，他就碰到「厲害」了。

審問室屋頂的橫梁上裝着一個轆轤，轆轤兩邊掛下兩個繩頭。龍吉的兩腳被拴在繩子的一頭上，人就倒吊起來了。然後跟「打夯」一樣，把他的腦袋在地板上咚咚地撞。每撞一下，全身的血就跟打破了閘口的急流一樣，全湧到腦袋上來，他的頭臉成了一個真正的火球。眼睛又紅又腫地爆出來。

「救命啊！」他叫了。

做完了這個刑罰之後，又把他的手放在滾水裏。

龍吉知道有好些同志，在警察局裏受了非刑拷打，結果「遭了殺害」，有的是直接在自己周圍的人，有的是在報刊上間接見到的。這些人變成遍體鱗傷的屍體從警察局引渡出來的時候，警察局一定說他們是「自殺」的。明明知道絕對沒有「這個道理」，可是你到哪兒去控告呢？——法院麼？不管外表怎樣，它跟警察局是串通的。因此在警察

局裏不管遭到什麼，總是沒有辦法的。這還不是一套把戲麼。

「這是這次案子裏的大傢伙。」拷問員說。他在頭腦裏恍恍惚惚聽到了這句話。

接着，龍吉被剝光了外衣，給使一條三股麻繩抽打。呼的一下，整個身體縮成一團。鞭子的一頭反撥過來用全力捲到他的胸脯上，一直嵌進肉裏，這使他更加受不了。他的棉毛衫裂成一條一條的。——當他把大部分失掉感覺的身體，好容易斜靠在警察的肩上，踉踉跄跄地走回廊下去的時候，他在沒有受過「拷問」以前，想到「拷問」，感到殘酷，心裏害怕，但實際受了「拷問」以後，才知道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想到自己終於身當其境，受到拷問的滋味，才知道人身中有一種想不到的「抵抗力」。那時嘴裏雖然嚷着：殺人啊，殺人啊，實際上在這一點也不感到殘酷和痛苦，這只是一種「極度」的，是的，一種極度的緊張。「人是容易死的」，這句話果然不錯。龍吉心裏這樣地想。可是當他被送進關着流浪人和乞丐的拘留房的時候，他忽然意識到已經關進屋子裏，就突然昏過去了。

第二天早晨，龍吉發了高燒。看守他的老警察，用濕手巾按在他的額上給他退燒，他一直說着囈語。過了一天，他醒過來了。那流浪人說：

「你的胡話說得真厲害。」

龍吉吃了一驚，不讓對方說完，便着急地問：「說了什麼？」他慌張了，是不是在看守的警察跟前，說出了不該說的話呢。他從一本什麼書裏看到過，在外國，甚至有一種混賬辦法，在審問的時候，注射一種使人說謊語的藥水，來盜取口供。

「你說：『不是那麼容易死。』過了一會，又說：『不是那麼容易死。』不知怎地，光說這一句，說了有幾十次。」

龍吉渾身緊張地屏住了呼吸，聽了這話，才透出了一口大氣，立刻不自然地大笑起來。可是「啊唷，啊唷……」笑聲震動了傷口，不覺叫起痛來。

在練武廳那邊，聽說齋藤受過拷問之後，發神經病了。原來齋藤在受審問中，當「照例」準備開始用刑的時候，突然「哇！！」的叫了一聲站起來，在屋子裏手舞足蹈地亂跑，嘴裏大聲嚷着：「哇——哇——哇——！！」開始，警察們楞住了，跟木頭一樣站着不動。大家覺得害怕，認為當「拷問」這一個念頭傳達到他腦子裏的一剎那間，他突然奮昂起來，發起神經病來了，因此誰也沒有動手。

「假裝的，動手啊！」

司法主任倒拿着鉛筆，在記錄紙上旋轉着，冷冰冰地低聲說。警察們像舞台上笨拙

的跑龍套似的，圍住像受驚的馬一樣發起瘋來的齋藤——亂打亂揍。一動手打人，大家就回復了平常的『拷問意識』。有一個警察用竹板子橫掃過去，掃到齋藤的臉中心。鼻血跟火光一樣『燦爛』地噴出來，一下子就染紅了齋藤衣服的前襟。他發出『哇——』，哇——』的叫聲（其中帶着一種奇特的空虛的感覺）跳起來。他的臉都染紅了，好像剛從血水中撈出來似的。

「這傢伙現在問不出什麼來了。」司法主任說。『停止。——以後再審。』爲了毀滅證據，警察沒收了他的血衣。

這樣，齋藤有十天沒有再受審。其中三天留在練武廳，後來就移到拘留房去了。可是經過拷問之後，齋藤的神氣看來比以前更加精神了。但這種精神飽滿的神氣，跟普通不同，有不自然的地方。人家對他說話，他常常發楞。偶然安靜起來，便一個人喃喃地自言自語。

很多工人，連工作服也沒換掉，接連着被抓了進來。每天——接連十天，二十天，繼續着這次的大逮捕。不值班的警察，沒有例外地每天發五毛錢加班費被派出去抓人。從早晨到夜半，東奔西走，身體累得跟鬼頭豆腐●一樣。他們由於疲勞過度，輪到來拘

留房當看守的時候，馬上就打起瞌睡來；連對自己親手抓來的人，也唸叨起警察生活的苦經來。那些受警察拷問，並且從各種機會明白警察都是反動的人們，發現這樣的警察，完全出於「意外」。啊，對啦，原來在「這一點上」也是一致的。他們只是被人使種種方法蒙住了眼睛，被催眠術巧妙地迷住罷了。那麼，應該怎麼辦呢？誰應該去拿開遮蔽他們眼睛的東西，誰應該讓他們從催眠術中醒過來？——出乎意外地，原來他們不是他們的敵人。龍吉和其他的人都這樣的想。

終於，被捕的人們對那些受強迫勞動的警察，不勝同情了。無論怎樣惡劣的工廠，也不會這樣「剝削」人。

「反正什麼都行，只希望快點得出一個結果。」一個頭髮稀薄，臉色青蒼，長着許多刺毛的警察對龍吉說：「噯，連孩子的臉也有二十天——嗨，二十天——沒有見了，這不是說着玩的。」

「啊，真難爲你了。」

「不值班的時候出發——不，給拉出去就是了，五毛錢加班費，吃一頓午飯一頓晚飯就沒有了，結果就是白幹。——實際上連飯錢也不够，把人不當人嘛。」

「噯，水戶部先生（龍吉知道他的名字），對你說這樣的話也許不合適，我們幹的

事情，也都是爲了你所說的情形呀。」

水戶部警察馬上放低了嗓子說：「對呀，老實說，你們幹的事情，我們心裏也明白，不過……」

龍吉故意像開玩笑似地說：「不過，你這個『不過』實在可以用不到的呀。」

「嗯。」警察想了一想，沒有支聲。……總而言之，這日子實在不是人過的。你是當過教授的人，對你說句體己話：（龍吉苦笑着點一點頭）。昨天，無論如何，身體實在支持不住了，在看守的時候不管一切就睡着了。正想：這樣也好。却又來了逮捕令，真要命。四個人還是勉強強出發了，在路上，有人說：「咱們也來罷一次工吧。」

「嚶，警察罷工。」可是警察說得很認真，他就馬上停止了開玩笑。

「這時候就有人說：『講到罷工，精通這門的先生可多着呢，只要請教一下就行。而且，這回的事件是全國性的，到處都忙得不亦樂乎，罷起工來，決不會失敗，保定勝利。』」

龍吉對這談話開始感到很大的興趣了。

● 一名菟藟，一種有軟體塊根的植物。

「其中也有人說：『我呢，只要把局長打倒，伸開手脚，舒舒服服，呼嚕呼嚕睡一個大覺——就是一次也行』；也有人說：『局長那傢伙精神爲什麼那樣好，原來這回的事件，本市的大地主、大資本家都捐了贊助金，把他的荷包裝滿了……』」

龍吉愈聽愈加注意了。

「愈說愈了不起了。大家說：『這活兒够嗆，實在不願意再幹。』故意把步子放慢了。有人說：『咱們到那兒去休息休息。』結果，跑到H派出所聊起天來了。」

「後來呢？」

「就是這樣，沒有別的了。」

「……」

「說一句體己話，袒開肚子來看，哪一個警察都是一樣。只不過因爲自己是警察，在長時期的警察生活中，改變了本性，一下子不是那麼容易辦。」

龍吉顯然興奮了。他想：「這實在是重大的事情。」他好像第一次見面一樣，重新望了一望水戶部警察。這個警察坐在橘子箱搭成的台子上，面對着走廊，有一個又厚又寬的圓圓的向前微屈的肩頭。在龍吉看來，這形象特別有一種親熱的感覺，真想同他緊緊地握一握手。心裏熱切地感到一種衝動，想拍拍他的落滿頭皮屑和塵土的、釘着肩章

的舊洋服的肩頭，叫一聲：『不錯呀，老兄。』

九

這是龍吉從練武廳隔離兩三天以前的事。在那一日的四五天前，有一個從前在工會裏認識的叫做木下的工人，審問的結果被隔離到一號拘留房去了。大概晚上十點鐘左右，這人同警察一起到練武廳來。兩個人動手收拾留在那裏的木下的行李。龍吉醒過來了。

『喂。』龍吉低聲叫他。

木下向龍吉那邊一望，好像把腦袋輕輕地動了一動，低聲說：『解到札幌去。』

龍吉噁了一聲，心臟好像突然被什麼東西重重地抓了一把。解到札幌去，這句話的意思不能不使他對事情看出了十之八九。

龍吉記得木下離開練武廳的時候，頭髮很長，現在發見他已經剪短，露出青青的頭皮，便問：『頭怎麼啦？』

木下臉色陰沉了一下：

『老被抓住頭髮不好受，剃光了。』

把行李收拾好，警察催木下走。正要出去的時候，木下遲疑地向警察說了什麼。警察就走到龍吉跟前，用不耐煩的口氣說：「木下說，你有煙捲給他一點。」

對啦，想起來了。——在工會裏，木下也老向大夥一支兩支要去了煙捲。抽得很有滋味。龍吉很高興，對解到札幌去的木下，還可以送幾支煙捲。這真是求之不得。他像發了慌似的，走到自己的行李包那兒，連忙拿出蝙蝠的盒子。可是，怎麼回事，只有一盒。而且那麼輕！不如意的時候什麼都不如意。三支，盒子裏只有三支，他好像無心中幹了壞事的孩子一樣。

「朋友，只有三支了。」他滿心不安地說。

「行，行，够了，謝謝你！」木下好像孩子接到人家的贈品一般，兩手半疊着伸出來。

「一支够了！」

站在旁邊的警察，一下子就拿走了兩支。在一剎那間，兩個人默然地楞了一楞。

「讓他抽煙，已經過分啦！」

什麼「啦」不「啦」的！龍吉興奮得渾身哆嗦了。可是他說：

「對不起，只有三支，木下對煙捲特別……」

警察不讓他說完：『沒有人說只有三支呀。』

木下做出石頭一樣呆木的表情，沒有支聲。放着只有一支蝙蝠牌的手掌微微顫動。——兩人出去之後，龍吉想像着木下的情緒，心裏都想哭出來，把警察交還給他的蝙蝠牌，捏得粉碎。

『嘿，他媽的，他媽的！』

三天，四天，十天過去了，可是日子那麼長，不是這麼計數目那樣簡單，——它好像是無窮無盡的。渡、工藤、鈴木，對於拘留所中的『沉悶』生活，倒有一點習慣了。即使習慣的程度各人不同，但他們的神經較比龍吉和佐多要粗一些，所以還能夠受得住。特別是佐多，他是悲慘地垮台了。

佐多的屋子離渡的地方不遠。一到晚上，佐多坐立不安地，悶着聲，心裏焦躁得像中了毒變成半『白痴』似的糊裏糊塗的時候，隔着幾道門的對面，聽到低低唱歌的聲音：

太陽出來又落山啊，

牢獄永遠是黑暗。

看守不分晝和夜

曖暗，曖暗，

站在我的窗前。

這是渡的歌聲。值班的看守，對渡似乎不再去干涉了。

願意誰說你就睥視，

反正逃不出牢籠。

我多年想望着自由，

掙不脫千斤鎖鍊。

最後「掙不脫千斤鎖鍊」兩句，一聽就知道是渡用他特有的深沉有力的嗓子唱出來的，而且單把這兩句，幾次幾次重複地唱。佐多覺得渡的心情直接傳到了他的胸頭。

這是佐多時刻等待着的娛樂。時間每次都在黃昏。從前佐多對於這樣的歌，常常用輕蔑的口氣稱爲「通俗藝術」，現在也完全改變了。不但對於歌聲，就是外邊行人的單調的脚步聲，雪路上的木履聲之類的聲音，仔細聽來，也第一次感到其中包含着複雜的

音階；從不知何處傳來的聽不清的嗚嗚的談話聲中，也感到奇怪的音樂美的調子。他——小時、兩小時地傾聽雪花落在屋頂上的輕微的噁啞聲，引起各色各樣的幻想，把自己的心從沉悶中解救出來。他什麼都不需要，只需要『聲音』。如果要證明他的心還是『活着的』，那也僅僅是每個對『聲音』的反應罷了。關在一起的不良少年談怎樣勾引女子，流浪人談悲慘的生活等等，每次都能引起佐多的興味，可是，聽了兩三天，也已經厭倦了。

小樽有一種有名的東西，是專門替商店做廣告的人。他們受市內商店的委託，扮成滑稽樣子，站在十字街口用滑稽聲調唸廣告詞句，還加上打鼓吹笛。有一次，這種做廣告的人恰好在拘留所附近。梆子聲像震裂了凍結的空氣，很響亮地傳進來，接着就聽見滑稽腔的廣告詞。

『啊啾啾!!』這真是名符其實的『啊啾啾!!』拘留所裏所有的人，像『攻城』一樣全都湧到小小的四角的高窗子那兒去，後邊的人用力一躍，躍上別人的脊梁，再後邊，又有別的人疊上來。——對於『聲音』的飢渴，可不僅僅是佐多一個人。

晚上，他好幾次夢見母親。特別是母親來探望的那天晚上，迷迷糊糊睡過去，就夢見了母親；再睡着，又夢見了母親……一直到早晨，接連夢見無數次。

「你瘦了，臉色不好呀。」

來探望的母親，一見他的臉便哽咽着說。

「我每天都求告先人，讓你快快出來。」母親拿出又縐又髒的手絹，掩住了臉。母親所說的「先人」就是死了的父親。喜歡乾淨的母親，使着這樣髒的手絹，他見了心裏真難受。可是母親喋喋不休地說着莫名其妙的話，抽抽噎噎地哭起來了。他臉衝外站着，這時候母親伸過手來，弄平他衣襟上的縐褶。他很窘迫地搭拉着腦袋，直接在臉上感到母親的氣味。

回到拘留房裏，打開母親送來的包裹。在別的許多東西中間，發見一瓶紫色小方瓶的眼藥。佐多在家裏的時候，每晚上睡覺以前有點眼藥的習慣。

「究竟是媽媽呀，來看你的是你媽媽麼？」在旁邊看着他打開包裹的不良少年，見了，就插進嘴來。「我也有媽媽呀。」

過了四五天，佐多從警察局出去了。

他不知不覺地走到了外面。——可是，確實，這是外面。不錯，是明亮的雪光「照耀着」的外面。他走到外面，覺得一陣眼花。總之，這是「外面」呀！有○○的家，有××店，有×××橋，什麼都是熟悉的。天空，還有電桿柱子，狗！連狗都真的在那兒。

孩子，人，『自由』行路的人們，比什麼都自由！

唉，終於回到這個世界裏來了！

他感到一種衝動，想跑過去對那些走過的人，不論男的、女的、小孩子，談談，笑笑。這是一點沒有誇張的情緒。他的胸頭激動着，抑不住從內心中發出來的歡喜。『終於，終於出來了！』他不禁哭出來了。一哭，眼淚像心跳一樣，畢畢剝剝地接連着流出來了。他也不管行人停下腳來詫異地望他，却抽抽噎噎地哭出聲來了。他什麼也沒有想，再也想不到自己以外的別的什麼人，什麼事！他沒有那樣的餘裕了。

『終於出來了，終於，終於！！』

——佐多出去這件事，一傳二，二傳三，傳到各個拘留房裏去了。

渡對於這件事，沒有引起什麼特別的感觸。他覺得並沒有喜歡關在拘留所裏的必要，出去了也好。他不大熟悉佐多，雖然參加同一的運動，對於公司職員——知識分子出身的人，總覺得不合脾胃。也不是什麼討厭，就是不關心罷了。

可是工藤却跟龍吉一樣，認為這種知識分子，接連地投身到運動裏來，就會帶來他們所沒有的各方面的知識，給他們因為沒有經驗，容易急躁冒進，簡單從事的運動，加

上了厚度和深度。當然，像佐多那樣，雖然有他的許多缺點，可是留在隊伍裏，只要遇到非他不可的任務時，能够好好地完成就行了。特別是工藤，想到自己在這方面，還有許多應該要做的工作。

*

*

*

審問，在警察們使用瘋狂的方法，創造出在這裏寫不完的（也許這就可以寫成一本「許多疑難故事中」，接連地進行着。那些「事實」已經確定的人，就解送到札幌的法院去受豫審。

在被押解之前，各個担任審問的司法主任，特高警察就自己「掏腰包」（？）請大家吃蓋交飯和飯捲●，自己也陪着吃，立刻像拉關係一般向大家表示親切。

「總而言之，」談話中用順便（順便！）輕鬆的口氣說。「總而言之，照在這裏審問時候的口供說就行，口供不同，法官就會說你們態度不老實，反而對你們不利……」以後，便隨便閒談着，重新用不在意的口氣，反覆說同樣的話。

「你們這樣請客，當不起呀。」渡、工藤、鈴木他們明明知道他們的意思，故意嘲弄他們。

『明白了，明白了，我們什麼都不說，就照原來的口供。』半開玩笑地向他們點點頭。
齋藤和石川，吃到這樣好的東西，開頭還有些莫名其妙，不明白這是特高警察和司法主任的『手段』。因為他們一手造成的『口供紀錄』假使在豫審的時候全部叫被告給推翻了，就有被撤職的危險，或是給上級留一個不好的印象，對於以後的升級和發展大有關係。渡他們完全抓住了這個弱點，就反過來利用它，在去札幌的路上，要押解的特高警察，在車站上買盒子飯[●]和饅頭請客。

『可憐，不要迫得太厲害呀。』特高警察這樣地訴苦了。

到四月二十日為止，拘留在小樽警察局裏的全部人犯都被押解到札幌去了。警察局立刻空了。只有牆上的題壁，在無人的屋子裏顯得特別引人注目。大家住過的屋子的牆上，幾乎不約而同地、仔細地刻着：

不要忘記三月十五日！

● 日名「壽司」，一種用海苔包捲的飯糰，中間夾入魚肉之類。

● 日名「辨當」，用木片盒子裝入飯菜，在車站等處出售，可以代餐。

共產黨萬歲！

記住三月十五日。

日本共產黨萬歲！

一九二八，三，一五。

打倒田中反動內閣！

共產黨萬歲！

勞動農民黨萬歲！

全世界工人團結起來！

記住三月十五日。

不要忘記三月十五日。

建立工人農民的政府。

日本共產黨萬歲！

一九二八，八，一七。

蟹工船

一

『喂，到地獄裏去呀！』

兩個漁工靠在甲板的欄杆上，眺望着像一條蜷曲的蝸牛似的環抱海港的函館的街市。——一個漁工把已經吸到指邊的煙頭一扔，順便吐出一口口水。煙頭很滑稽地翻着各色各樣的跟斗，在高高的船肚邊挨擦着落下去。他滿身發出一股酒味。

一條輪船鼓着紅色的大肚子，龐然地浮着；還有一條似乎正在裝貨，船身截然側向一邊，好像一只袖子被人從海裏硬拉下去；黃色的、粗大的煙囪；大鐘似的浮標；跟臭蟲一樣急急忙忙穿過船縫的汽划子；冷森森地騷動着的海水，水面漂着煙油、麵包屑、爛水果，看去像一幅別致的花布……煤煙順着風勢擦過水面，送來一股濃濃的煤氣。吊車的嘎嘎聲，不時從水面上傳過來。

在這條蟹工船博光丸緊跟前，有一條油漆剝落的帆船，船頭上像牛鼻孔似的地方放

下一條鋪鍊。帆船的甲板上有兩個啣着水手煙斗的外國人，跟機器人似的在同一地方來回踱着。這好像是一條俄國船，大概是監視日本蟹工船的。

「我一個錢也沒了。——媽的，你瞧。」

他這樣說着，把身體挪過去，抓起另一個漁工的手，拉到自己腰邊，按按工作服底下燈芯絨褲子的口袋，口袋裏好像有一隻小小的盒子。

另一個沒吭聲，望望這個漁工的臉。

「嘻嘻嘻嘻。」他笑着說，「花牌●呀。」

上甲板上，一個將軍模樣的船長正在抽着煙散步。他噴出來的煙霧，從鼻尖邊突然拐彎，飄散開來。船員拖着木底草鞋，提着裝飯食的鉛桶，在靠船邊的艙房裏急急忙忙進出。——一切都準備好了，馬上就可以開船。

他們走到雜工住的艙口，從上邊望下去，看見陰暗的下艙的棚架裏，一羣彷彿從窩裏探出臉來的小鳥一樣唧唧地鬧着的，全是十四五歲的孩子。

「你家在哪裏？」

「××町。」大家的回答都一樣，全是函館貧民窟裏的孩子。這些孩子挨擠在一塊兒。

『在那邊棚架裏的呢？』

『南部。』

『這邊的呢？』

『秋田。』

這些孩子各自擠在不同的棚架裏。

『在秋田什麼地方？』

一個拖着黃濃鼻涕，跟害紅眼似地眼沿發爛的孩子說了：

『北秋田唄。』

『家裏是種莊稼的麼？』

『是的。』

空氣悶得很，有一股爛水果的酸味。裝着幾十桶鹹貨的倉房就在緊隔壁，因此又夾着一股大便似的臭味。

『往後老子抱你睡覺吧。』漁工哈哈地笑了。

在陰暗的拐角上，一個像是當女苦力的媽媽，穿着工服和長褲，頭上用包袱布包成三角形的正在削蘋果給伏在棚架上的孩子吃，自己吃削成圈形的果皮。她不知在說什麼，又一次次打開孩子身邊的小包袱，再重新網上。這樣有媽媽送行的孩子有七八個。從內地來沒人送行的孩子，不時地向這邊偷望。

一個頭髮和身上都沾着洋灰粉的婦人，從糖果盒裏拿出糖來，分給近旁的孩子，每人兩顆。

『跟咱們健吉一塊兒和和氣氣幹活吧。』她這麼說着，伸出特別粗大、跟樹根一樣的手。

有的在給孩子們抹鼻涕，有的用手巾給孩子擦臉，也有的正在嘰咕地說着什麼。

『你那孩子身體挺棒呀。』

那是母親們的談話。

『嗯，還好。』

『咱這孩子，身子就是不結實，想不讓他去，可是沒有法子……』

『大家都一樣呀。』

兩個漁工把臉從船口退出來，透了一口大氣，馬上心裏陰沉地，默默地從雜工的『窩

洞」回到靠近船頭那邊的自己的梯子形的「窩窩」裏去了。每當錨鍊起落的時候，大家就像給扔在洋灰地上似地彈起來，互相碰撞。

在陰暗中，漁工們跟豬一樣躺着。這地方也正是一個豬圈，發出一股令人作嘔的臭味。

「臭死啦，臭死啦。」

「對啦，咱們這樣跌下去，說不定也會腐臭哩。」

一個腦袋像紅石臼一樣的漁工，把一升瓶的酒全倒在一隻有缺口的飯碗裏，一邊嚼魷魚乾，一邊喝酒。在他旁邊，有一個人正仰躺着身體，一邊咬蘋果，一邊看一本封面破碎的講談●雜誌。

有四個在圍坐着喝酒，另外又擠進一個沒喝够的。

「……哼，想想在海裏要漂四個月，往後這玩意兒可幹不成了……」

一個身體很結實的漁工這麼說着，習慣似的不斷地舔着厚厚的下唇，睜細着眼睛。

「所以，錢荷包就成這樣了。」

他拿着乾癟得像柿餅一樣的薄薄的錢荷包，提到眼前給別人看。

「那窰姐兒身體雖小，玩意兒可幹得不壞！」

「喂，得啦，得啦！」

「出色，出色，談下去。」

對方嘻嘻地笑了。

「瞧人家，真親熱。嗨？」另一個漁工的醉眼恰巧落在對面的棚架下。他用下頰向

對面一指。

一個漁工正在把錢交給老婆。

「瞧，瞧，嗨？」

夫婦倆正把摺皺的鈔票和銀角子攤在一隻小箱子上點數。男的嘴裏潤着鉛筆頭，在一個小本子上記着什麼。

「瞧，哼！」

「咱也有老婆孩子。」剛才談窰姐的那個漁工忽然生氣地說。

相去不遠的棚架裏，有一個青年漁工，因為隔夜醉酒臉上有些青腫，腦門上披着頭髮。

「我早下過決心，再也不上船來了，」他大聲地說。「可是給薦人行拉來拉去，拉得一個錢也沒了——只好又來受幾個月罪。」

一個背衝着這邊，大概是同他一起來的漢子，正在跟他聊着什麼。

艙口伸進來一雙腳，一個扛着老式搭襪的漢子從扶梯上走下來。站在艙板上四處探望了一下，找到個空位子，就爬到棚架上來。

「你好。」他說着，向身邊的人點點頭。他的臉好像給什麼東西染過似的，油光光地發黑。

「讓我跟你們作伴吧。」

後來知道，這人上船以前，曾在夕張煤礦當過七年礦工。最近一次瓦斯爆炸，險些兒送了性命。這樣的事以前也有過好幾次，——經過了這次，却忽然害怕起來離開了礦山。爆炸的時候，他恰巧在那條坑道推軋轆馬[●]。軋轆馬上滿裝煤塊，正推到別人的掌子[●]裏去，忽然感到一剎那間眼前有一百隻鎂光燈一齊開亮，在五百分之一秒的時間

● 廠礦工地中所用的手推車，下有輕便鐵道。

● 每個或每班礦工所担任的開採區。

內，身體好像紙一樣突然飄起來。好多台轆轤馬，受到瓦斯的壓力，比空火柴盒還輕地在眼前飛走了。以後便昏過去了。不知過了多少時候，聽見自己的呻吟聲，醒過來了。

監工和工役，在坑道中打起了火牆，防止爆炸的蔓延。那時候，他清清楚楚聽見牆後邊有礦工在叫救命，這是一種只要聽過一次就會刺進心裏，一輩子也忘不了的聲音，可是要救還來得及。——他馬上跳起身來，發狂地叫喚着，衝進入羣裏去：

「救人呀！救人呀！」（以前他自己也打過火牆，那時他不感覺什麼。）

「混賬，火燒到這裏來，還了得！」

可是救命聲漸漸低下去了！他不知想到了什麼，揮着胳膊，叫嚷着，在坑道裏拚命地跑起來。跌了好幾交，額角碰在坑柱上，滿身都是泥和血。路上又被輕便鐵道的枕木絆了一交，像拋球一樣拋在鐵軌上，重新昏過去了。

青年漁工聽他講了這個故事，就說：

「這兒也差不離呀……」

他那礦工特有的、怕光的、泛黃的、沒有神氣的眼睛，一動不動地盯住了那漁工，不吭氣了。

從秋田、青森、岩手來的「農民漁工」中，有的伸開大腿坐着，把兩手交疊着墊在

屁股下面發呆，有的抱着膝蓋靠在艙柱上瞧大家快活地喝酒，聽大家胡扯。——這些人都是從農村裏給攆出來的。他們黑天白日在地裏幹活，還是不夠吃喝。家裏只留下一個大兒子，——女的上工廠當女工，二兒子三兒子都出外做工，——還是吃不飽飯。好像在鐵鍋裏炒豆子，多餘的人從家鄉給彈出來，流到城市裏去。一心都想『攢點錢』回老家。可是幹了一場活，上一次岸，就像小鳥踩在年糕上，在函館和小樽黏住，掙扎不脫了。這樣，就搞得跟『出生時』一樣一身精光，回不得家鄉。要在沒有立腳點的冰雪的北海道『過年』，就『不得不』以鼻涕紙一樣的代價，把自己的身體賣掉。——他們這樣一次又一次，跟壞脾氣的孩子一樣，到了第二年，又『滿不在乎』（？）地幹同樣的事。

提着點心籃在碼頭上做買賣的女子，賣藥的，還有賣日用品的小販，都下船來了。他們在船艙中間像海島一樣劃出一塊塊的地方，攤開各自的貨物。大夥從四面棚架上下面的床鋪上探出身來，問價錢，說笑話。

『點心好吃麼，好呀，阿姐？』

『啊唷，癢死啦！』碼頭上做買賣的女子着急地嚷着，蹦起身來。『這傢伙，不行啊，擰人家的屁股！』

一個滿口塞着甜心的漢子，瞧見大夥眼睛都向他望，便毫不害羞地哈哈大笑。

「這姑娘多可愛啊！」

從廁所裏出來一個喝醉的漢子，一隻手扶住旁邊的牆壁，好容易才站穩了脚步，走過那女子的身邊，順便在她又紅又黑的胖臉上摸了一把。

「幹麼！」

「不要生氣，姑娘，我攔你睡覺吧。」

這麼說着，向女子做了一個怪樣，大夥都笑了。

「喂，饅頭，饅頭！」

遠遠的拐角那兒，有人大聲叫喚。

「來啦……」清脆的女嗓音應聲回答了，在這地方，這樣的嗓音是很難得的，「要幾個？」

「幾個？要有兩個就成怪物啦——肉饅頭●，肉饅頭！」——立刻引起一陣哄笑。●

說這話的人，是每年冬天在橡膠廠做工的。每到春天沒工做了，就上堪察加去幹活。

這兩種活計全是「季節性勞動」（北海道的勞動都是季節性的）。橡膠廠「開夜工」，工人就得天天熬夜。據說「能夠活上三年」就謝大謝地了。「他的皮膚就跟粗橡膠一樣帶

着死色。

漁工中間，有的當過「豬仔」賣給北海道中部開墾地和建築鐵道的土工隊，有的是吃盡四方的「流浪漢」，有的是有酒萬事足的酒鬼。也有的是被青森一帶好心的村長們挑選出來的「百事不知，木頭人一尊」的地道鄉巴佬。把這些亂七八糟的人物收在一塊，對雇主是很合適的。（函館的工會組織拚命想搞一些人到去堪察加的蟹工船漁工中做工作，同時跟青森、秋田的工會也有聯系——資本家對這個比什麼都害怕。）

穿着上過漿的白色短制服的侍役忙忙碌碌地跑來跑去。向「後艙」的餐廳端去啤酒、水果和玻璃杯。餐廳裏是一羣「公司裏的大人物」、船長、監督，還有在堪察加担任警備的驅逐艦裏的大人，水上警察局的局長，海員工會的「挾皮包的」。

「媽的，真沒見過，就知道大吃大喝。」侍役氣鼓鼓地嘟囔着。

在漁工們的「窖洞」裏，亮着像一朵玫瑰花一樣紅沉沉的電燈。煙霧和人氣把空氣搞得又渾又臭，整個「窖洞」像一口「糞坑」。在劃分着的艙棚上蠕動着的人們就好像

● 女性生殖器的俗稱，諧音。

● 這下面，由譯者刪去原文對話一節。

● 這是御用工會的辦事員。

糞坑裏的蛆。——由漁事監督帶頭，後邊跟着船長、廠代表、雜工長，從艙口下來，走進下艙來。船長老用手絹抹上嘴唇，護理他的兩邊翹起的鬍子。走道上亂扔着蘋果皮、香蕉皮、破爛的水襪子、鞋子、粘着飯粒的木紙●等等，好像一條淤塞的泥溝。監督向這些東西瞥了一眼，就啐了一口口水。——來人們都好像喝過酒，臉色紅紅的。

『給你們講幾句話。』監督的身體跟土工的扛棒一樣結實，一隻腳踩在床架的邊沿上，用牙籤在嘴裏剔着，不時地把留在牙縫裏的東西彈出來，開口說話了。

『有的人也許已經知道，不用多說了。咱們這蟹工船的活兒，不應該光看做公司打錢的買賣，這是國際上一個大問題。是咱們——咱們日本帝國臣民強呢，還是羅宋人強，這是一場戰爭。萬一，萬一，當然這是絕對不會的，萬一咱們打敗了，兩條大腿間盪着卵袋的日本男兒就只能『切腹』●跳堪察加的大海。咱們的個兒雖然矮小，可是決不輸給野蠻的羅宋人。

『還有，咱們在堪察加的漁業，不但蟹肉罐頭跟撒門魚、紅眼魚是世界聞名的，保持着別國比不上的優越地位，而且對於日本人口過剩的問題，糧食不足的問題，也担负着重大的使命。我說這話，也許你們不懂，但這一點得讓你們知道。』一句話，咱們爲了日本帝國的重大使命，要拚着命衝到北海的大浪裏去。正因爲這樣，所以咱們到那裏去，

帝國的軍艦就來保護咱們。……如果有人想學現在流行的羅宋人的辦法，煽動大家幹無法無天的事，這種人，一點不錯，正是出賣日本帝國的賣國賊。當然這樣的事是不會有的，但你們要好好記住……」

監督酒氣醺醺地，連連打着飽呃。

那位喝醉了的驅逐艦的大人，像裝着銅絲彈簧的洋娃娃一樣，邁着歪斜的步子，走下吊梯，到停在船邊的汽划子裏去。水兵們前簇後擁地抱着這位跟裝滿石塊的麻袋一樣的艦長，險些兒抱不住了。艦長揮着手，舞着腳，嘴裏亂叫亂嚷。水兵們的臉上，好幾次被濺上了口沫。

「表面上說得那麼冠冕堂皇，實際上就是這副神氣。」

把艦長送上了汽划子，一個人從吊梯上解下纜索，回頭瞅着艦長那邊，嘴裏低聲說：

「幹掉這個傢伙！」

● 日本人把木頭鉋成柔軟的薄片，用以包捲食物。

● 日本人的一種自殺方法，用刀子割破肚子。

兩個漁工嘔了一口氣，……齊聲笑起來了。

二

在船的右邊，一片灰色的海霧中，遠遠地，望見祝津的燈塔每一迴轉所發出的利亮的燈光。當燈光轉向別方面的時候，一道神祕的、又長又遠的銀白色的光芒就伸到幾海里以外去了。

船過留洋面，天空下起濛濛的細雨來。漁工和雜工們不得不時常交着蠟燭一樣，蠟曲的手搵進懷裏，或是把兩手拱成圓形，送到嘴邊呵一會氣，然後繼續幹活。——豆豉色的雨絲不斷地落進同樣顏色的渾濁的海水裏。開進稚內的時候，雨點大起來了，遼闊的海洋像一面飄拂的旗子，波動得又細又急。——風吹到桅桿上，發出不吉利的聲音。船身上不知什麼地方，好像鬆了鋸釘，不斷地發出咕咕聲。開進宗谷海峽的時候，這條將近三千噸的輪船，像打呃似的一下一下震動起來。船身一下子浮到半空，好像有一個大力士把它突然提起來，——忽然又沉到原來的位罝。每次沉下去，船上的人好像乘着電梯往下落，感覺到忍不住小便似的癢呵呵地難受。雜工們都暈船了，臉色萎黃，鼓出兩顆眼珠，噁噁地嘔吐。

被浪沫濺模糊了的圓形的舷窗中，望見樺太島●上積雪的連山的動盪不定的硬線條。可是一會兒，一座阿爾卑斯冰山般的巨浪向玻璃外面湧來，又把這山影淹沒了。海面遠遠現出一條陰森的山谷，漸漸移過來，重重地碰在窗上，碰碎了，嘩啦啦！……散成泡沫。然後，擦過窗子，像走馬燈似地向船後邊流去。輪船像孩子般搖晃着身體，發出從棚架上落下東西的聲音，格的一下，什麼東西被折斷的響聲，和浪頭濺到船肚上的咕咚聲。——這中間，機器房裏的機器，通過各種器具，帶着微微的震動，直接地軋、軋……地響着。輪船不時地掀到浪頂上，推進機打着空轉，輪翼子在水面拍打。風越颯越猛，兩條桅桿彎得像釣魚竿一樣，發出嗚嗚的哭聲。浪頭像暴徒一般從輪船的這一邊湧上來，又從另一邊流出去，跟跨過一條扛棒一樣容易。在這一剎那間，海水流出去的地方就成一幅急瀉的瀑布。

有時候，輪船像孩子的玩具船一樣橫攔在越來越大浪山的可怕的斜坡上，立刻又跟倒下去似的，嘟嘟嘟落到山谷底裏，好像馬上就要沉沒了！可是谷底立刻又另外騰起一個浪頭來，蓬的一聲，撞到船肚上。

輪船開進鄂霍茨克海，海水的顏色顯得更灰了。寒氣一陣陣從衣服裏刺進來，幹活的雜工們都凍紫了嘴唇。天氣越冷，鹽似的乾硬的雪粒越是呼呼地吹。這種雪粒像玻璃的碎屑，刺痛爬在甲板上幹活的雜工和漁工的手臉。浪頭衝過甲板，立刻結成冰，甲板上變得又溜又滑。大家從甲板的這頭到那頭拉上繩子，每個人得跟孩子的尿布那樣吊在繩子上幹活。——監督拿着打撒門魚的木棍子，到處大聲叫罵。

從函館同時出發的別的蟹工船，不知什麼時候各自分散了。可是輪船突然撤到阿爾卑斯山峯頂的時候，開或也遠遠望見兩條搖搖晃晃的桅樑，像落水的人舉起的胳膊一般。煤煙像煙捲上的煙霧在水面上飄飄吹散。……浪聲和叫嚷聲中，好像隱約聽到那條輪船在一次次拉回聲。可是過了這一剎那，這條船又咕咕地像喝水一般，落到浪谷裏去了。

蟹工船上裝着八條川崎船。船員和漁工爲的把這些船緊緊拴住，不讓它們給一條條鯊魚張着白牙齒一樣的浪頭捲去，不得不『輕易』賭出性命。『你們一兩條性命算什麼，丟掉一條川崎船可了不起啊。』——監督居然用日本話說出這樣的話。

堪察加的海好像正在等待他們，說一聲『來得好』，便張開大嘴，像一頭餓透的獅子一樣撲過來了。輪船似乎比兔子還柔弱。滿空的雪片，順着風勢亂舞，像扯起一面大

白旗。天快黑了，可是海上的風雨還沒有停歇的樣子。

幹完了活，大家挨個兒走進『糞坑』裏，手脚凍得跟蘿蔔一般，長在身上毫無感覺。大家跟蠶似的爬進自己的床上，誰也不吭一聲，抓住鐵柱子，頹然地躺倒。船身暴躁地蹦蹦跳着，像一匹馬在趕走背上的馬蠅。漁工們茫無目標的視線，望着薰黃了的白漆天花板，望望幾乎沒在海水裏的藍黑色的圓窗……其中也有木然地半張着嘴。誰也沒想什麼。一種模糊的不安的感覺使大家沉悶着。

有一個漁工臉衝着天，就着瓶子喝威士忌。在昏黃色的模糊的電燈光中，露出玻璃的反光——威士忌的空瓶子從床架向走道使勁地扔出去，骨碌碌轉着。瓶上閃爍着兩三道光。大家轉過頭去看瓶子。——拐角上有人在生氣地說話。船外的風雨聲，使這說話的聲音像夢囈一樣。

『離開日本了。』有人用胳膊肘擦着圓窗說。

『糞坑』裏的火爐只是幽幽地燃着。『活』人被當做撒門魚和紅眼魚，丟進『冷氣倉』裏。大家都索索地哆嗦。用帆布蓋着的艙口上，潑過大陣的呼嘯的海浪。每潑過一

個浪頭，跟大鼓內壁一樣的『養坑』的鐵板牆上就發出可怕的反響。在漁工們睡着的緊橫頭，常常蓬的一下，像一個大漢把肩膀狠狠地撞過來。——現在，輪船正像一條臨死的巨鯨，在驚濤駭浪中苦悶地掙扎。

「吃飯啦！」炊事夫從門口探出上半身，兩手圍着嘴叫喊。「今天颶風沒有湯。」

「什麼菜？」

「臭鹹魚！」說話的臉打皺了。

各人慢吞吞爬起身來，吃起飯來，大家呼嚕呼嚕的，都熱心得跟牢裏的犯人一樣。

鹹魚盆放在兩條伸開的大腿間，一邊吹着熱氣，一邊把熱飯送進嘴裏，在舌頭上攪拌着。「第一次」把熱東西送到鼻子跟前，鼻涕水不斷地淌出來，險些兒落到飯碗裏。

正在吃飯，監督進來了。

「別跟叫化子一樣狼吞虎嚥吧，這樣幹不出活的日子，還放得開肚子吃飯麼？」

他瞪着眼睛向床架上下望了一望，把左肩膀向前一晃，走出去了。

「這傢伙，他有什麼權利說這種話？」一個由於暈船和勞動過度，驟然瘦起來的學生出身的漁工不平地說了。

「淺川淺川，是蟹工船的淺，還是淺的蟹工船？」

『天皇陛下高高在雲端，跟我們沒有關係，可是這淺，就不那麼簡單了。』
別的一邊有人說了：

『別那麼小器，一兩碗飯算什麼，老子揍你！』是唧噥着嘴發出來的聲音。

『好傢伙，你把這話當着淺去說，就算英雄了！』

大家沒奈何，心裏還在生氣，臉上却笑起來了。

已經過了大半夜，監督披着雨衣到雜工們睡覺的地方來了。船震動得厲害，他一手抓着床架的柱子保住身體的平衡，一手拿着提燈，在雜工中間一邊照着一邊走過去。把倒在枕上的南瓜樣的腦袋隨意地翻過來，用提燈照着瞧。這些人睡得跟死了一樣，即使踩了他們，也不會醒過來的。全部照完以後，他站定了唾一唾嘴。——好像沒了辦法。可是，馬上又向後邊的伙房走過去了。扇形的發青的提燈光每搖晃一下，在一部分雜亂的床架上，長統橡膠靴上，掛在柱子上的破衣和工服上，和一部分行李包上，就閃過一
亮一暗的光波。——光線在他的腳邊顫動着，一眨眼又溜掉了，最後，在伙房的門上照上一塊幻燈片一樣的圓光。——第二天早晨，大家知道有一個雜工失蹤了。

大家想起頭一天『劇烈的勞動』，認為『一定是被浪頭捲到海裏去了』。心裏就覺得難受。可是雜工們一早就被趕出去幹活，對這件事來不及互相談論。

『這樣冷的水，誰高興下去呀！一定是躲起來了，媽的，找出來，揍死他！』
監督像弄玩具一樣轉動着棍子，滿船找。

海上的風雨已經過了頂點，可是輪船衝進面前掀起的大浪裏，浪頭跨過外甲板，還是跟跨進自己的院子一樣便當。經過一天一晚的苦鬥，好似遍身都負了傷，船身的什麼地方發出一種癩子走道似的聲音，向前推進着。在伸手可探的上空，輕煙似的浮雲碰在桅桿上，斜斜地飛掠過去。陰涼的雨點還沒有停。四周一掀起洶湧的浪頭，就清楚地望見打進海裏的雨點。比跑進原始森林中遇上大雨更加難受。

麻的纜索都硬幫幫地凍住了，抓在手裏跟抓着鐵管一樣。學生出身的那個漁工留意着腳底的滑溜，抓住繩子走過甲板，正跟從扶梯上兩級一步奔上來的侍役打了照面。

『喂！』侍役把他拉到避風的犄角上。『告訴你一件有趣的事情。』說着，就講起來了。

——今天天亮前兩點鐘模樣。浪頭一陣一陣一直捲到上甲板，嘩啦啦，嘩，像瀑布一樣流着。浪頭在黑夜中露出白牙齒，時時發出青白的光芒。因為風雨，大家都沒睡覺。正在這個時候，無線電報員慌慌張張地跑進船長室來。

『船長，不好了，S·O·S——』

「S·O·S？——哪條船？」

「是秩父丸，同咱們的船並行的。」

「那是一條爛船！」淺川還穿着雨衣，張開兩腿坐在椅角上的椅子裏。他抖動着一隻腳上的靴尖，滿不在乎地笑了。

「當然，每條都是爛船呀。」

「一刻也不能緩呀。」

「囉，這可不得了。」

船長來不及披外衣，正要打開門到舵樓裏去。可是門還沒打開，淺川一把抓住船長的右肩。

「你去繞道兒，是誰發的命令？」

誰發的命令？不是「船長」麼？——可是船長一下子楞住了，跟一條扛棒一樣。但他立刻恢復了自己的立場：

「我是船長。」

「你是船長——啊？」監督跨開兩腿，擋住船長的去路，壓低着嗓子，用極端侮辱的腔調說。「噫，這是誰的船？是公司出錢雇來的。只有公司代表須田先生跟我能說話。你當船長有什麼了不起，還不值一張廁所裏的手紙呢。明白了沒有。——你要多管閒事，一個禮拜就叫你滾蛋，不是說着玩的，你敢就悞一天路程！而且秩父丸保了很高的險，一條爛船，沉掉了反而有利。」

侍役認爲「馬上」就要大吵了，事情決不能這樣就了。可是（！）船長好像嗓子裏塞了棉花，呆呆地站着不動。侍役從沒有見過這樣的船長。船長的話不發生效力。天底下哪有那樣的事！可是，終於有那樣的事。——侍役就是想不通。

「你要講人道，還能跟外國打仗？」監督狠狠地歪着嘴吐了一口口水。

無線電報房裏收報機不斷地響着，時時爆出青白色的火花。反正得了解一下情況，大家都上電報房去了。

「瞧，打得這樣急——越打越急了。」

電報員回過頭來對正在背後注視着的船長和監督說。他們的眼睛緊緊追隨着電報員的手指，只見它很靈活地按着各種開關和電鈕，這邊那邊地動着。不禁感到渾身的緊張，連氣也沒有透一口。

每次輪船震動一下，跟一個瘡似的裝在壁上的電燈就暗一下亮一下。隔着鐵門可以聽到潑在船肚上的浪聲，和不斷地響着的不吉利的汽笛聲。汽笛聲跟着風勢，一會兒很遠，一會兒又好像近在頭頂。

唧唧！唧唧！唧唧！——唧，收報機帶着長長的尾音，爆散着雪花。突然，聲音停止了。在這一剎那間，每個人的心裏都受了一下打擊。電報員慌忙擰動開關，連連地搖着機器，可是，沒有聲音。已經沒有電報發來了。

電報員扭一扭身體，把迴旋椅轉過來。

『沉沒了！……』

從頭上摘下耳機，輕聲地說：『全船四百二十五人，已臨絕境，無得救之望。S·O·S·S·O·S，連續了兩三次，就斷電了。』

船長聽了這個報告，把手指掏進領圈裏，悶悶地搖一搖頭，把脖子伸了一下；用茫然無神的目光向四周不安地掃了一眼；又摸了一下領結，就轉身走到門外去了。……船長的這個樣子叫人見了實在難受。

……
學生出身的漁工完全被這個故事吸引住了，他說：『噯，有這樣的事。』——沉鬱地

回過頭去望海。海上還在翻騰着巨浪。一會兒水平線好像就在船底下，不到兩三分鐘，又好像從山溝裏仰望狹窄的天空一般，沉到海底裏去了。

「真沉沒了麼！」心裏光惦着這件事，不覺自言自語起來。——想到自己也是在一條爛船上。

——所有的蟹工船全是爛船。工人們死在北鄂霍茨克海這樣的事，丸之內的老闆們是不放在心上的。資本主義追求利潤追到了絕路，利率低落，遊資擁塞，就「名符其實」地什麼事都幹得出來，無論什麼地方，都會發瘋似地殺出一條血路。因此，這種一條船可以撈到幾十萬的蟹工船買賣，當然對他們是極有興趣的。

蟹工船是一種「工船」（工廠船），不是航船，因此不適用航海法。破破爛爛的跟「害梅毒」一樣的輪船，停泊了二十來年，除了沉沒之外別無用處，却不害臊地大大打扮一番，就開到函館來了。在日俄戰爭中的醫院船和運糧船，早已「光榮」地成了癩子，跟魚肚腸一樣被扔掉，也像鬼影似地出現了。——蒸汽強烈一點，管子就會破裂冒汽，被俄羅斯的監視船一追，加快了速度（這樣的事是常常有的），整個船身就吱吱發響，跟害中風病一樣身體直哆嗦，好像馬上就會一片片地散開來。

可是，這都沒有關係，這是一切都應該爲日本帝國起來効力的時候呀。——而且，

蟹工船完全是一個『工廠』，却又不受工廠法的限制，天下再沒有比這個更方便的事情了。

調皮的老闆說這種買賣是『爲日本帝國』，可是意想不到的金錢却大把大把地裝進口袋裏。老闆坐在汽車裏想，爲了保障這種好買賣，應該親自出馬去當『議員』。——大概正在同一時候，一分鐘也不差，秩父丸上的工人們，在相去幾千公里的北海上，面對着碎玻璃一樣尖利的風浪，和死亡戰鬥着。

……學生出身的漁工走下扶梯到『糞坑』裏去，心裏想：

『這可不是別人的事情呀。』

走下了『糞坑』的扶梯，在正面的牆上瞧見一張別字連篇的佈告，用飯粒代替漿子，貼在那兒：

如有人找到雜工宮口，賞蝙蝠兩包，手巾一條。

淺川監督

蕭蕭的細雨下個不停，迷濛在雨霧中的堪察加的海岸線像一條滑溜的鱘魚似地伸展着。

博光丸在離岸四海里的地方下了錨，因為離海岸線三海里以內的洋面是俄羅斯的領海，『按照規定』是不能開進去的。

漁網都收拾好了，做好了各種準備，隨時都可以動手捕蟹。堪察加在南滿嶺左右天就放亮了，雜工們穿好了衣服，腳上套着直到大腿的高統橡膠靴，爬進木板箱裏，在打瞌睡。

受了薦入行的欺騙，被送到船上來的東京學生出身的漁工，嘴裏嘟囔着：『真豈有此理呀。』

『說得倒好聽，可以單獨睡覺！』

『沒說錯呀，這就是單獨睡，打瞌睡。』

這種學生一共有十七八個。當時說定預借六十塊錢，扣去火車票、宿舍錢、籠子、被頭，還有介紹費，結果上船的時候，每個人身邊只剩下七八塊錢。當他們開始問白的

時候，比握在手裏的鈔票突然變成枯葉還吃驚。——開始，他們彷彿是被紅臉鬼青臉鬼包圍起來的亡魂，在漁工們中間結成了自己的一團。

從函館開船後大概第四天起，因為每天吃的是粗米飯和永遠同樣的湯，學生們的身體就不舒服起來了。爬上床裏，大家豎起膝頭，互相一次次地用指頭按小腿，每次看小腿上的肉按下去有窪沒有窪，他們的心情就跟着忽好忽壞。再用手摸摸小腿，有兩三個人覺得好像觸了輕微的電流，有些麻木。把兩腿掛在床沿，用手掌敲膝蓋，看腳會不會蹦起來。更壞的是四五天不通『大便』了。一個學生到醫生那裏去要通便的藥，回來的時候，氣得臉都發青了。——『醫生說，他們沒有這種高貴的藥。』

『哼，這就是船醫呀。』旁邊一個老漁工聽了這話，說了。

『哪裏的醫生都一樣，咱們礦裏的醫生也是這樣的。』煤礦裏來的那個漁工說了。當大家躺下的時候，監督進來了：

『大家睡着了麼？——我告訴你們一個消息，剛收到無線電報，秩父丸沉沒了，死了多少人，還不知道詳細。』歪着嘴唇，呸的吐了一口口水，這是他的習慣。

學生立刻想起侍役給他講的話。他想：親手害死了四五百個工人的性命，居然還裝着沒事的臉，這種傢伙，把他扔在海洋裏還不够。大家一個個抬起頭來，馬上關閉閉地

談論開了。淺川說了這幾句話，把左肩向前一搖，走出去了。

那個失蹤的雜工，兩天前從鍋爐旁邊爬出來被人捉住了。他躲了兩天，可是肚子餓急了，又爬出來。捉住他的是一個已過中年的漁工。青年漁工們生氣得很，說要揍這個漁工。

「討厭的傢伙，你是不抽煙捲的，也知道煙捲的滋味麼？」拿到兩包蝙蝠牌煙的漁工津津有味地抽着。

那雜工被監督剝去衣服，光剩一件襯衫，闖進兩間廁所中的一間，在門上下了鎖。開頭，聽到隔壁哭叫的聲音實在不好受，大家害怕上廁所去。到第二天，聲音嘶啞了，只有唏唏的哭聲，隔一個時候，才聽到一聲叫喚。這天傍晚，漁工們幹完活，心裏惦記他，馬上跑到廁所裏去，已聽不見裏面打門的聲音了。外邊敲門探問，也沒有回應。——晚上，撲倒在廁所裏，一隻手托着坑板，腦袋倒在手紙箱裏的宮口，被人抬出來了。嘴唇好像塗了藍墨水，樣子跟死了的一樣。

早晨很冷，天雖然亮了，時候還只有三點。漁工們把蜷曲的手揣在懷裏，駝着背，起來了。監督到雜工、漁工、水手、火夫的船艙裏來巡邏，不管感冒的，害病的，全攆出去幹活。

雖然沒有風，可是在甲板上幹活，手指頭腳趾頭就跟木鏈一般失掉知覺。雜工長大聲怒罵着，把十四五個雜工趕進工房裏去。他手裏的竹鞭頭上結着皮條，可以隔着機器架子，從對面毆打那些在工房裏不好好幹活的人。

『宮口昨天晚上剛抬出來，連話還不會說，今天早上就一定要他幹活，剛才還用腳踢他呀。』

一個跟學生相好的身體很弱的雜工，一邊留心着雜工長的臉，一邊把這件事告訴學生。『看看實在不會動了，後來，似乎也只好算了。』

這時候，監督連推帶搯地趕來了一個渾身發抖的雜工。這雜工因為淋着冷雨幹活，害了感冒，肋膜有了毛病，就是天氣不冷的時候，身體也總在發抖。眉心上打着皺結，不像一個孩子，沒有血色的薄嘴唇異樣地歪着，目光中充滿了憎恨。因為熬不住寒冷，他躲在鍋爐間裏偷懶，被發見了。

漁工們正用吊車放下川崎船，準備下海捕蟹。他們默默地瞅着監督和發抖的雜工。一個四十來歲的漁工，扭過臉去，彷彿不忍心看，敢怒不敢言地把腦袋慢慢搖了幾下。

『花了大錢雇他來，不是叫他來害感冒，來睡懶覺的。——混蛋，不干你的事，瞧什麼！』

監督用棍子敲着甲板。

「就是在監獄裏，也沒見過比這裏更壞的！」

「這樣的事，回到內地去說給人家聽，說破了嘴也沒有人會相信。」

「對，——天下真有這樣的事！」

蒸汽發動的吊車嘎嘎地轉動起來。川崎船吊在半空裏搖晃着，一齊開始下海了。水手、火夫也被撞出來了。他們在甲板上怕滑溜，小心地跑來跑去。監督站在他們中間監視着，像一隻瞪起紅冠的雄雞。

活兒告一個段落的時候，學生出身的在貨包後面坐下來避風，礦山來的漁工把兩手拱在嘴邊，呵呵地哈着氣，從犄角上悄悄溜過來。

「簡直是賣命麼！」這是從心裏發出來的真實的感覺，不由地觸動了學生的心。「還是跟煤礦裏沒兩樣。不豁出一條命，就沒法子吃飯。——瓦斯嚇人，海浪也嚇人。」

過了正午，天色有點變化了。洋面上張起一層薄霧，——顏色很淡，也許不是霧——彷彿用手指撮起攤開的包袱布，掀起無數三角形的波浪。風吹響着桅桿，急急地颯過去。蓋貨包的帆布的垂在地面的布邊，拍拍地打着甲板。

「兔子跳起來囉——兔子！」有人大聲嚷着，跑到有舷的甲板上。這嚷聲被正風

吹散，聽起來好像是沒有意思的亂嚷。

洋面上三角波的頂上飛着白沫，彷彿無數的兔子在大平原上飛奔。——颶風的前兆。海底的潮流突然很快地流過來。船身開始打側，剛才在右邊望見忽然到左邊去了。——留在船上幹活的漁工和水手，心裏慌張起來。

報警的汽笛立刻在頭上響起來，大家站住抬頭向上望。大概因為正站在望見煙囪斜向後面，特別粗大，像水桶一樣，在一晃一晃地搖動。從煙囪半帽子似的汽笛裏發出來的叫聲，在狂風中聽去特別悲壯。——遠離本船出發船，得靠着這個不斷叫着的汽笛，衝過風雨回來。

漁工和水手們擠在陰暗的機器房的扶梯口亂嚷嚷。每次船身傾斜着，——就閃進一道薄光。漁工們的各色各樣的興奮的臉，一下子顯出來，一下子暗處了。

「怎麼啦？」礦工擠到人堆裏來。

「揍死淺川這個混蛋！」人羣中騰起了殺氣。

原來今天早晨，監督已經接到離本船十海里洋面上停泊的××丸打來電報，電報上還特地說：要是川崎船已經出發，趕快叫回來。那時候，他說：

事，也值得大驚小怪，那還特地上堪察加來幹麼。」

電報員洩露了淺川當時的話。

第一個聽到這話的漁工，把電報員當做淺川，劈面就罵：「你想過沒有，這是人命

呀！」

「人命？」

「對。」

「可是淺川並沒有把你們當人呀。」

漁工還想說什麼，可是結巴起來了。他氣得滿臉通紅，跑到人堆那邊去了。

大家呆呆地站着，陰沉的臉上現出了無疑是從心底裏發出來的興奮。一個父親乘川崎船出發的漁工，在灘工們聚集着的人堆外邊發楞。汽笛不斷地響。漁工們聽着頭頂上的汽笛聲，心裏一陣陣發痛。

快近傍晚的時候，聽見船橋上有人大聲叫嚷。在下艙的人兩腳併做一步從扶梯跑上來。——有兩條川崎船，用纜索連結在一起，開回來了。

川崎船靠近了，可是大浪好像把川崎船跟本船分放在蹺蹺板的兩頭，彼此一高一低地猛烈搖盪。浪頭一陣又一陣湧在小船和大船之間，把船身搖晃得很厲害。明天這些船到

了眼前，就是靠不到一起。——叫人看着又急又恨。纜索從甲板上扔下去，沒有中，只白白濺起一陣水沫，落到海裏，像一條海蛇。人們把纜索拉起來，重新扔下去，這樣扔了好幾次。大船上大家齊聲叫嚷，可是小船上沒有回答。漁工們的臉緊張得像石頭一般一動不動，眼睛呆呆地瞪着，好像瞧見了什麼。——這種慘不忍睹的情景，深深地印進漁工們的心頭。

纜索又扔下去了。開始是螺旋形地——接着像一條鱧魚似地伸下頭去，斜斜地打在伸出雙手來抓纜索的漁工的脖子上。大家叫一聲『啊喲』！那漁工一下子就倒下去了。可是，終於把纜索抓住了！——結實地綑上了小船，滴着水點，拉成一條直線。在大船上望着的漁工，不覺大大地鬆了一口氣。

汽笛不斷地叫，順着風勢，一會兒高，一會兒遠。到了傍晚，除了兩條之外，全部川崎船都回來了。川崎船上的每個漁工一跨上大船的甲板，都昏過去了。有一條因為滿船進了水，只好投進鐵籠讓它沉沒，船上的漁工移到別的船上回來。還有一條，連漁工一起失蹤了。

監督非常生氣，幾次走下漁工的艙房裏來，又走上去。大家用恨不得把他燒死的仇恨的眼光，一次一次默默地送他的背影。

第二天，大船移動了，一邊搜索川崎船，一邊追逐蟹羣。因為「五六條人命沒有關係，可是捨不得一條川崎船」。

從早晨起，機器房忙碌起來。起鐵錨的震動，把背靠着錨房的漁工們像炒豆子似地蹦起來，艙室的鐵板都已經腐蝕。一震動就落下碎屑來。——博光丸開到北緯五十一度五分的洋面拋下了錨。搜索第一號川崎船。流動的冰凌時時在搖盪的波浪中露出頭來，跟雪的一樣，有時從這兒，那兒，流到岸時冰凌離船不到幾呎的一大片，冒出浪花來，眼見得把輪船困在核心了。冰上冒出一片水蒸汽，彷彿被吹風機吹着一樣。襲來一股一寒氣。船身的各部分突然吱吱地發響，被海水漲濕的甲板和船欄都凍了冰。船肚上，結滿了亮晶晶的霜花，彷彿撲了白粉。水手和漁工掩着兩額，跑過甲板。船向前突進，身後留下長長的水痕，像一條平原上的大路。

川崎船——直沒有找到。

將近九點鐘的時候，在船橋上望見前面飄着一條川崎船。監督知道了這事，在甲板上跑着，很高興地說：「媽的，好容易找到了。媽的！」立刻把摩托船放下去。可是，這不是那條要搜索的第一號川崎船。它比第一號新得多，打着30的號碼，還帶着一個明

明是×××丸的鐵浮標。看來是×××丸移動的時候，爲了便於找到原來的位置，特地留下的。

淺川用手指頭咚咚地敲着川崎船的船身。

「這傢伙挺不錯呀。」他嘻嘻地笑了。「把它拉上來。」

把36號川崎船用吊車拉到博光丸的船橋上。川崎船在空中搖晃着，水點滴到甲板上。淺川發了一票大洋財。監督大模大樣地望着吊起來的川崎船，自言自語地說：

「一票大洋財！一票大洋財！」

漁工們一邊收拾漁網，一邊瞅着監督：「瞧這隻偷食貓，讓鍊子斷下來，打碎這混蛋腦袋。」

監督用尖利的目光俯視每個正在幹活的漁工，從他們身邊走過，然後，急忙粗聲大氣地呼喚木匠。

木匠從另一邊的艙口探出頭來。

「什麼事？」

監督喚錯了方向，回過頭來，怒沖沖地說：「什麼？——混蛋，把號碼刨去，鉋子，鉋子。」

木匠還不知道是什麼一回事。

『蠢貨，來啊！』

矮小的木匠腰裏插着鋸子，手裏拿着鉋子，跟在肩膀寬闊的監督的身後，像癩子似地跨着小心翼翼的步子走過甲板。——川崎船第36號的「3」字用鉋子刨去，變成「第6號川崎船」了。

「這就行啦，這就行啦。囉，瞧這樣子！」監督把嘴歪成三角形，伸起身子呵呵地笑了。

船再往北開，看來也沒有找到川崎船的希望了。因此拖起第36號川崎船而停泊的輪船就慢慢轉了一個大圈子，準備回原來的位置。天開晴了，澄清得像用水洗過一樣。堪察加的連峯發出晶瑩的光輝，像明信片上的瑞士羣山。

失蹤的川崎船沒有回來，漁工們從失蹤的漁工留下來的水坑似的空艙位上收拾他們的行李，找他們家屬的地址，準備萬一絕望時可以替他們料理後事。這不是令人愉快的事，漁工們好像被人瞧見自己的傷一樣感到難受。在留下的行李中找出了封皮上寫着同姓女名●收件人的小包和信件，那是準備有運輸船來的時候捎回去的。在其中一人的行

李中找出了一封信，是用舌頭潤着鉛筆寫的，夾雜着草體字母和正體字母。這封信，在漁工們粗糙的手裏傳遞着。他們跟揀豆子一樣一個字一個字熱心地唸完之後，像見到了不忍看的東西似地搖一搖頭，遞給第二個人看去。——這是孩子寫來的信。

一個身體魁梧，在北海道內地幹過各色各樣行業的漢子，吸了一下鼻涕水，從信上抬起臉來，用沙啞的低音說：『都是淺川的緣故，要是真的死了，就得給爸爸報仇啊。』

『只消一個人就能把這傢伙推到海裏去。』一個年輕的，肩頭聳起的漁工，嗓音更低地說。

『唉，瞧了這封信真難受，叫人回想起往事來了。』

『唉，』第一個說話的又說。『咱們這麼糊塗下去，遲早也得被這傢伙治死，可不是別人的事情呀。』

一個跪坐在犄角上，咬着大拇指的指甲，眨着上眼，聽大家說話的漢子，這時候嗯、嗯地點着頭說：『一切包在我身上，到時候，只消一推我就把他推到海裏去。』

大家不言語，——雖然不言語，却透了一口大氣。

博光丸回到原來的位置上，過了三天，突然（！）那條失蹤的川崎船興高采烈地回來了。

他們從船長室回到「糞坑」裏，馬上被大家包圍起來。

——原來他們在「暴風雨」中完全失掉了駕駛的力量，就跟被人抓住了後領的孩子一樣，毫無辦法了。他們離本船最遠，而且遇到頂頭風，大家都準備死了。漁工是「習慣了」在隨便什麼時候「動不動」就準備死的。

可是（！）一個千載難逢的遭遇，第二天早晨，川崎船灌進了半船水，飄上堪察加的海岸。大家被附近的俄羅斯人救起了。

那俄羅斯人一家四口。對於渴望着有女人有孩子的家庭生活的他們，在那裏感到一種說不出來的魔力。而且那人家很親切，照顧他們很周到。不過，開頭的時候，大家碰見那些言語不通、頭髮眼睛顏色不同的外國人，心裏還是有些驚扯。

可是，馬上就明白了：怎麼，還不是跟咱們一樣的人麼！

村裏人知道有遭難船，很多人都來了。這裏是離日本漁區很遠的地方。

他們在那裏住了兩天，把身體養好，就回來了。「實在不願意回來」。誰願意回到

這種地獄裏來呢！可是，他們的話還沒有完。這裏頭還藏着一個有趣的故事。

就在回來那天，他們正圍着爐子，一邊整行裝一邊談話，那時進來了四五個俄羅斯人。——中間還夾着一個中國人。——一個大臉龐、長着很多短短的紅毛鬍子、有點駝背的漢子，忽然大聲地指手劃腳地講起來。船頭●連忙對他做手勢，表示自己不懂俄國話。俄羅斯人講完了一句，旁邊望着他說話的那個中國人就用日本話翻譯。這是顛倒凌亂的日本話，一個字、一個字，像喝醉酒的人說出來的一樣，斷斷續續，倒來倒去，反而把聽的人頭腦弄糊塗了。

「你們，錢，一定沒有吧。」

「對。」

「你們，是窮人。」

「對。」

「這樣，你們，就是無產階級。——懂麼？」

「嗯。」

● 每條川崎船上，有一個船頭，是管理漁工的。

俄羅斯人笑着，在旁邊走來走去，有時候停步看着他們。

「有錢人，把你們，這個（他學着扼住脖子的樣子）。錢，漸漸多起來啦（他用兩手比擬大肚子的樣子）。你們，怎麼也搞不過他，變成窮人了。——懂麼？——日本國，不行。幹活的人，這個（他蹙着臉，學着病人的樣子）。不幹活的人，這個，嗨嗨（他學着大模大樣走路的神氣）。」

這些話引起了青年漁工的興致。說着：「對呀，對呀！」笑起來了。

「幹活的人，這個。不幹活的人，這個（他重複着剛才的動作）。這個不行。幹活的人，這個（現在，他反過來做挺胸突肚的姿勢）。不幹活的人，這個（他學着老年乞丐的樣子）。這個就好。——懂麼？俄羅斯，就是這樣的國家。只有幹活的，幹活的，這個（學着挺神氣的樣子）。俄羅斯，沒有不幹活的人，沒有壞蛋，沒有扼人脖子的人。懂麼？俄羅斯並不是一個可怕的國家。那些人，那些人到處造謠。」

他們茫然地想：這就是「可怕的赤化」麼？如果這就是「赤化」，那也是很有「道理」的呀；就被這些話有力地吸引住了。

「懂，對的，懂！」

兩三個俄羅斯人自己嘰嘰咕咕地談開了。中國人聽了他們的話，又斷斷續續地，用

日本話一個字一個字地說了：

「有的人，不幹活，發財。無產階級，永遠，這個（學着扼脖子的樣子）——這個，不行！無產階級，你們，一個人，兩個人，三個人……一百個人，一千個人，五萬個人，十萬個人。大家，大家，這個（學着孩子們手拉手的樣子）。強大起來了，靠得住（他拍拍胳膊）。不會失敗，不管對誰。懂麼？」

「嗯，嗯。」

「不幹活的人，逃啦（學着逃跑的樣子）。靠得住，真的。幹活的人，無產階級，威風啦（他學着昂頭闊步的樣子）。無產階級，頂頂大。——沒有無產階級，大家，沒有麵包。大家餓死。——懂麼？」

「嗯，嗯。」

「日本，還，還不行。幹活的人，這個（他學着彎腰屈背的樣子）。不幹活的人，這個（他學着威風地把人打倒的樣子）。這個，都不行！——幹活的人，這個（他學着狠狠站起來，昂然撲過去，把對方打倒，踩在腳底下的樣子）。不幹活的人，這個（學着逃跑的樣子）。——日本，只有幹活的人，好國家。——無產階級的國家！懂麼？」

『噫、噫、懂！』

俄羅斯人發出怪聲，踏着跳舞似的步子。

『日本，幹活的人，幹呀（他站起來，學着揮刀的樣子）。快活呀，俄羅斯，大家都快活呀，萬歲。——你們，回船上去。你們的船，不幹活的人，這個（學着很威風的樣子）。你們，無產階級，這個，幹呀（學着打拳的樣子）——以後又學着胳膊挽胳膊，向前衝去的樣子）。靠得住，勝利！——懂麼？』

『懂呀！』青年漁工不由地興奮起來，突然抓住了中國人的手，『幹，一定幹！』船頭想：這就是『赤化』，是叫人幹恐怖的事情。這個——俄國人就用這個手段騙日本人。

俄羅斯人講完話，又大聲地嚷着什麼，使勁握他們的手，擁抱他們，把硬毛鬚子的臉擦他們的臉。日本人發窘了，拚命把脖子往後仰，不知道怎樣才好……

大家眼睛不時地望望『糞坑』的進口，連連催他們說下去。他們又講了親眼見到的俄國人的各種事情。這些話，彷彿吸水紙吸墨水，吸進大家的心頭。

『喂，談够了吧。』

船頭見大家聽得那麼出神，拍了一下正在使勁談着的青年漁工的肩頭。

四

暮靄籠罩下來了。輪船的甲板上，一套嚴格刻板地裝配着的通風管、煙囪、吊車的架子、掛起來的川崎船、船欄杆等等顯出朦朧的輪廓，看起來從沒有感到過這樣親切。柔和清新的空氣拂拂地吹過臉龐。——這是一個很難得的晚上。

靠近後艙艙口那兒，吹來一股蟹腥氣。在山一樣堆積着漁網的地方，映出兩個高低不一的影子。

一個因為勞動過度害了心臟病，身體黃腫的漁工，躺在床上聽心跳的聲音總是睡不着覺，就走到甲板上來了。他靠在欄杆上，茫然地望着化成了麵湯似的模糊的海水，立刻沉思起來：眼看自己這樣的身體，遲早會被監督磨折死；死在遙遠的堪察加，連陸地也踩不上，實在太淒涼了。●

電報員收聽別的船發出來的電報，把他們的捕獲量一一報告監督。看了這些報告，

● 此處以下，由譯者刪去原文四十二行。

知道自己的船好像是輸定了。監督心裏着急起來。這件事立刻加重了幾倍分量，反應到漁工和雜工的身上。——無論什麼時候，無論什麼事情，最後總要落到他們身上。監督和雜工長特意使『船員』和『漁工』、『雜工』之間發動工作競賽。

同樣幹剝蟹的活，漁工和雜工們認爲『輸給船員』是不服氣的（雖然多幹活對自己並沒好處）。監督高興得『拍手』了。今天輸了，明天一定要爭回來——一天又一天連續着狂熱的競賽。每天的工作量就比過去提高到百分之五六十。可是過了五六天，兩方面都好像有點洩氣了。工作量漸漸降低。一邊幹活，一邊腦袋突然搭拉到胸口上。監督一聲不響地動手就揍。他們挨了揍，不禁『啊——』的一聲驚叫起來。——大家好像成了敵人，忘了談話，只是不吭氣地埋着頭幹活。活兒是那麼緊張，連談話的『閒工夫』也沒有了。

後來，監督就開始對勝利的一邊發給『獎品』，死灰就重新燃燒起來。

『這些傢伙，要他們怎麼樣就怎麼樣！』監督在船長室裏跟船長一起喝啤酒。

船長像胖女人一樣，手背上長着肉瘤，拿金頭香煙在桌子上輕輕地敲打，用意義不明的笑臉回答監督。——船長覺得監督在自己面前總是處處搗蛋，心裏很不耐煩，光想漁工們也許突然鬧起來，把這傢伙扔到堪察加海裏去。

監督除去發『獎品』，又出了佈告，聲言對於幹活最少的人要使用『火烙』的刑罰。這是一種把燒紅的鐵棍烙在人身上的刑罰。這種『火烙』的刑罰永遠像影子似地跟住那些幹活的人，往哪裏也逃不了。工作量又很快地上昇了。

人的身體裏到底有多少潛力，這一點，監督比幹活的本人知道得更詳細。——大家幹完活，像木頭一樣倒在艙棚裏，就『不知不覺地』嗚嗚起來。

有一個學生，想起小時候祖母帶他上寺院，在一座陰暗的大殿裏見過『地獄』圖，就跟這兒完全一樣。那地獄圖使他聯想到在泥沼裏蠕蠕爬行的大蛇之類，現在的活兒正跟大蛇一樣怕人。——過度的勞動反而使人失眠。半夜後，在陰暗的『糞坑』裏，到處發出磨玻璃一樣的難受的磨牙齒聲，說夢話和發夢魘的驚叫聲。

晚上睡着的時候，常常有人忽然低聲對自己活着的身體說：『真不容易，還活着呢……』『真不容易，還活着——他們這樣對自己的身體說！』

一個學生出身的人特別覺得『受不住』了。

『陀思妥也夫斯基的死人的家』從這裏看來，好像也不過如此了。——這位學生

● 俄羅作家陀思妥也夫斯基，有一部名叫死人之家的小說，是寫西伯利亞的牢獄生活的。

已經好幾天沒有拉大便，腦袋上要不是用手巾緊緊紮住，就不能睡覺。

『可不。』跟他說話的那人，把從兩館帶來的威士忌酒，像喝藥一樣，用舌頭尖一點一點地抹着。『到底，這是一件大事業呀。要開發人跡未到之地的富源，是了不起的事情呢。』——這蟹工船，現在已經好得多了。開始創辦的時代，既不能觀測氣候和潮流的變化，又不能真正控制地理，不知道沉沒過多少船呢。被俄國船打沉，捉去、殺掉，還是不屈服，前仆後繼，繼續苦鬥過來，這大富源才變成了咱們的。……嗨，有什麼辦法呢。』

——正如任何時代的歷史上寫着的一樣，事實也許就是這樣。可是蠕蟲在他心底的一股鬱氣並不能因此感到輕鬆。他默默撫摸着自己的薄板一樣發硬的肚子。在大拇指邊上，好像觸着輕度的電流，感到微微的麻木，心裏覺得難受。他把大拇指提到眼前，用另一隻手抹了一抹。

——大家吃過晚飯，就圍住裝在『糞坑』中的一隻上邊有地圖一般縱橫裂紋的破爐子。各人的身體稍稍熱一點就冒出水蒸汽來，鼻子裏衝來一股蟹腥味。

『不知什麼道理，總不願意叫人磨折死呀。』

『對！』

凝滯在頭上的憂鬱的氣氛，跟雪崩一樣向他們壓下來。正在被人謀害呀！大家雖沒有明確的對象，可是心裏却越來越憤怒了。

「嗨，咱們什、什麼也得不到着，媽、媽的，就叫人白白折磨死麼！」

結巴的漁工，好像責備自己一般，漲紅着臉，急呼呼地大聲說了。

一下子，誰都沒有吭聲，感到好像有一件什麼東西「突然」昇到自己的心頭。

「真不想死在堪察加……」

「聽電報員說：運輸船已經從函館出發了。」

「真想回去。」

「能回去麼？」

「聽說也有人搭運輸船逃跑呢。」

「啊？……那倒不錯。」

「聽說也有人假裝出發捕蟹，逃到堪察加陸地上，跟羅宋人一起搞赤化宣傳。」

「……」

「是爲日本帝國麼，——說得多好聽。」——學生解開胸口的衣鈕，露出跟梯級一樣的一檔一檔的胸脯，打着呵欠，簌簌地搔着。乾結的體垢像薄雲母片一樣掉下來。

「哼，光讓公、公司的老闆剝、剝削呀。」

一個已過中年的漁工，從牡蠣壳一樣打着皺紋的眼皮下顯出微弱而混濁的目光，茫然地望着爐子，吐了一口口水，落在爐子蓋上。一下子就烤成一個圓塊，發出吱吱的響聲，像豆子一樣彈起來，一會兒變得很小，只剩下像油煙似的一粒小小的氣體，就消失了。大家用漠然的目光望着這個過程。

「這說不定是真的吧。」

可是，那個船頭，一邊把水襪子的紅絨裏子翻出來在爐子旁邊烤着，一邊說：「喂，造反可不行呀。」

「……」

「這是我們的自由，媽的。」結巴的漁工像章魚一樣鼓起了嘴唇。

水襪子的橡膠底被火烤熱了，發出一股臭味。

「喂，老頭兒，橡膠！」

「啊，嚇，烤焦了。」

海上好像有浪了，船邊微微發響，船像搖籃似地搖晃。五支光的電燈像渾濁的海水，圍在爐邊的人們身後，映出各式各樣連在一起的影子。——靜寂的夜。爐口的紅紅的火

「箴」在人們的膝蓋下映出閃爍的光。飄然地，完全是飄然地，而且只在一剎那間，使人回憶起自己不幸的經歷——是出奇地靜寂的夜。

「有煙捲麼？」

「沒有……」

「沒有？」

「沒有了。」

「媽的。」

「喂，把威士忌拿過來呀。」

對方把方形的玻璃瓶倒過來給人看。

「嚶，不要那麼浪費吧。」

「哈，哈，哈。」

「真是豈有此理的地方，可是，大家都來了，咱也來了……」說這話的漁工曾在芝浦的工廠裏呆過，他就講起工廠裏的事情來。北海道的工人都把「工廠」當做難以想

像的『好地方』。據這人說：『只要有這裏的百分之二的情況，在那邊，早就罷工了。』從這話開頭，大家都自然地講起過去幹過的活兒。『開公路的工程』、『水利工程』、『修鐵道』、『開港』、『開新礦』、『開荒』、『搬運工人』、『捕紅眼魚』——幾乎所有這些活兒全有人幹過。

在內地，工人們已經『強大』，非法的剝削行不通了。資本家把市場大部分都開發了，可走的路都已經走盡，就把魔爪伸『到北海道去，到樺太去！』他們在那裏跟在朝鮮、台灣等等殖民地一樣，可以順順利利地隨便『虐待工人』。無論誰也說不出來的事情，却能够明明白白幹出來。在『開公路』、『修鐵道』的土工隊裏，土方場下來壓死人，比扣死虱子還容易。受不住『苦役』逃跑的人，給抓回來就縛在木柱子上叫馬蹄踢，或是放在後院裏讓狼狗咬，而且還當着大家的面示衆。就是那些『非人』的土工，有人聽見胸脯裏肋骨剝落折斷的聲音，也禁不住掩住面孔。人昏過去了，用冷水激醒，這樣死去活來好幾次。最後，像包袱一樣，掛在狼狗的強壯的脖子上被摔死。被人狠狠地扔到空場的角落裏，屍體上的肌肉還在抽動。用火筷子狠狠烙在屁股上，用六角棒打得直不起腰，這些都是『家常便飯』。正在吃飯的時候，忽然聽見屋後面發出慘厲的叫聲，接着就傳來一股燒人肉的臭味。

『不吃了，不吃了。——這種飯還吃得下去麼。』
大家把筷子一放，臉色陰沉地你瞧着我，我瞧着你。

因為強迫勞動的緣故，不知有多少人害腳氣病死了。『死了人』，也因為『沒工夫』，屍首擱上幾天不收殮。有人到屋後面去，常常瞅見暗角落裏胡亂用蘆蓆包着的屍體，蓆邊露出兩隻像小孩一樣，乾縮得很小的，又黃又黑的死色的腳。

『屍首滿臉蒼蠅，走過旁邊，會不會一下子哄的飛起來！』
有人用手拍打着額角走進來，這樣說。

大夥一早天沒亮就上工地，一直幹到十字鎗的尖頭砍出青綠的火花，連自己的手都瞧不見的時候。特別是朝鮮工人，受到隊長和工頭的，還受到同幹苦工的（日本人的）『踩在腳底下』一般的待遇。

駐紮在離那裏二三十里地的村子裏的警察，常常拿着簿冊跑來調查，有時候傍晚才走，有時在那裏過宿。可是從沒有在土工跟前露過一次臉。只在回去的時候，瞧見他們滿臉通紅，一邊走路，一邊像救火隊似的在路當中往四處洒小便，嘴裏模糊地自言自語。

在北海道，鐵路上的每條枕木，名符其實條條都是工人的青腫的『屍體』。在開港工事中，害腳氣病的土工，就跟『人樁』一樣被活活埋在那裏。這種北海道的工人，外

號叫『章魚』。章魚爲了活命吃自己的肢體，他們就跟章魚一樣。在那裏，可以肆無忌憚地進行『原始的』剝削，而源源不絕地大發其財。而且用開發『國家』富源那樣好聽的口號，把這種剝削合理化了，一點岔子也不會出。爲了『國家』，工人就得『餓肚子』，就得『讓人活活揍死』。

『能够撿一條命回來，真是靠菩薩保佑，謝天謝地！要是在這條船上叫人折磨死，還不是一樣嘛。——我禽他媽的！』說這話的漁工，毫不在乎地大聲哄笑起來了。笑過之後，陰鬱地皺皺眉頭，轉過臉去。

在礦山裏也一樣。——資本家在新礦山開掘坑道，要調查明白那裏會冒出什麼瓦斯，會不會發生意外的變化，以便採取一定的方針，使用乃木軍神所用的方法。把比買土撥鼠還便宜的價錢買來的『工人』，一批又一批地趕進去送命，比使鼻紙還要隨便！工人的肉片，像魚生片一樣，一層又一層地把坑道的牆壁膠結實了。因爲離城市遠，反正沒有人知道，在那裏一樣可以幹那種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用韃靼馬運出來的煤塊中，常常夾雜着血淋淋的大拇指和小指頭。連女人和孩子見了這種東西也不會皺眉頭，他們『已經習慣』了，毫無表情地把它推到下一個採煤場去。——這些煤塊就爲資本家的『利潤』去發動巨大的機器。

每個礦工都跟長期關在牢裏的囚犯一樣，有一張死色的、黃腫的、永遠呆木的臉。陽光不足，煤屑、含毒瓦斯的空氣，以及溫度和氣壓的失常，不知不覺把身體搞壞了。『當上七八年礦工，大概有四五年都是在黑暗的地底下，見不到陽光，四五年呀！』——可是，不管發生了什麼事，資本家要雇用接替的工人，隨便什麼時候可以雇到很多，一到冬天，工人還是源源流進礦山裏去，因此對工人的健康就管不得許多了。

此外還有『外來農民』——北海道有一種『移殖農民』。資本家用『開發北海道』、『獎勵移民』、『解決人口糧食問題』、『日本少年式的『移民暴發戶』等等成功故事的電影，鼓動那些土地快要被人搶去的內地貧農，獎勵移民墾荒，把他們趕到掘下四五寸底下就是膠泥的土地上。肥沃的土地，都已插上了界石。一家人埋在雪裏，連土豆也吃不上，到第二年春天就餓死，這樣的事情不知發生過多少次。直到融雪的時候，相隔五六里地的『鄰居』跑來，才發現他們的屍首，嘴裏還含着嚙了半截的草屑。

極少數的人好容易沒有餓死，在瘠地上掏掘了十來年，剛剛有點像熟地，立刻就變

● 日俄戰爭時，日本陸軍大將乃木希典善用兵，被稱為軍神，他以犧牲多數兵士生命的戰術奪取了旅順口。

了「別人」的產業。資本家——那些放高利貸的、銀行家、貴族、大富翁，只放出一些騙人的貸款（扔在那裏），荒地就變成胖黑貓的毛皮一般的沃土，百發百中地成爲自己的東西了。一些眼光銳利的人學着這個榜樣，也都跑到北海道插進濕手來。——無論在這裏、在那裏，農民都被人吞沒自己的東西。最後，正如他們在內地時一樣，又變成了「佃農」。到那時候，他們才知道「完蛋了」！

他們原想多少搞點錢回老家，才渡過津輕海峽到冰雪的北海道來的。——在蟹工船裏，有許多這種從自己的土地上被撵出來的人。

搬運工人也跟蟹工船裏的漁工一樣。他們擠在有人監視的小樽的宿夜店裏，被人用船送到樺太和北海道的偏僻地方。只要腳底下稍微一滑溜，就會被從山上隆隆滾下來的大木材壓得比南部煎餅還扁。在水裏泡漲了樹皮的大木材，用吊車嘎嘎地吊到船上去。一不小心被它撞着，撞破了腦袋的人，就比一只跳蚤還輕地被打到海裏去了。

——在內地，不肯永遠不作聲地叫人殺掉的工人們團結起來向資本家反抗了。可是「殖民地」的工人對這種情況是完全「隔絕」的。

受着苦，受着苦，再也受不住了。可是跑來跑去，就跟滾雪球一樣，身上的苦難越滾越大。

『怎麼辦呢？……』

『叫人殺死，再明白沒有了。』

『……』想說什麼，可是說不出來，大家都沒吭聲。

『叫、叫、叫人殺死以前，咱們得先殺人。』結巴的漁工氣得冒冒失失地說。

浪頭一陣一陣地，緩緩地撞到船肚上。上甲板好像什麼地方的氣管漏了氣，不斷地、嘶嘶地發出像水壺裏沸水似的柔軟的聲響。

睡覺以前，漁工們脫下髒得像烏賊乾一樣油膩膩的汗衫和絨衣，在爐子上張開來。

圍爐的人們像在被爐[●]上一樣兩手提起衣服來烘，等到烘熱了，就使勁地抖動。虱子和臭蟲落在爐子上，發出滴濕的響聲，有一股燒人肉似的臭味。虱子遇到熱氣，呆不住了，拚命地動着細毛腿，從衣縫裏爬出來。把牠捉起來，像皮膚上的脂肪粒一樣，使身上有悚然的感覺。牠們的像螳螂似的腦袋，胖胖的，好像懂事一樣。

『喂，把這邊拉住。』

● 一種放在木箱中的火餅，上邊可以烘物，或蓋上被服，原名炬爐。

叫人把褲子管的一邊拉住，就攤開來捉虱子。

漁工把虱子放進嘴裏，用門牙剝的一咬，或是用兩隻大拇指的指甲扣死。指甲上都染紅了，就跟孩子把髒手在衣服上擦抹一樣，在工服上擦一下，又開始捉起來了。——可是仍舊睡不好覺，整夜被虱子、蚤子、臭蟲攻擊，也不知道是從哪兒爬出來的。不管怎樣收拾，還是收拾不乾淨。站在陰暗潮濕的艙棚裏，馬上幾十只跳蚤蠕蠕地爬到小腿上來。甚至想到自己身體上是不是有什麼地方發爛了，發生一種很難受的感覺，好像這身體已經變成被蛆蟲和蒼蠅包圍的腐爛的「屍體」。

開頭，隔一天洗一次澡，身體又臭又髒，髒得難受。可是過了一星期，改為隔三天洗一次；又過了一個月，變成一星期一次；而且最後，變成一個月兩次了。說是要節約用水。但船長和監督是每天洗澡的，那就不談節約了（！）——身體被蟹沫搞髒了，一連幾天不能洗澡，那還有不長虱子、臭蟲的道理。

解開褲子，黑漆漆的體垢就索索地掉下來。繫褲帶的地方留下一條紅紅的痕跡，在腰裏圍繞了一圈，忍不住往這兒搔。在床上睡下後，到處聽見簌簌地亂搔身體的聲音。身體底下，好像蠕蠕地滾過一個小螺絲——立刻覺得刺痛。每刺一下，漁工們就把身體一縮，翻一個身。可是，一會兒又是一下。這樣一直鬧到天亮。皮膚就跟長了癬一樣發

得很糙。

『讓虱子咬死呀。』

『哼，死了倒好。』

沒奈何地笑起來了。

五

兩三個漁工在甲板上慌慌張張跑過去。

他們在犄角上來不及很快拐彎，幾乎跌了一交，連忙用手抓住欄杆。一個木匠正在餐廳外邊的甲板上修理什麼，抬起腰來望着跑過去的漁工。眼睛被冷風吹出了淚，開頭還瞅不清楚。他側過身體狠狠擰了一把鼻涕，鼻涕被風吹起來，畫着一條斜線飛掉了。

後艙左舷的吊車在嘎嘎地響。這時大家都已出去捕蟹了，吊車怎麼會動起來呢。吊車上吊着一件不知什麼東西，在那裏搖晃。往下垂着的吊鍊在垂直線的四周緩緩地晃成一個圓周。『這是什麼？』——這時候，木匠吃了一驚。

木匠發慌似地又轉過身子擰了一把鼻涕，因為風向不對，粘膩的稀薄的鼻涕水沾在褲子上了。

『又幹起來啦。』木匠用胳膊擦了擦眼淚，把眼睛鼓出來了。

從這邊望過去，只見在雨後銀灰色的大海的背景上，伸出了吊車的橫架，一個雜工全身被網起來吊在架子底下，顯出一團黑影。橫架一直向吊車的尖頂昇上去。像掛着一團抹布一般。有好一會兒——大概是二十分鐘的樣子吧，就這樣地吊上去，一會兒又降下來。那雜工蜷縮着身體，樣子很痛苦，兩條腿抽搐着，像落在蜘蛛網裏的蒼蠅。

一會兒，人的身體被面前的餐廳遮住，望不見了，只有拉成直線的吊鍊晃得像鞦韆似的。

木匠的眼淚好似流到鼻子裏去了，不斷地淌出鼻水來，他又擤了一把鼻涕，拿出鼓起在工服口袋裏的鐵鏈幹起活來了。

他側着耳朵聽了一聽——又回過頭來看。吊鍊晃得很厲害，好像有人在下面搖動它。從那兒發出格崩格崩的鈍重難聽的聲響。

吊在吊車上的雜工，臉色完全變了，像死人一般發硬的嘴唇裏流出白沫來。木匠下艙去的時候，瞅見雜工長腋下挾着一條木柴，聳起了一邊的肩頭，樣子很驚扭地站在甲板上向海裏撒尿。木匠望了一下木柴，心裏想：就是拿這傢伙接人的。尿線被風吹着，嘩嘩地落在甲板上，飛濺起來。

漁工們因爲接連幾天的過度勞動，早晨漸漸起不來了。監督在他們枕頭邊敲着煤油箱走過去，他拚命地敲着，一直敲到他們睜開眼睛，從床上起來。一個害腳氣病的，抬起了半個腦袋說了些什麼話（可是監督只裝沒有瞧見，還是敲着空油箱），聽不見聲音，只見嘴唇在動，好像金魚探出水面呼吸空氣一樣。監督敲够了之後，吆喝道：

「怎麼啦，快起來呀！不高興也得起來，這是爲國家幹活，跟打仗一樣，死也得幹！混蛋東西！」

病人都被揭開了被服，推到甲板上。害腳氣病的，脚尖在扶梯上一級一級地癩着，一手抓着梯欄，歪斜着身體，一手把自己的腳搬到梯級上去。每跨一步，心臟就好像給人踢一脚似的跳得難受。

監督和雜工長對病人像對晚兒子一樣狠毒，趕他們去裝『蟹肉罐頭』。趕他們到甲板上『剝蟹腳』。幹了一會，又要他們去粘罐頭上的貼紙。在寒颼颼陰森森的工房裏，害怕脚下滑溜，小心翼翼地站上一會，膝蓋以下就麻木得跟假腿一樣。一個不小心，膝頭上的關節就好像脫了白的鉸鍊，不知不覺地軟下來，幾乎坐到地上去。

學生拿剝蟹的鐮指甲輕輕敲自己的腦壳，突然身子一橫仰倒在地。堆積在他身邊

的罐頭發出轟然大聲向他身上倒下來，依着船身的斜度，閃着光滾到機器和貨物底下去了。同伴們正慌慌忙忙準備把他抬到艙口去，恰巧碰上監督吹着哨子到工房裏來，一眼瞅見，就吆喝道：

「誰撂下活兒不幹！」

「誰！……」突然有一個人把肩頭一聳衝過去說。

「誰？混賬，你敢再說！」監督從口袋裏拔出手槍，像玩具似地揚了一揚，然後，把嘴噘成三角形，挺起腰來，晃一晃身體，大聲地笑起來了。

「拿水來！」

監督接過一桶涼水，就向被扔在地上像一段枕木一樣的學生的臉上狠狠地潑下去。

「這就行了——瞅什麼，快去幹活！」

第二天早晨，雜工們一進工房，就瞅見昨天的那個學生被綁在鑷床的鐵柱上，像扭斷了脖子的雞一樣，腦袋搭拉在胸口上，脊梁頂上露出一塊高高鼓起的骨節。胸口掛着一塊跟孩子的圓嘴一樣的紙牌，上邊寫着字，一看就知道是監督的筆跡。

「此人調皮搗蛋，假裝害病，禁止解開繩子。」

伸手去摸他的腦壳，腦袋冰得像鐵一樣。雜工們原是大聲嚷嚷地走進工房裏來的，

可是現在誰也不出聲了。聽到背後雜工長到工房來的脚步聲，連忙在綁着學生的機器邊分兩路走開，到自己幹活的位置上去了。

捕蟹的活兒一忙，就出了許多事故。有人砸掉了門牙，整夜吐血水；有人勞動過度，在幹活中暈倒了；有人眼睛裏流了血；有人被狠狠地打了耳光，耳朵聽不見了。大家疲勞過度，跟喝醉了似地糊塗起來。一到停工的時間，好容易抽一口大氣：『這就好了！』一下子感到頭昏目眩。

大家都收拾起來了。

『今天到九點鐘停工。』監督大聲吆喝着跑過來。『你們這班傢伙，只有停工的時候，手脚才快起來了！』

大家像高速度電影一樣，又慢慢地幹起活來，他們已只有這一點氣力了。

『你們知道，這地方不是兩次三次可以重新再來的。什麼時候捉到蟹是沒有一定的。

光顧一天幹十小時的活，幹十三小時的活，到時候就停工，就會造成很大的損失。——

活兒的性質不同呀，你們知道，在捉不到蟹的時候，還不是讓你們隨便閒蕩。』監督到

『發坑』裏來，說了這些話。『只有羅宋人才那樣，不管魚羣在眼前一羣一羣游過來，一到時間馬上就停工，連一分鐘也不差。所以俄羅斯變成那樣的國家。咱們日本男兒決

不學他們的樣！」

『說什麼屁話，你這個騙子！』有些人肚子裏這麼嘀咕着，不去聽他的話。可是大部分的人聽監督這樣說，覺得咱們日本人到底了不起。於是，便把自己每天受災受苦當做好像是一種『英雄的行爲』，多少給自己一點安慰。

漁工們在甲板上幹活的時候，常常望見穿過水平線向南行駛的艦尾上飄着日本旗的驅逐艦，興奮得眼睛裏充滿了淚水，抓起帽子拼命搖晃。——心裏想：只有它才是保護咱們的。

『媽的，見了它就忍不住流眼淚。』

他們眼望着軍艦漸漸小起來，小起來，最後被煙霧遮住望不見了。

幹完了活，大家累得像抹布似地回到船艙裏，都不約而同地，毫無對象地罵一聲『他媽的』。在陰暗中，這種罵聲像充滿了仇恨的公牛的叫聲。雖然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罵誰，可是將近兩百來人每天蹲在同一個『糞坑』裏，大家胡亂地咕叨着，不知不覺地，想的、說的、幹的（縱使慢得跟蝸牛在地上爬），都漸漸變成一樣。——在同一潮流中，當然也有跟沉澱似地掉隊的人，也有望別的方向走去的，像中年的漁工。可是不管誰，都這樣不知不覺地走過去，又不知在什麼時候，顯然地分化了。

早晨，那個從礦山來的漁工，一邊慢吞吞地踏上扶梯，一邊說：

「實在受不了啦。」

頭一天幹活幹到快十點鐘，身體累得彷彿破機器似的搖搖晃晃，一邊下扶梯，一邊打起瞌睡來。後邊的人一聲吆喝，連忙搬動手腳，一脚沒踩穩，身體就仆倒了。

在動手幹活以前，大家走到工房裏，都躲到角落裏去。每個人的臉全跟泥人一樣。

「我不行了，我得磨洋工。」礦工說。

大家都沒言語，只動了一動臉皮。

過了一會，有人說了：

「不怕火烙麼？……」

「我不是調皮，我幹不了啦。」

礦工把袖子管擰到胳膊肘，把胳膊舉到眼前像照透視似地瞅着。

「活不久了——我不是調皮才磨洋工呀。」

「對。」

「……」

這一天，監督像一隻豎起紅冠的鬥雞在工房裏來回地走，嘴裏連連怒叫：「怎麼啦，

怎麼啦？」可是慢吞吞幹活的人不只一個兩個，這邊那邊，——幾乎全部都是，他就只好怒氣沖沖地走來走去。漁工跟船員第一次見到監督這副神氣。在上甲板，許多蟹從網裏逃出來，爬得滿地沙沙亂響。活兒就像堵塞的下水道，漸漸淤積起來，可是「監督的棍子」沒有用處了。

幹完了活，大家拿濕透的手巾擦着脖子，慢吞吞回到「糞坑」裏，彼此臉望着臉，禁不住笑起來了；不知道爲什麼要笑，就是覺得好笑。

這情形也傳到船員方面去了。他們明白跟漁工鬧對立，拚命去幹活，只不過顯得自己傻，就也時時磨起洋工來了。

「昨天幹得太累了，今天得磨洋工呀。」

動手幹活的時候，有人這樣一說，大家就這樣做了。不過雖說「磨洋工」，也只是少使一點勁兒罷了。

誰都覺得身體已經受不了啦。事到臨頭，「沒有法子」只好幹，反正一樣「保不了命」。大家都有這樣的想法。——只是已經忍耐不住了。

「運輸船！運輸船！」上甲板上有人叫，連下艙也聽到了。大家一個一個從「糞坑」

的床架上跳下來，連身上的爛褂子也沒換過。

漁工跟船員們想運輸船比想『女人』還厲害。只有這種船沒有鹹腥味——却發出函館的氣味。發出已經幾個月、幾百天沒有踩到的固定不動的『陸地』的氣味。運輸船還送來許多發信日期不同的信件、襯衣、褲衩、刊物之類。

他們用蟹腥味的粗硬的手，跟老鷹抓小雞似地抓着郵包，慌慌忙忙地跑下『糞坑』去。然後在床架上伸腿坐下，在大腿中間打開郵包，拿出各色各樣的東西。——有母親坐在旁邊口授，由孩子執筆的字體歪斜的信，有手巾、牙粉、手紙、衣服，還找出夾在中間被衣服壓平了的意想不到的妻子的來信。他們從這些東西上，努力想嗅到一些在『陸地』上的自己家庭的氣味，找尋乳兒的氣味和妻子的撲鼻的肉香。●

有人大聲地哼着『斯東小調』●。

收不到任何郵件的船員跟漁工，兩條胳膊跟棍子似地插在褲兜裏，在旁邊走來走去。

● 在這後面，由譯者刪去歌詞一節。

● 一種流行在關東地方的淫曲。

「你不在家，大概找到野男人了。」
大家跟他們逗趣。

也有人把臉衝着陰暗的角落，不管大夥大聲地吵鬧，獨自扳着指頭沉思。——這入從運輸船送來的信上得到孩子死亡的消息。孩子是兩個月前死的，可是到現在才知道。信上說，因為沒有錢，打不起無線電報。這人一直悶着聲兒，簡直不像一個漁工。

可是，也有跟他完全相反的，在信裏送來了一張像水汪汪的小章魚一樣嬰兒的照片。

「就是這個麼？」那人發出驚喜的叫聲，笑了起來。

然後說着「怎麼樣，這是剛養的」，特地送去給每個人看，臉上帶着笑容。

在郵包中，也有收到一些東西，雖然不值錢，可是要不是妻子一定關切不到。這時候，誰見了都立刻在心裏閃閃地騷動起來。——而且，恨不得一下子就飛回家去。

運輸船上還來了公司派來的放映隊。把製成的罐頭全部裝上運輸船的那天晚上，就在船上放映電影。

兩三個裝束一律，微微歪戴着平扁的烏打帽，打着蝴蝶領結，穿着大腳管褲的青年，打着累贅的箱子，到船上來了。

『好臭，好臭！』

他們這樣說着，把上衣脫掉，吹着口哨，開始把銀幕掛起來，按照一定的距離，開始架起放映機來。漁工們從這些人身上發生了很大興趣，感到一種不是『海上』的——跟自己不一樣的東西。船員，大家帶着一種輕浮的氣味幫他們佈置。

一個看來年齡最大、品格不高、戴着粗金屬邊眼鏡的人，站在一旁擦脖子上的汗水。

『說明員●先生，你站在那兒，跳蚤會跳到你腿上去的呀！』

『啊啲！』他好像踩在火燒鐵板上一樣跳起來。

在旁邊瞧着的漁工們哄笑起來了。

『你們這地方太糟了！』他沙啞地、嘎嘎地笑了，果然是說明員。

『你大概還不知道，公司到這兒來幹這行買賣，你猜猜要掙多少錢呢？大得很呀。』

六個月五百萬，一年一千萬，在口頭上說是一千萬，就是這些，也已經大得很呀。股東可以拿兩分兩厘半的空前的空額紅利，這樣的公司在日本也算數一數二。現在說總

● 默片時代，日本放映電影，均有專職說明員坐在銀幕旁給觀眾講解影片內容，同時兼做劇中人口吻，代作說白。

經理要當議員了，那還有什麼說的。——要不是這樣糟，也掙不到那麼多了。」
天黑了。

爲了附帶「慶祝完成生產總額一萬箱」，給大家分發了清酒、燒酒、烏賊乾、紅燒肉、蝙蝠牌、糖果。

「喂，到老子這邊來。」

雜工們變成了漁工和船員中間扯來扯去的風箏：「我抱着你坐在我膝頭上看吧。」

「危險，危險！到我這兒來。」

這樣地吵鬧了一陣。

坐在前排的四五個人拚命拍起手來，大家不知怎麼回事，也跟着拍起來。監督走到銀幕前來。——他挺起腰，把兩隻手疊在背後。「諸位」，「兄弟」，說出了平常沒有說過的話，又說了「日本男兒」、「國家財富」那種常說的話。大部分的人牽動着太陽穴和顎骨，咬着烏賊乾，都沒聽他。

「停止，停止！」後邊有人大聲吆喝。

「用不到你，滾下去！有說明員呀。」

「你還是拿着六角棍去接人吧！」——大家哄笑起來，吹着口哨，拚命拍手。

監督到底不能在這兒洒威風，漲紅着臉說了幾句話（因為鬧得厲害，大家都沒聽清），退下來了。接着，電影開映了。

開頭是紀錄片。宮城、松島、江島、京都……咔嚓咔嚓放映過去了。片子常常斷掉，忽然兩三幅重疊在一起，把看的人眼睛都搞花了，忽然斷了片，變成一張刺眼的白幕。

接着，放映外國片和日本片。片子都有傷痕，『下雨』下得很厲害。又有些地方好像是斷片接上去的，人物的影子常常跳動。——但這些都沒有關係，大家全看得出神了。銀幕上一出現外國的健美的女子，就有人吹口哨，像豬似地哼鼻子，有時氣得說明員暫時停止了說明。

外國片是美國電影，描寫『開發西部的歷史』。——開發者遭受着野人的襲擊和狂暴的大自然的破壞，依然不屈不撓地把鐵道幾丈幾丈地修過去。在路上，一個晚上造成的一『小鎮市』，像長在鐵路上的瘤一樣成長起來。鐵路越伸越遠，鎮市一個接一個向前建築過去。——在這工程中所發生的種種的困難的情境，結合着一個工人和公司經理的女兒的『戀愛故事』，有各種場面，也有內心描寫。到了最後，說明員把嗓子提高了：『由於許多青年的犧牲，他們終於勝利了，幾百公里浩浩蕩蕩的鐵路，像長蛇似的經過原野，穿過山脈，昨天還是一片蠻荒的土地，今天已變成國家的財富了。』

後來，那位公司經理的女兒和忽然打扮成紳士模樣的工人互相擁抱，影片就完結了。

中間又放映了一個滑稽短片，沒有什麼意義，只是逗人發笑。

日本片的內容，寫一個窮苦的孩子，怎樣從『賣豆豉』、『賣夜報』，經過『擦皮鞋』、進工廠，變成模範工人，後來成爲一個大富翁的故事。——說明員說了字幕上沒有的話：『可見勤勞者，成功之母也！』

聽了這話，雜工們認真地拍起手來，可是在漁工和船員之中却有人大聲地說：

『騙人呀，照這麼說，我就得當公司經理啦！』

大家就大笑起來。

後來說明員對他們說，『這是公司特別命令他，要他在這種地方用力反覆解說的。』最後又放映公司所屬各廠和事務所的影片。出現了許多『勤勞』幹活的工人的鏡頭。

電影放完，大家就被慶祝完成生產一萬箱的賞酒醉倒了。

因爲好一會沒說話，疲勞過度，人都累得不行了。在陰暗的電燈光下，煙霧像雲一般凝滯着，空氣又熱又臭。人們都脫掉襯衣，光在腰間圍一條布捲，伸開腿子坐着，連

屁股都光赤了，互相大聲地嚷着。——也時時有人打架。

吵鬧一直繼續到十二點以後。

一個害腳氣病，老睡在床上的函館的漁工，叫人替他把枕頭墊高些，望着大家吵鬧。另一個回來的漁工，他的朋友，身子靠在他身邊的柱子上，用火柴梗挑着留在牙縫裏的烏賊乾的殘渣，發出吱吱的聲音。

過了好一會。——「糞坑」的扶梯上，像滾麻袋似地滾下一個漁工來，他的衣服和右手都是血。

「刀子，刀子！拿刀子來！」他爬在地上叫喊。「淺川這傢伙，到哪裏去了，他不在，我要殺他。」

這是一個被監督揍過的漁工。——他拿起通爐子的火鈎，眼睛變了色，又跑出去了。誰也沒有攔阻他。

「瞧吧！」函館的漁工抬頭望着他的朋友說。「當漁工的人不會永遠跟一塊樹根子一樣傻。有趣的事在後頭哪！」

第二天早晨，大家知道監督屋子裏的玻璃窗，一直到寫字台上的東西，全部都打爛了。只有監督，不知到哪裏去了，算他運氣好，沒有給「打爛」。

灰淡的陰空。——到昨天止一直在下着大雨，現在開始停下來了。和陰空同樣顏色的雨點在也是同樣顏色的海面，不時地打起緩緩的圓圓的波紋。

是過午時候，驅逐艦開過來了。閒着沒事的漁工、雜工和船員們靠在甲板的欄杆上望着，大聲談論着驅逐艦，他們覺得挺新奇。

艦上放下一條小艇，乘上一羣軍官。望這邊的船開過來了。船長、廠代表、監督、雜工長在斜吊在船邊的吊梯的踏板上等候着。艇子靠攏船邊，雙方行了舉手禮，由船長帶頭，一齊走上船來。監督向上邊瞅了一眼，把眉毛和嘴角一歪，搖着胳膊吆喝道：「瞧什麼，走開，走開！」

「要什麼威風，忘八蛋！」——甲板上，後邊的人推着前面的人，挨個兒陸續走下工房去了。一股腥臭的氣味留在甲板上。

「好臭，好臭。」一個留着漂亮小鬍子的青年軍官很高雅地皺了一皺眉頭。

跟在後邊的監督慌忙走上前去，連連地點着頭，說了些什麼話。

大家遠遠望見軍官的帶流蘇的短劍，掛在屁股後邊，走一步碰一下、跳一下。他們

認真地議論着哪個官兒大，終於變成跟吵嘴一樣。

『見了那些大官，淺川這種傢伙就算不得什麼了。』

有人學着監督呵腰哈背的模樣，大家都哄笑起來。

這一天因為監督跟雜工長都不在跟前，大家幹起活來就舒服多了，有的人唱歌，有的人隔着機器高聲談話。

『這樣幹活，可不壞呀。』

大家幹完活，走到上甲板來，經過餐廳跟前，聽見裏面喝醉了酒的，放肆地高聲亂嚷。

侍役從裏面跑出來了。餐廳裏煙霧騰騰。

侍役臉色很得意，臉上爆出一顆顆的汗珠，兩手捧一大堆空啤酒瓶，用下頰指一指褲子兜裏的手絹說：

『幫我擦一下臉。』

漁工幫他拿出手絹來擦了臉，眼望着餐廳問：『他們在幹麼？』

『啊唷，不得了，大吃大喝，你說談些什麼啊，原來是談女人的那個，這麼樣呀，那麼樣呀。倒害得老子來回奔了百來次。農林部的官兒每來一次也醉得差不多從吊梯上』

滾下去！」

「來幹什麼的？」

侍役搖搖頭表示不知道，急忙奔到廚房去了。

漁工們吃飯了，是筷子挾不起的糙米飯，和上邊像紙片一般飄着一點豆瓣的、鹹苦的豆豉湯。

「那許多從來沒有吃過、沒有見過的西菜，光送到餐廳裏去呀。」

「媽的——」

食桌邊的牆頭上，貼着字體粗劣、旁邊注上草體字母的標語：

- 一、食厭粗糲者，不能成偉人。
- 一、粒米皆珍貴，汗血之結晶。
- 一、須耐勞，須忍苦。

底下的空白處，跟公共毛廁一般亂寫着猥褻的字句。

吃完了飯，在臨睡前的短時間內，大家圍着爐子。——從驅逐艦談到兵士。漁工中有許多秋田、青森、岩手的農民，因此一談到兵士，就莫名其妙地興奮起來。有好些人是當過兵的。對於當時極其悲慘的兵士生活，現在回憶起來，却覺得戀戀難捨了。

大家一睡靜，餐廳裏的鬧聲立刻通過甲板和船邊，傳到他們的地方來了。有的人偶然醒過來，聽到那聲音，「還在那兒吵鬧」。——天都快要亮了。咯吱咯吱的皮鞋聲，在甲板上跑來跑去，不知是誰——大概是侍役吧。果然，一直鬧到天亮。

可是軍官們倒好像已經回到艦上去了，吊梯還在船邊吊着。梯級上，接連五六級，級級留下粘膩膩的嘔吐出來的飯粒、蟹肉等等黃沉沉的髒東西。一股腐爛的酒臭衝到鼻子裏來，叫人胸口發嘔。

驅逐艦像一隻收住翅膀的灰色水鳥，睡意朦朧地，浮在海面上微微晃動着身體。煙囪裏冒出一縷輕煙，像煙捲上的煙霧，在無風的空中，毛絲似地向上昇去。

監督跟雜工長他們，到中午還沒有起床。

「放肆鬼！」漁工們一邊幹活，一邊嘴裏嘀咕着。

廚房的犄角裏堆了一大堆還沒吃完喝光的空蟹肉罐和空啤酒瓶。到了早晨，連親手端過這些東西的侍役也大吃一驚，沒想到吃喝了那麼多。

侍役因爲工作關係，跟上級接近，知道許多漁工和船員們沒法知道的船長、監督跟廠代表的赤·裸·裸·的生活。同時他們是下級人員，也很熟悉漁工們的悲慘情況（監督喝醉的時候，就把漁工們叫做「豬仔，豬仔」），能够把兩方面做一個明顯的對比。公·平·地

說，上邊的人驕傲自大，爲了掙錢能够「毫不在乎」地想出種種毒計。漁工跟船員都糊裏糊塗落在他們的圈套裏。——這叫人看了實在難受。

侍役常常想，還是什麼都不知道的好。他心裏有底：一定要出些事情——決不能不出事情。

下午兩點鐘光景，船長跟監督他們穿着大概疊得不好有許多縐紋的衣服，叫兩個船員提了一大細罐頭，坐上摩托船到驅逐艦去了。在甲板上剝蟹的漁工和雜工們，一邊幹活，一邊像望「送嫁隊」似地望着他們。

「幹什麼去呀？真莫名其妙。」

「咱們做出來的罐頭，簡直跟大便紙一樣隨便亂送人！」

「可是，」一個快過中年，左手只有三個指頭的漁工說，「他們特地開到這兒來保護我們，送點禮也應該囉。」

——這天傍晚，驅逐艦的煙囪裏忽然冒起濃濃的黑煙，水兵急急忙忙地在甲板上跑來跑去。約莫過了半小時，開始起碇了。風吹着艦尾的旗子，發出霍霍的聲音。在蟹工船上，由船長帶頭，高呼「萬歲」。

吃過晚飯，侍役跑到「糞坑」裏來了。大家正圍在爐邊閒談。有人走到暗淡的電燈

底下，捉襯衫上的虱子。有人在燈邊走來走去，很大的黑影斜斜地落在塗了漆的，被煤煙薰黑了的船壁上。

「聽軍官、船長、監督他們談，這回準備偷進俄羅斯的領海裏去，約定驅逐艦時時刻刻在旁邊守護。大概送了這個了（他把大拇指跟食指圍成一個圓形）。

「聽他們大家說，堪察加和北樺太島，遍地都是黃金，這一帶，眼看就會變成日本的領土。日本的那個，不但在中國和滿洲，這兒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目標。而且他們的公司好像跟三菱●搞在一起，把政府捏在手裏了。這回，總經理要是當上了議員，這樣的事幹起來就更加便利呢。

「說是派驅逐艦保護蟹工船，但是目的還不單單爲這個，最大的目的是在詳細測量這一帶的海洋，一直到北樺太島和千島附近的地勢和氣候，以備萬一發生了那個，可以有個準備。這大概是很機密的話，好像在把砲彈和汽油偷偷運到千島羣島的第一個島上去呢。

「我剛聽到很吃驚，原來日本每次的戰爭，實際上——歸根到底，都是幾個有錢人

（大富翁）出的主意，硬找些理由發動起來的。他們看上一個有希望的地方，一心想插進手去，想着種種辦法。這些傢伙——好危險呀。」

七

吊車嘎嘎地響着，川崎船吊下來了。下面有四個漁工，因為吊車的橫架短，得有人把吊下來的川崎船往外推，才能落到海裏去。——這活兒常常發生危險。舊船上的吊車，像害腳氣病的膝頭，常常拐來拐去。絞鐵鍊的滑車一出毛病，有時突然只有一邊的鍊子像瘋子似地伸下來，川崎船就跟燻青魚一般完全歪着下來，這時候，在下邊的漁工，出於不意，常常會受傷。——這天早晨，就發生了那樣的事。「啊，危險！有人這樣叫了一聲。川崎船從頂上狠狠地撞下來，底下一個漁工，脖子就跟木樁似地夯進胸膛裏去了。」

漁工們把他抬到船醫那裏。其中有幾個平素仇恨監督的，要求醫生出一張「診斷書」，因為監督好像一條披着人皮的毒蛇，他一定要推托自己的責任。將來向他抗議的時候，就得拿一張診斷書做證據。而且船醫對漁工和船員們是比較有同情心的。他很驚心：「這條船上，絕大多數受傷和害病的人，都是由於被迫和挨打，不是由於幹活的事

故。』他曾經說過，他要一一記在日記上，將來可以作證據。因此對傷病的漁工和船員們比較還肯照顧。

有一個人提出來，請他寫診斷書。

開頭，他有點吃驚的樣子。

『嗨，診斷書麼……』

『請你照實寫一張吧。』

他很遺憾地說：

『這船上規定不許寫這樣的東西，好像是他們自己規定的……他們怕以後發生事情。』

一個性急的結巴的漁工在嘴裏『啾』了一聲。

『上次有一個漁工，被淺川打聾了耳朵，找我來看，我隨便給寫了一張診斷書。這就不得了啦。——對淺川留下了一個永遠的證據……』

他們從船醫的屋子裏走出來，到這時候，才想到原來船醫並不是自己人。

『真奇怪』，那漁工沒有死。可是他躺在那個連白天都會叫人摔跤的暗角落裏，整整叫了好幾天。

當他漸漸好起來，再不叫喚得使人難受的時候，早先躺倒的那個害腳氣病的漁工却斷氣了。——他剛二十七歲，是從東京日暮里的薦人行裏來的，一起同來的有十來個人。監督擔心妨礙第二天的工作，只准許不上工的病人給死人「守夜」。

給死人洗身時，將衣服解開來，發出一股令人嘔噁的臭味。又白又扁的可怕的虱子，慌慌張張地爬出來。長着魚鱗似的泥垢的身體，像一段倒在地上的老松樹。胸口露出一條條的肋骨。自從腳氣病厲害以後，自己不能行動，大小便好似也躺在床拉，床鋪裏臭得要命。襯衫褲都變了黯黑色。用手一提，就像澆過硝鎂水一樣，變成一片一片的。泥垢把肚臍眼都填得瞧不見了。肛門旁邊像乾土一般黏着乾結的糞便。

「我不願死在堪察加。」——當他臨死以前，好似說過這樣的話。可是在他斷氣的時候，大概旁邊一個人也沒有。誰都不願死在堪察加。漁工們想着他斷氣時候的心情，有人哭出聲來了。

到廚房去打洗屍體的開水，火夫說：「真可憐。多打點去，身體一定很髒了。」可是開水提到半路上，碰上了監督。

「拿到哪裏去？」

「洗屍的。」

『還要那麼講究麼。』還說了一些什麼，就跑過去了。

回來的時候，那提水的漁工說：『那時候，我真想把開水潑到他的腦袋上！』他興奮得身子直哆嗦。

監督老是跑來，瞧看大家的動靜。——可是大家都決定了，不管明天會打瞌睡，不管幹活的時候會跌倒，也不管照例的『磨洋工』，都準備大家『守夜』。

到八點鐘模樣，一切都準備好了，點上香燭，大家坐在死人床前，監督到底沒有來，船長跟船醫跑來坐了個把鐘頭。有一個漁工，斷斷續續記得一點經文，經不起大家的請求，『反正只是一點心就是了』，他就唸起經來。在唸經的時候，四周靜悄悄的，有人哭鼻子了，到快唸完的時候，所有的人全哭鼻子了。

唸完了經，每個人都上了香。以後就散了座，各人東一堆，西一簇，談着這樣的話：『瞧見同伴死了，想到自己還活着——可是仔細想想，活着也很危險。』船長跟船醫回去以後，那個結巴的漁工走到死人面前那張點着香燭的桌邊，說：

『我不會唸經，我不能拿唸經來安慰山田的靈魂。可是我仔細想了一想，我覺得山田是不願意死的。——說得明白一點，他是不願意叫人折磨死的。可是，山田就是被人折磨死了。』

聽衆像被壓迫似地靜寂無聲。

「那末，是誰把他折磨死的呢？——不用說就明白了！我不能拿唸經來安慰山田的靈魂。可是，咱們可以向折磨山田的人報仇，拿報仇來安慰山田的靈魂。——咱們現在，一定要向山田的靈魂發誓……」

「對呀！——首先說的，是船員們。」

在充滿蟹臭和人氣的「糞坑」中，線香的香氣像香水似地凝滯着。到九點鐘，雜工們回去了。有些睏得打瞌睡的人，跟裝石塊的麻袋一樣，站不起來了。過了一會，漁工們也一個兩個地睡着了。——海上起浪了，輪船搖晃一下，蠟燭火就像要熄滅了似的細小起來。然後又重新亮起來。蓋在死人臉上的白棉布索索地動着，好像要掉下來似的，溜開來了。大家看了這個，覺得毛骨悚然。——船壁上響起了浪聲。

第二天早晨，因爲八點多以前要幹完這件事，監督派定四個船員和漁工到下艙來。由頭一天晚上的那個漁工唸了經之後，除了派定的四個人，還有三四個病人，大家動手把屍體裝進麻袋裏。有許多新麻袋，可是監督說馬上要扔在海裏的，太浪費了，不許使新的。船上線香也沒有了。

「可憐。——真不願這樣的死呀。」

好不容易把僵硬的胳膊養好，眼淚落進麻袋裏。

「不行不行，眼淚不能落在屍體上……」

「不能想法子帶回函館去麼？……你瞧這臉，好像在說，不願扔到琪察加的餓水裏去呀。……他不想給人扔到海裏呀……」

「海裏已經够難受，何況是琪察加的海，到了冬天——一過九月，整個都凍起來，連一條船也覓不到，是極北地方呀！」

「唔，唔。」有人哭了。「就這樣葬在麻袋裏，船上有三四百人，却只有咱們六七個人送葬！」

「咱們這種人，死了也閉不了眼睛的……」

大家要求休半天假，因為頭一天捉了許多蟹，不准許。監督說：「不要把私事跟公事混在一起。」

監督在「糞坑」頂上探進臉來問：

「好了沒有？」

沒有辦法，他們只好說：「好了。」

「那就扛出來吧。」

『可是昨天說過，船長還要致悼詞啦。』

『船長？悼詞？——』他嘲笑地說。『傻瓜！還有那麼費事的玩意兒！』
那麼費事的玩意兒不能幹，蟹都堆在甲板上，蟹爪子索索地搔着艙板。

於是，哄哄地扛出去，跟裝撒門魚和紅眼魚的蒲包一樣，胡亂地裝上吊在船尾的摩托船裏。

『行了麼？』

『行了……。』

摩托船軋軋地開動起來，船尾撥弄着海水，泛起了泡沫。

『那就……』

『那……』

『永別了。』

『真淒涼……可是忍着點吧。』有人低聲說。

『那就，拜託你們了！』

本船上的人向搭上摩托船的人說。

『嗯，知道了。』

摩托船向海心駛去了。

『那末，唉……』

『走了。』

『好像聽見死人在麻袋裏說，我不願走呀，我不願走呀……』

——漁工們捕蟹回來，聽到了監督的『獨斷』的處置，來不及生氣，就覺得全身一陣發涼，好像自己的身體也變了屍首，給扔到維察加的黑暗的海底去了。大家都沒有吭聲，悶悶地走下扶梯去。『知道了，知道了，』嘴裏喃喃地唸着，脫下了被鹹水浸透的工作服。

八

外表上什麼也沒有顯露，只好像不留意似地把幹活的手漸漸鬆下來。不管監督怎樣到處亂嚷，跑來跑去打人，大家都不吭氣，樣子也很『老實』。這種情形一天隔一天地重複着（開頭還有些提心吊胆）。——『怠工』就這樣繼續下去。自從海葬以後，大家的步調更加整齊了。

工作效率眼看着低下去。

那個已過中年的漁工，他身體壞，幹活的時候最受不住，可是一說『怠工』就表示不願意，雖然他覺得奇怪，自己暗地裏（！）擔憂的事情並沒有發生，但見到『怠工』果然發生了效果，也就聽從青年漁工們的話，一起怠工了。

最苦惱的是川崎船的船頭們。他們在川崎船上要負全部責任，地位處在監督和一般漁工的中間，每天『捕獲量』的多少，由他們直接向監督負責。這使他們非常爲難。結果有三分之一的船頭『沒有辦法』只好跟漁工站在一邊，其餘的三分之二却是監督的小小的『代理人』——小小的尾巴。

『這活兒累死人，不能跟工廠一樣幹多少活都有一個定規。蟹是活的，牠不能照人的意思，來一陣歇一陣，沒有辦法只好這樣幹呀。』——這口氣完全是監督的留聲機。

有過這樣的事。——在『糞坑』裏，睡覺以前，大家隨便閒談。有一個船頭說話偶然兇了一點，也不是怎樣特別兇，可是有一個『普通』漁工就生氣了。那普通漁工已經喝了一點酒。

『你說什麼？』他突然吆喝了。『你是什麼東西，不要那麼兇。出漁的時候，我們四五個人把你扔到海裏去是很便當的。——說扔就扔了，這裏是堪察加，誰會知道你是怎樣死的！』

這種話從來沒有人說過，他却大聲地說出來了。旁邊沒有一個人作聲，正在談着別的話的，也不談下去了。

可是這不是順口放出來的空大砲，這是從來只知道『屈服』的漁工，完全出於意外地感到背上有一種大力在那裏推動。受了這個推動，他開始還有點懵然，不知道這就是漠然地存在在自己身上的力量。

——咱們真能這樣幹出來麼？當然，咱們能！

大家明白了這一點，就變成一種奇異的誘惑力，在心裏滲透了反抗的情緒。因為從來遭受殘酷的勞動的剝削，這種反抗情緒就有了最好的地盤。——只要這樣幹，還怕什麼屁的監督！大家心裏開朗了。一旦發生了這樣的情緒，好像突然開亮了電棒，清清楚楚地照見了自己的蛆一般的生活。

『不要兇，這傢伙』，這句話變成了流行的口頭禪。動不動就說：『不要兇，這傢伙。』碰到別的事情，也立刻用上。——兇的傢伙，當然在漁工中是一個也沒有的。

這類事情發生了不止一二次，每次都提高了漁工的『覺悟』。這樣一次兩次重複下去，漁工當中就有固定的三四個人，露出頭角來了。這三四個人並不是由誰推舉出來的，實在也沒有推舉過。只是發生了什麼事，或是要幹什麼事，那三四個人的意見總是跟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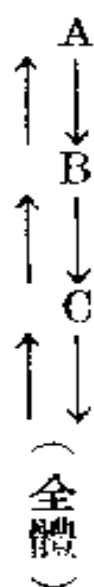
夥的一致，大夥就照他們的意見行動起來。——這三四個人，兩個是學生出身的，一個是結巴的漁工，還有一個是說『不要兇』的漁工。

學生用嘴潤着鉛筆，仆着身子，在紙上整夜地寫——這是學生擬訂的方案：

方案（責任分配表）

兩個學生	……A	……B	……C
結巴的漁工	……	……	……
『不要兇』	……	……	……

雜工方面一人 依照地域各選其中大孩子一人
川崎船方面二人 每船二人
水手方面一人
火夫方面一人
水手火夫諸人



學生自言自語地說，不錯。不管發生什麼事，從A發生，或是從C發生，就能立刻變成『全體的問題』，比電氣還快，絲毫不差。他得意了。於是，就這樣決定了。——雖然實際上並不是那麼容易。

『不願送命的人團結起來！』——這是那學生的得意的宣傳口號。他引用毛利元就折箭的故事，和在內務部的宣傳畫上見過的『拔河』的例子。●『咱們有四五個人，把一

個船頭扔到海裏去還不容易，把力量使出來。」

『一個對一個不行，太危險。可是對方從船長起一共不到十個人，而咱們這邊却有四百來個。四百個人團結起來，勝利就是咱們的了。十個對四百個！要摔跤，就摔摔看。』於是，最後，就是『不願送命的人團結起來！』——不管怎樣『愚蠢的人』，不管『酒鬼』，都明白自己過的是被慢性殺害的生活（也明白眼前就有被殺害的同伴）。而且辛辛苦苦舉行了的一次一次的『怠工』，又有出於意外的效果，因此，大家都相信學生和結巴的漁工的話。

一星期前發大風暴，摩托船的推進機壞了，雜工長和四五個漁工，一起下船到陸地上去修理。回來的時候，一個年輕的漁工偷偷捎回了許多用日文印刷的『赤化宣傳』的小冊子和傳單。他說：『有許多日本人在幹這個工作。』大家見上面說到自己的工錢，說到勞動時間過長，公司獲得暴利和罷工等等的話，感覺很大的興趣，就互相閱讀着，討論着。可是其中也有人見到寫在上面的文句起了反感，說咱們『日本人』怎麼能

● 日本戰國時代的武將毛利元就臨終時呼三子至床前，命每人將一枝箭折斷，以後又將三枝箭束成一起，結果三個兒子都不能折斷，就教訓兒子，在自己死後兄弟三人必須團結一致，他人就不能來侵犯。次例『拔河』，也是教人必須合羣的意思。

幹這種無法無天的事情呢。

有的漁工拿了傳單到學生那裏來問：『我看它說的都對呀？』

『當然對呀，雖然說得過火一點。』

『可是不這麼幹，淺川的本性是改不過來的，』他笑了。『那些傢伙，還要讓我們吃更大的苦頭，這樣幹是應該的！』

漁工們說這玩意兒實在出乎意外。大家對這種『赤化運動』發生了興趣。

跟發風暴的時候一樣，海上發大霧的時候，爲了招集川崎船，本船上也不斷地放汽笛。粗大的、牛叫樣的汽笛聲在水一般的濃霧中，一小時兩小時地繼續響着。——可是有的川崎船還是不回來。那時候，有的人因爲幹活太苦，故意裝做迷失方向，漂流到堪察加去。他們因爲常常祕密偷進俄羅斯的領海去捕蟹，預先看定了陸地的方向，所以很容易就漂流到岸上去。這種人也有聽到一些『赤化』的道理回來的。

——公司每次招收漁工是很小心的。他們託招收地的村長、警察局長送『模範青年』來。選拔那種完全不關心工會的、『忠誠老實』的工人。認爲這樣就可以『百無一失』。萬事如意了！可是蟹工船的『活計』，終於恰巧相反地，把這些工人團結起來——組織起來了。任何『百無一失』的資本家，可沒有注意到這個奇怪的發展。這是很滑稽的，

好像資本家特意招來那些無組織的工人和不可救藥的『酒鬼』，教育他們怎樣團結

九

監督發慌了。

根據過去漁期的捕蟹量，跟往年同一時期比較，百分比顯然地減低了。打聽別條漁船的情況，成績似乎都比去年好。有兩千箱落後了。——監督想，照過去那種『阿彌陀佛』的樣子可不行了。

本船移動了地位，監督不斷地偷收無線電報，不管是別條船放的漁網，碰到了就叫拉起來。約摸南下了二十海里，第一次拉上的網裏滿網都是蟹，蟹爪子在網眼裏掙扎，大概是××丸放的網。

『這是你的功勞。』他不像平常那種擺架子的樣子，拍拍電報員的肩頭。

有時正在偷人家的網，被人發見了，摩托船就慌忙逃回來。因為見了別條船的網就偷，活兒就跟着忙碌起來。

● 此處原文是『拍拍局長的肩頭』，但全文中並沒有局長，疑誤。

如有在工作中稍稍偷懶者，處火刑。

如有結夥怠工者，罰做堪察加體操。

凡受罰者，扣除工資。

回函館後送警察局。

如有胆敢反抗監督者，格殺勿論。

淺川監督
雜記

一張大告示貼在工房的進口。監督隨身帶着實彈手槍。有時大家正在幹活，突然頭上一聲槍響，是監督對着飛過的海鷗或是輪船的什麼地方在打槍，好像『示威』一樣。他瞅見漁工們吃了一驚，便嘻嘻地笑了。這使大家在一剎那間受到好像真被打死了一樣的不快的感覺。

水手跟火夫全部被動員起來，讓他隨便支使。船長對這件事什麼也沒有說，他只要做一塊『招牌』，就算盡了責任。曾經有過這樣的事。——他強迫船長把船開進俄羅斯領海裏去捕蟹，船長根據國際公法的立場，堅持不能侵犯別國的領海。

「隨你的便吧！」「我不求你！」監督這樣說着，就自己下命令，把船開進領海裏去了。可是被俄羅斯的監視船發現了，追上來，受了訊問，就慌張起來，「卑怯地」躲開，硬要船長去出面。「在船上，這種事情當然應該由船長去答覆。」因此這樣的招牌也有用處。只要這樣就夠了。

自從發生過這事以後，船長幾次想把船開回函館。可是有一種力量——資本家的力量，還是把船長緊緊抓住了，不讓他這樣做。

「全條輪船都是咱們公司的，你明白麼！」監督把嘴歪成三角形，挺起了腰，放肆地哈哈大笑。

——回到「糞坑」裏，結巴的漁工仰天翻了一個筋斗，心裏懊喪得不得了。漁工們對他和學生們都表示同情，可是大家心灰意懶，一句話也不說。學生所計劃的組織已經等於廢物，沒有用處了。——可是，學生還比較有信心，他說：

「一有機會還是可以動起來的，問題是要好好地抓住機會。」

「還動得起來麼！」——說「不要兇」的那個漁工說了。

『麼？麼什麼喲。咱們人數多，咱們怕什麼。他們愈是胡鬧，大家的仇恨愈深。這種仇恨填滿大家的心中，比火藥還要厲害。——咱們就是依靠這個。』

光搭台子是沒有用的，『說『不要兇』的那個漁工向『糞坑』四周掃了一眼，半謔似地說。『我看沒有這種角色，誰都……』

『咱們都要發牢騷——那就完蛋了。』

『你瞧，有信心的，只有你一個人。——再鬧起事來，要出人命了。』

學生陰沉着臉說：『對……』

監督率領着手下人，一夜巡邏三次，一見三四個人聚集在一起，就大聲吆喝。這樣做還不够，又祕密派自己的心腹睡在『糞坑』裏。

——大夥的身上戴上了『鐵鍊子』，只是眼睛瞧不見就是了。每個人走一步、動一動，實際上就有一寸粗的鐵鍊子沉重地拖在腳後面。

『我這條命一定保不住了。』

『嗯，所以，知道反正是活不了的時候，咱們就得幹。』

『傻瓜！』芝浦來的那個漁工在旁邊吆喝道。『你怎麼知道什麼時候要死？——現在，不是讓你一下子就死，不過是一點一點的死呀。他們本領可大着呢。隨身帶着手

槍，裝做隨時要開槍的樣子，可是他們不會亂開的，這是他們的「手段」。——你懂麼，他們把咱們打死，對他們並沒有好處。目的——真正的目的，就是要咱們使勁幹活，拴在榨床上讓他們榨，讓他們發財。咱們每天每天，就是這樣地受着榨取。——你瞧，這多麼兇。簡直跟蠶吃桑葉一樣，咱們的命一點一點被他們吃掉。」

「對！」

「還說什麼對不對的。」他在粗厚的手心上彈着煙灰。「好，等着吧，馬上給你顏色看，畜生！」

船開得過於往南了，捕起來的多半是瘦小的雌蟹，便移動位置，重新開回北方去。因此大家都要加鐘點，偶然（很難得的）早一點幹完了活。

大家回到「糞坑」裏。

「一點氣力也沒有了。」說話的是芝浦。

「你瞧，眼睛瞧着地，腿却是硬幫幫的，這梯級也跨不動了。」

「辛苦，辛苦，可是幹得太拚命了呀。」

「你說誰！——沒有法子呀。」

芝浦笑了：「人家要你的命，你也沒有法子麼？」

『……』

『唉，這樣下去，你可活不到四五天了。』

對方聽了這話，皺了一皺半邊黃腫的眼臉。然後默默地走到自己的床鋪上，把小腿吊在床沿下，用手掌敲着關節。

——芝浦在下床揮着手說話，結巴晃着身體做他的對手。

『……你想，資本家花本錢造船，假使有了船沒有水手和火夫，能不能動呢。海底下有幾萬萬隻蟹，即使資本家花了本錢，做了許多準備，把船開到這兒來，可是，咱們要是不幹，那就一隻蟹也不會到他手裏去的。你想，咱們在這兒幹一個夏天，歸根拿到多少錢，可是資本家一條船就可以掙四五十萬。因此，出錢，只爲了從「沒有」生出「有」來。——明白麼？一切都靠咱們的力量。——咱們可不能再像過去那麼愁眉苦臉了。咱們要站起來，歸根結柢，不是胡說，他們只是嚇唬人，咱們用不到害怕。』

『沒有水手跟火夫，船不會動。——沒有工人勞動，資本家一個錢也掙不到。剛才說的買船，買工具，做一切準備的錢，也是吸了別的工人的血才掙來的。——靠剝削咱們掙來的。——資本家跟咱們好比兒子跟老子……』

監督進來了。

大夥裝做楞生生的樣子，偷偷地溜出去了。

一〇

空氣又寒冷又明淨，跟玻璃一樣，連一顆塵土也沒有。——兩點鐘，天色已經放亮。堪察加的羣峯罩上一層紫金色，離海兩三寸高的地平線向南方長長地伸去。海裏掀起小的波浪，早晨的陽光照在浪面上，閃爍出黎明時候的寒冷的光稜。——這些光稜亂閃着，重疊着，又破碎開來，發出刺眼的光芒。聽見一聲聲海鷗的啼叫（不知道在哪裏，只聽見聲音）。——是晴朗的寒冷的天氣。蓋在貨色上的油膩的帆布，被風吹得嘩嘩地響。不知什麼時候，起風了。

漁工們像稻草人似地把胳膊伸進工作服的袖管裏，走上梯級來，從艙口探出脖頸，立刻像爆裂似地叫起來：

「啊，兔子在跑。——馬上會發風暴啦。」

漁工們在堪察加海已經有經驗，海上起了三角波，知道立刻就要起風暴了。

『太危險了，今天停工吧。』

約摸一小時之後。

在降落川崎船的吊車底下，東一堆，西一堆，每堆圍聚着七八個漁工。川崎船都放下一半在空中搖晃。大家搖擺着肩頭望海，互相說着。

過了一會。

『停工了，停工了。』

『見他媽的鬼！』

大家好像在等候下停工的命令。

互相擠在一塊兒說：『喂，把川崎船拉上吧！』

『好。』

『好，好呀！』

有一個人眯着眼抬頭望望吊車，『可是不行……』他躊躇起來了。

另一個人開始走開，把半邊肩膀一聳，煽動地嘟囔了一句：『不想活的人，就自個兒去吧！』

大家都緊張地走開了。有人低聲說，『真能不去麼。』有兩個人遲疑不決地落在後

邊。

在第二架吊車底下，船員們還站在那裏。他們瞅見第二號川崎船的人向自己這邊走過來，就明白了來意。有四五個人搖着胳膊叫嚷：

『停工，停工！』

『對，停工！』

兩隊人合成一起，勇氣就來了。有兩三個落在後邊不知怎樣才好的人站定下來，愕然地望着他們。大家走到第五號川崎船旁邊，又集合在一起了。落在後邊的人見大夥又集合起來了，就在嘴裏囁咕着，從後面走過來了。

結巴漁工回過頭來，大聲嚷道：『好好兒幹呀！』

漁工們的集團跟堆雪人一樣堆起來，愈堆愈大。學生、結巴在人堆前後來來去去跑着。『記住，最要緊的是不要掉隊。現在，靠得住了，現在……』

圍坐在煙囪邊修理纜索的水手們，抬起身來問道：

『喂，你們怎麼啦？』

大家向他們那邊揮手，大聲呼喚。水手們從上面望下來，瞧見胳膊搖得像樹林一樣。

『好啊，不幹活了！』

他們把纜索收拾起來：『等一下！』

漁工們懂了他們的意思，又一次大聲呼喚了。

『先回「糞坑」去啊，去啊。——好狠的傢伙，明知道要發風暴，還叫出船。——』

簡直是劊子手嘛！』

『誰願意讓那種傢伙殺死！』

『這回可得叫他們明白明白了！』

差不多全體一個不漏地回到「糞坑」裏。其中也有一沒有法子，跟着來的。

——睡在暗角落裏的病人聽見大夥鬧鬧跑進來，吃了一驚，忙拾起木板似的上半

身。別人把原因告訴他，他眼裏淌出淚水，連連點頭。

結巴漁工和學生走下機器房裏的像繩梯般的梯子。又性急，又不慣，幾次踩不穩腳，

險險地用手攀住。機器房裏，由於鍋爐的熱氣，又熱又悶又陰暗。他們立刻全身爆出了

汗水。走過汽鍋爐子的鐵格板，又走下一層的梯子。下面有人在大聲說話，發出嗡嗡

的反響。——感到一種陰森森的氣氛，好像走到離地面幾百尺的地獄般的豎坑裏了。

『這活兒也够噲的。』

『嗨，還要給擗到甲板上，去剝蟹，你說受得了麼。』

『靠得住，火夫也是咱們自己人！』

『嗨，靠得住！』

穿過汽鍋邊，又走下再下一層的梯子。

『好熱，好熱，受不了啦，簡直把人都烤熟了。』

『不簡單呀，這會兒還沒有昇火，已經這樣熱了，要是昇起火來！』

『唔唔，不錯呀。』

『過印度洋的時候，每三十分鐘換一次班，還把人烤得一點勁也沒有。不小心說一句怨言，就被人用煤鏟子一頓亂揍，結果也有給扔在鍋爐裏燒成灰的。——就是這樣還得幹呀！』

『唔……』

鍋爐跟前有一堆退出來的煤渣，好像剛潑過水，騰起了濃濃的煤灰。那旁邊有幾個半裸體的火夫，嘴上叨着煙捲，正抱着膝頭講話。從陰暗中望過去，完全像蹲在那裏的大猩猩。煤倉的口子半開着，露出怕人的黑沉沉的內部。

『喂。』結巴招呼了。

『誰？』他們抬起頭來望。——『誰？——誰？——誰？』四處發出迴聲。

他們就走下去。火夫們見了他倆，其中一個人大聲地說：

『你們走錯了路麼？』

『咱們罷工了。』

『白，白什麼工？』

『不是白工，是罷工呀。』

『罷了麼？』

『好啊，咱們快昇火，開回函館去，多有意思呀。』

結巴想：『成啦！』

『大家團結起來，跟他們去交涉。』

『幹得好，幹得好！』

『不是幹得好，是要大夥幹呀。』

學生插嘴了。

『啊，啊，我說錯了。——去幹，去幹！』火夫點點沾滿煤灰變成白色的腦袋。

大家笑了。

『你們這邊，歸你們全部團結起來。』

「好，明白了，放心好啦。咱們這兒的人全是老早就想幹一傢伙的。」

——這樣，火夫方面就聯系好了。

全部雜工被帶到漁工的地方來了。過了約摸一小時，火夫跟水手也都加入了。大家集合在甲板上。結巴、學生、芝浦，「不要兇」擬定了「要求條件」，準備當人家的面向監督們提出。

監督他們知道漁工們鬧起來了，——就躲着不出來。

「真怪！」

「這才怪呢！」

「這樣一鬧，拿着手槍的也沒有用了。」

結巴漁工跳上高處，大家鼓起掌來。

「各位朋友，時候終於到來了！咱們已經等了好久啦。雖然咱們叫人整得半死，咱們還是等着。可是現在，這時候終於到來了。」

「各位朋友，第一件事，咱們要團結一致，不管發生什麼事，決不許出賣朋友。只要大家團結得好，捏死那些傢伙比捏一條蟲子還容易。——還有，第二件是什麼呢？各位朋友，第二件事也是團結一致，不許有一個人掉隊。不許有一個叛徒，一個投降的人。」

咱們一定要明白，假使有一個人投降了，就等於害死三百個人的生命。有一個人投降了……」（『明白了，明白了。』『靠得住。』『放心，幹吧。』）……

『咱們這一次交涉，能不能把他們打倒，能不能完成任務，全看咱們大家團結的力量了。』

接着，火夫的代表站起來說了話，水手的代表也站起來說了話。火夫代表說了平時從來沒有說過的話，把自己都楞住了。楞一回漲紅一回臉，又拉工作服的大襟，又把手指頭探進衣服的破洞裏，完全手足無措了。大家見了這神氣，都蹙着甲板笑起來了。

『……我的話完了。可是，朋友們，咱們一定要把他們打倒！』他說着，走下台來。大家故意大聲鼓掌。

『就是這一句說得好。』後面有人挪揄着說。大家又哄然大笑了。

火夫身上的汗比夏天在鍋爐邊使長鏟子的時候還流得多，兩條腿也有些站不穩了。

他從台上走下來，向同伴們問：『我說了些什麼呀？』

學生拍拍他的肩頭，笑着說：『說得好，說得好。』

『就是你不好，有那麼多人，爲什麼一定要我說……』

『各位，我們一直等着今天的到來，』台上站着一個十五六歲的雜工。『各位都知

道，在這條工船上，咱們的朋友在怎樣受苦，怎樣被人整得半死。晚上，裹在一條薄薄的被服裏，咱們想家，常常想得哭。你們問問在這裏無論哪個雜工，沒有一個人一夜不哭的，而且沒有一個人身上沒有傷疤的。有一種人，這樣的生活只要過三天，就一定活不下去了。——像我們這樣年紀的孩子，假使家裏稍微有點錢，還不是正在學校裏天真地遊玩，可是我們跑到這麼遠的地方……（他的嗓子暗啞了，話接不上來，像屏住氣一樣靜寂了一會）。可是，現在好了，靠得住了，大人幫助我們，我們一定能夠向那些可恨的、可恨的傢伙報仇……』

這些話引起了暴風雨般的掌聲。那個已過中年的漁工一面拚命地拍手，一面用粗大的指頭偷偷擦眼角。

學生、結巴把寫上了大家名字的宣誓書拿出來，請大家蓋上指印。

兩個學生、結巴、『不要兇』、芝浦、三個火夫、三個水手拿着『要求條件』和『宣誓書』到船長室去，約定大夥在外邊示威。——一切進行得很順利，出於意外的順利，不像在陸地上那樣住得四散，而且基礎很穩固。

『真奇怪，那惡鬼不露臉啦。』

『他還想跳出來開他那得意的手槍麼？』

由結巴帶頭，三百個人一齊叫了三次『罷工萬歲』。學生笑着說：『監督那傢伙，聽見了這聲音一定會發抖吧！』——大家湧到了船長室。

監督一隻手握着手槍，迎接了代表。

船長、雜工長、廠代表……等等都出來迎接代表，看樣子剛才已經商量過了。監督很鎮定。

代表們走進去。

『你們幹起來啦。』監督冷笑着。

外邊，三百個人擠成一團，大聲叫嚷着，躁着脚。監督低聲說：『鬧死人啦。』代表們好像沒注意，興奮地說了一通，他聽完之後，形式地把『要求條件』和『宣誓書』看了一眼，然後慢條斯理地說：『不會後悔麼？』

『混賬！』結巴突然衝着監督的臉怒喝了。

『嚯，好吧。——不會後悔吧。』

他這樣說着，換了聲調：『好，聽着，這樣好不好，明天早晨以前，給你們滿意的答覆。』——可是說時遲，那時快，芝浦打掉監督的手槍，一拳打在他的臉上。監督一驚，忙用手去掩臉，結巴提起菌子形的圓凳子，望他腿上掃過去。監督身體與桌子上。

仆，毫無抵抗地倒下去了。桌子四脚朝天翻倒了。

「什麼滿意的答覆？混賬，誰給你鬧着玩兒！是死活的問題呀！」

芝浦激昂地顫動着寬大的肩膀。水手、火夫、學生把他們兩個攔住。船長室的窗子喀唧一聲打破了。就在這一剎那間，「宰了他！」「揍死他！」「揍，揍死這傢伙！」外邊的叫聲立刻高起來，聽得清清楚楚。——船長、雜工長、廠代表早已躲到角落裏去，擠在一堆，像扛棒似地站着，臉上沒有一點血色。

門打破了，漁工、水手、火夫像潮水一樣湧進來。

過了中午，海上起風暴了。到快近傍晚的時候，才漸漸平靜下來。

「打倒監督！」一向認爲這樣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可是，現在就用自己的「手」打倒了監督。連平常拿來嚇人的手槍也沒有開。大家激動地吵鬧着。——代表們聚在一起，商量進一步的行動。要是沒有「滿意的答覆」，就得叫他們「看顏色」。

天色昏暗的時候，在艙口守望着的漁工望見驅逐艦開過來了。——慌忙跑進「堦坑」裏來。

「糟啦！」一個學生像彈簧似地蹦起來，臉上突然失了血色。

『你不要想錯呀，』結巴笑了。『咱們把咱們的情況、立場和提出的要求，詳細向軍官們說明，請求他們援助，這會使咱們的罷工得到有利的解決，這是很明白的。』

『對，對！』別的人也同意這個意見。

『咱們帝國的軍艦，當然是幫助咱們老百姓的。』

『不，不……』學生搖搖手，他好似受了很大的刺戟，嘴唇直發抖，說不出話來了。

『幫助老百姓？……不，不……』

『你真儂！——帝國的軍艦還有不幫助老百姓的，有這種道理麼？』

『驅逐艦來了！』『驅逐艦來了！』大夥興奮的情緒把學生的話有力地壓倒了。

大夥鬧鬧地從『糞坑』跑上甲板，突然齊聲地叫喚『帝國軍艦萬歲』。

在吊梯口上，結巴、芝浦、『不要兇』、學生、水手、火夫們，跟手臉都繫着繃帶

的監督和船長，面對面地站着。昏暗中，看得不十分清楚，驅逐艦上放下三條汽划子，橫靠到船邊。划子上滿滿地裝着十五六個水兵，一下子都從吊梯上來了。

一聲吆喝！水兵一齊在槍頭上了刺刀！把帽帶扣在額下！

『糟啦！』結巴心裏暗暗叫了一聲。

第二條汽划子又是十五六個水兵。最後一條汽划子，也是槍頭上了刺刀，帽帶扣在額

下的水兵！他們跟衝上海盜船一樣，氣勢汹汹地衝上來，把漁工、水手、火夫們包圍住了。

『糟啦！媽的，幹得好呀！』

芝浦、水手、火夫的代表也叫起來了。

『嗨嗨，瞧吧！』——說話的是監督。罷工開始以後監督的曖昧態度開始明朗了。可是，已經遲了。

不讓申辯一句話，痛罵了一頓：『搗亂分子』、『叛賊』、『學羅宋人樣的賣國賊』。使用刺刀迫住九個代表，押送到驅逐艦上去了。大家莫名其妙，茫然失措地望着，在一個短促的時間內，連一句申辯的話也不讓說。——好像看着一張報紙被火燒掉，沒有一點抵抗的辦法。

——事情簡單地『結束了』。

『現在明白過來了，除了咱們自己，再也沒有人幫助咱們的了。』

『帝國軍艦，叫得倒好聽，原來是資本家的走狗。幫助老百姓？真可笑，見他媽的鬼！』

水兵爲了防備意外，在船上駐紮了三天。這期間，軍官們每晚在餐廳裏跟監督他們

一起喝酒。——『就是這樣的傢伙呀。』

不管漁工們多麼愚蠢，這一回，憑着切身的體驗，到底也明白了『誰是敵人』，而且這些敵人（完全出乎意外地）是怎樣勾結在一起的。

每年，照例在漁期快要終了的時候，就特製給天皇『進貢』的蟹肉罐頭。可是很『無禮』地，特製的時候，從來不特地齋戒沐浴，平時漁工們都認爲監督這樣幹是很不敬的。——可是，這一次却不同了。

『是用咱們的血肉做的，哼，吃起來大概特別鮮吧。吃了可不要肚子痛呀。』
大家都是抱着這樣的情緒做的。

『放點石頭進去！——也沒有關係！』

『除了咱們自己，再沒有幫助咱們的人了。』

這句話深深地、深深地印進大家的心底。——『等着瞧吧！』

可是說一百次『等着瞧』又有什麼用呢。——自從罷工失敗以後，工作更加緊了。『媽的，這回可明白了吧。』在過去的殘酷上，再加上監督的報復，變得更加殘酷了。殘酷到超過了限度。——到了不能容忍的程度。

「——錯了，咱們那樣辦可錯了，不該讓九個人全都出頭露面，好像告訴他們，這九個就是咱們的頭兒。咱們大家應該一起出頭。那麼，監督就不會給驅逐艦打無線電報，到底他不能把咱們全體都抓走呀。全體都抓走，就沒有人幹活了。」

「對！」

「對！現在這樣幹活，咱們可真正活不成了。咱們大家一起「怠工」，不讓有一個犧牲，用以前一樣的方法。結巴說過，最要緊的是團結一致，團結一致就什麼事都能幹，這回也明白了。」

「假使他們叫驅逐艦來，大夥兒——就團結起來，叫他們把全體都抓去！那他們就沒有辦法了。」

「也許是這樣。你想想，這樣一來，在公司面前，第一個驚慌的是監督。從函館再派工人來可來不及了，生產量一定少得不成話……好好兒幹，一定靠得住。」

「靠得住，大家心裏都有了一股仇恨，誰也不會莫名其妙地害怕了。」

「說老實話，結果怎樣咱們現在不去管它。——這是眼前死活的問題呀。」

「好，再來一次！」

這樣，他們起來了。——再來一次！

附記

這裏再附記幾件後事：

甲 第二次全體「怠工」完全成功了。監督出乎意外，想不到「又來了」，慌忙跑到電報房去。可是他在門口楞住了，不知道怎樣辦才好。

乙 漁期完畢回到函館的時候，才知道鬧「怠工」、罷工的船原來不止博光凡一條。有幾條船上還發現了「宣傳赤化」的小冊子。

丙 公司因爲監督和雜工長們在漁期中惹起罷工之類的不幸事件，使生產受了很大的影響，就很「無情」地把這些忠實的走狗開除了，連一個錢也不給（比漁工還悲慘）。最有趣的是那監督，他叫嚷了：「啊，啊，真懊悔！媽的，我一向被公司欺騙了！」

丁 還有，漁工和年輕的雜工們第一次接受了「組織」「鬥爭」——這個偉大的經驗，他們從警察局的大門口走出來，就深入到各種勞動部門裏去了。

——這是『資本主義侵入殖民地史』的一頁。